

我們昆弟身上的基多

震大公青會
叢書之一 274-2

信

愛

(再版)

王仁生譯

本書把吾主耶穌的行實分作四十個默想，每個默想分作上下兩分：
上分預備領聖體，下分感謝聖體。

本書文字樸素簡潔，字行間又流露着「熱心靈魂對於耶穌聖體發射的情愛」；本書真可爲智識階級，公教青年，大小修院領聖體的良伴，使在勤領和日領中，不陷於「司空見慣」的惡習而能多得神益，與耶穌日益結合。

震大公青會
叢書之二 N° 6

救世主

(五版)

王昌社譯

這本書彙集四聖史的記載，依次廣續，聯綴成篇，寫述吾主耶穌基多的一生重要行實。這本書的文字很流利，很簡潔，真可爲我國公教神職班及智識份子作爲認識基多的良好工具。

震大公青會叢書之七

我們昆弟身上的基多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N° 405-4

2000 7-41

LE CHRIST DANS NOS FRÈRES

Auct. R. P. PLUS, s. j.

Trad. R. P. Louis OU, s. j.



上
海
主
教
惠
准

一
千
九
百
四
十
一
年

卷頭語

天主是愛，天主教是愛教。

愛的徵象是結合：天主的三位一體，基多的兩性一位。聖教會——基多妙身——的多肢一頭，是結合的三極則。

本書的作者，潘呂司鐸 P. R. Plus S. J. 痛心於現代社會，仇恨空氣的緊張，揮他生花之筆，把這最後的極則，妙身肢體間的職責，在理論方面，又在實用方面，盡情寫出，期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

譯者在一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當兒，把這本書，一頁一頁念完後，決譯以國語，擴大宣傳。

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始，同年九月九日完，這譯本前後共用了兩個月。譯文的信否？達否？雅否？尙有待於讀者的指正。

謹把它供獻於「在天中國之后，」求這「和平之后，」早
賜我祖國，正義的，光榮的，永久的和平！

二七，九，一四，南沙吳應楓寫於東海竹墩

我們昆弟身上的基多 目錄

上篇 妙生三律

卷一 合一律

一 聖教會基多妙身

二 共同的趨向

三 合一的聖事

卷二 愛德律

一 爲什麼要愛

二 愛到那裏

三 怎樣愛人

卷三 連鎖律

一 感應的妙理

二 表樣的能力

一

一

一六

三四

五五

六七

八一

九九

一〇八

三 缺罪

一一五

目

下篇 救靈三法

卷一 外動法

一 播種者的使命

一三九

二 救靈的渴願

一五〇

三 有救靈職業者

一六六

卷二 祈禱法

一 它的因果和條件

一八三

二 默禱生活

二〇一

卷三 痛苦法

一 它的道理基礎

二一三

二 它的心理解釋

二二八

三 它的實地應用

二四六

錄

上篇 妙生三律

卷一 合一律

一 聖教會基多妙身

基多妙身是合於基多的總集團

我們昆弟身上基多的多
耶穌所創的教會，不是一個有形頑物。萬物之靈的人，有肉軀，有官能，又有靈魂。肉軀官能，固具有自身的絕對價值，但對於靈魂，也有其不容忽畧的職責。基多教會雖然有一個可見的階級結構，一個外面的訓導機關，一個顯著的宗教禮儀，可是這些，還不是整個的基多教會。它是一個法人，一樣活物。

鮑書愛 Bossuet 答聖教是什麼說：「這是天主的子女的集團，活天主的軍隊，他的王國，他的領域，他的宮殿，他的寶座，他的聖所，他的神龕。索性深奧一些：聖教會就是耶穌基多，廣播普散的耶穌基多。」

上引的定義，可使我們憶及保祿宗徒的話：「聖教會是基多之身，和他在全部肢體內的實現。」

人家能做這個集團基多的一份子，或完全地，或不完全地。完全地假使他領過洗，宣過信仰基多的誓，又有飾着寵愛的靈魂。因為這樣，他才實在，和基多，和別的有寵愛的信友，賴聖神的維繫，互相聯絡。不完全地，假使他的靈魂，帶着死罪。這樣的人，還是信友，因為他還沒有斷絕一切關係。他還是妙身的份子，到底是死份子，非活份子。

基多衆活份子的集團中間，不斷的寵流，常從頭通到肢

體，從肢體通到頭，從肢體通到肢體。這是我們將研究的對象。

這個活集團裏，各肢體有他的職務。巴斯加 Pascal 說：「做肢體，就是單靠身子的精神，和爲身子的起見，有性命，有物質，有動作。」全部關於局部，局部關於全部；天主聖神，這個結合的樞紐，把基多的功績，和集團的功績，分佈於各個體。

一衆賴寵愛，彼此結合，且和基多結合的靈魂，在世界
上，組織一個聖人會，「諸聖相通功。」

格賴德禮 Grady 說得興會淋漓的中心的基多，用他來自聖父的，榮耀的，熱烈的，光明的吸引力，結合一切。經他結合的衆心中間，已無距離可云。四海內的人民，假使他們要的，可合而爲一。蒼天諸星，藉着光明引力，彼此相接觸。人靈若

不得天主的啟蒙光照，彼此不相及。唉，諸星間的接觸，何能形容人靈間的團結呢？請看諸聖相通功的道理：人靈在天主心裏，互相接觸，互相提携，互相居處。這種內心的友誼，比任何外面的友誼更真切。牠們剖分牠們的寶藏，能力。牠們偕同基多，偕同天主，可以相向說；「屬於我的一切，屬於你；屬於你的一切，屬於我；我的光榮，在我的昆弟身上。」

凡不識諦聽這世界中心的跳動的人，還未澈底明瞭他的信德。他還自幽於一種「爲我宗教」裏，他還未得公教會的要素：它的社會性。

我們有個超性，聖三給我們一個實體，所以使我們浸沈在他的實體巨流裏。天主欲一切神聖化；他願意住在我們的心底裏。可憐，在人的眼睛裏，神聖化不發生什麼大影響。混沌初開，天主把人類趕出地堂，因爲人類先下了逐客令。天主子降

生爲人，使我們重成一小天主。「他，聖父的真子，如何能不
是聖父忻悅的對象？他把我們繫於他的身上，接於他的身上，
使我們變成一物。更好說：使我們和他變成一個妙身。他是聖
子，他使我們做他的兄弟；做了他的兄弟，我們爲着他，同着
他，也成了子；這樣聖父不得不鍾愛地，把繫於基多妙身的我
們，當作他忻悅的對象。

這樣，出自聖父的超性命流，復歸到聖父。因聖神，歸納
我們於自身上的聖子，就是這妙蹟的媒介。塵世上，這個歸納
工作，因我們的進步，忠信，可日形擴大。世末時，基多妙
身，將完全長成，再無增益之可能。凡未盡行基多化的人，直
等於零。「我不承認你們，」天主不承認他們。獄苦之中，遭
天主棄絕，是最厲害的，是永罰的焦點。

在各善人的靈魂上，一切永久天主化；這個永久的天主

化，就是天堂：耶穌基多，同時將盡在個人，盡在衆人身上。

「聖父，因你的名字，請保存你給我的人，使他們，如同我們，合而爲一。我不獨爲他們禱，也爲聽他們的話而信我者禱。我的父親，這是所以使衆人如你在我，如我在你地合一；也所以使他們得在我們爲一：俗世要信我是你遣下的，但你賜給我的光榮，我已轉給他們，使他們合一，如我們爲一。我在他們，你在我，使他們鎔化爲一。」

這幾句耶穌在他被捕前一小時的話，真是他關於聯合的卓絕遺囑。

聖教會實在是獨一的大家庭：天主爲父，耶穌爲哥，合於耶穌的我們，只組成一個團體，一個集會，一個建築。

基多是棟樑，基礎。一目的在在吾主建一聖殿，在因聖神，築一主堂。」

聖教會在它的教堂開幕典禮裏，重提石頭的比喻。有形的堂，和無形的堂，打成偉大的一片。象徵和象徵的物，相得益彰，象徵是小堂大殿，象徵物是天上的日露撒稜，牢不可破的大殿。這個羣賢畢至的勝會，光耀無比。集團大基多，包括普世。

聖女若翰納給她的判官們說：「照我意，基多和聖教會是一個，這位巾幗英雄的話，並不有誤。」聖奧斯定為解釋聖教會，也異口同聲。他稱聖教會為「一個無遠弗屆的人，他的頭在上天，他的肢體在下地。」

聖子同聖父聖神，三位一體。我們各人，因寵愛，同聖子合一。我們各人，和別的合於聖子的人，也合而為一。這是基多徒的神妙聯合。

我和父為一，你和我為一，你們彼此為一。這三個一，在

世上組成一個基多的統一陣線，爲將來在天上，達到一個永久不變的統一陣線。

基多肢體的超性聯合

合一，在一個期待大成的教友生活裏，佔着什麼地位，我們已可想見。

合一，不是我們和天主往來的標準方式，最後階段嗎？我在一在基多耶穌一書內，嘗予證明。楚歌四面的我們，當有一個特殊技能，換言之，當有一個特殊的寵力，俾得在我們的身上，樹立一個教友生活的必要條件：以犧牲爲收斂心神的基礎。這個條件的定義，我們可這樣說：「靈魂深處的合一勝利。」

合一兩字，又把天主子女們，彼此來往的管鑰，付給我

們·因為打斷我們天主人間合一計劃的，是紛擾；打斷人間合一計劃的，也是紛擾。

狹窄的觀念，各式的為我主義，狐疑，嫉妬，成見，幾多合一的障礙呢？

若望宗徒的所以為人間，和天主人間的合一聖史，豈是偶然的？把你們當和我合一，如我和聖父為一，做使命的若望，最注意於兄弟間合一的責任·實在兄弟間的合一，包括於天主人間的合一裏，若望的書信，莫非是他聖經的附錄·愛入誠命，是愛主誠命的邏輯產物。

在耶穌基多，萬眾一體，這是基多神國·同基多，組成集團基多的我們，負有一個光明的責任·在基多的我們，當一心一德·

同一原則，同一信德，同一聖洗；衆人之父，衆人之首，

衆人之客，推動一切的同一天主，同一希望，旅途終點的同一賞報。

這樣合一的兒子間，何能稍有根本的不同見解。「因吾主耶穌基多的名字，我衆當論調一貫，避免分裂，同心同意。」

這樣的說法：我爲保祿，我爲亞保隆，我爲帥法，我爲基多，有什麼意思呢？難道基多可分析的嗎？否！否！我們衆人，在堅固惟一的團體裏，當知戮力攻擊基多耶穌的仇敵，當一致一心，爲同一的福音奮鬥。一團怎樣神聖的軍隊呢？羣衆中間聯絡的樞紐，是耶穌基多。

希波納主教呼道：「噯！頭髮稍亂了，你就忿怒，但你的亂行，毀滅基多妙身的完整，你倒絕不介意。」

又說：「聽基多的令吧！毋蕩析離居，因爲以吾救主做頭的妙身，他的肢體，是我們衆人組成的。」

這個基多徒的合一，開始，就使閉於狹窄國家主義內的猶太人，咋舌稱異。

依蘇爾人想只有他們的子孫，嘗利用舊約；只有他們有入天國的權利。基多網羅萬國，置於他的麾下；又用聖神，把普世人民，合而爲一，這是他們夢想不及的。

爲擴張他們的觀念，給予他們諸聖相通功的觀念，非煞費唇舌莫辦。

猶太人外邦人的區別，已經泯沒。從超性方面講，——因爲這裏，我們不談國際自然的和當有的區別。——已無希臘人，羅馬人，希德人，蠻夷人了，但只有信道，領洗，修道的獨一國民，基多徒的百姓，世界上的天主國。

這個人靈間的關係，不限於世上。基多神國，包括合於基多的衆靈魂：無論其或在此世，或在煉獄，或在天堂。本來死

亡打不斷這個關係：爲死於大罪裏的人，死亡才掘來一個深潭，開來地獄的門；爲死於寵愛裏的人，死亡並不打斷他和別的有寵愛的靈魂的關係。

死榻前最當默想的道理，就是諸聖相通功，就是聖靈魂間，脫離時間空間的合一。我們和我們的亡者，還住於一室，不過他們換了一層樓。他們在天堂上或煉獄裏，從那裏到這裏，從這裏到那裏，交通並沒有斷絕。他們我們之中，祈禱不斷地升着降着。假使他們在煉獄裏，則他們的祈禱是哀懇的；假使他們在天堂上，則他們的祈禱是造福的；我們的祈禱，看它的目的，或是拯救的，或是感謝的。

相通功的諸聖，可分三級：已到面對面區域內的，還在補贖期待區域內的，正在修德立功區域內的。

這因基多命脈，合爲一家的羣衆，彼此關係綦密。聖父聖

子間的活鎖，聖神，也是合於基多的羣衆的活鎖。天堂煉獄不是兩堵板牆，並不隔離。在若干方面，似更接近此世。這裏，我不談怎樣得勝，受苦，戰爭的三級聖教會，彼此相通。我只論戰爭的聖教會。

這個戰爭教會的大軍隊，應當囊括人類，但實際上，他所包羅的，因各合於耶穌，人類領袖的不同方式，就發生若干等級。

基多，首先卓絕地，是那些憑寵愛——無論其屬於有形或無形的教會——合於妙身者的領袖。

基多，次爲那些不憑寵愛，只憑信德敬禮，合於妙身者的領袖。他們一如麻木的肢體，將來藉首領和活肢體的扶助，有復活的一天。

基多，又次爲那些有希望，合於妙身者的首領。爲他們，

希望有實現的一天。

基多，末爲那些有合於妙身性能者的領袖；實在他們總不回頭。

聖奧斯定嘗自問：若只有帶着寵愛的靈魂，是基多妙身的活肢體，則沾着大罪的靈魂，他們的處境，究怎樣呢？

照他的學說，異端者，反教者，拆教者，從前是基多的肢體，現在明明背信從邪。基多的肢體，犯了大罪，暗暗脫離神聖的關係。第一等人，既然同耶穌基多，脫離了有形無形的關係，就不屬於聖教之身，也不屬於聖教之靈；第二等人，並不否認聖教會，同它仍保持着外面的關係，所以還屬於聖教之身。但是因爲削去寵愛，這等人，已不與聖教之靈合一。

這個區別：屬於教會身，屬於教會靈，在論道壇上，已成通行的術語。

救世主，只有一個希望：把已經分離的肢體，重行接住，予以生命之聖神。聖教會也沒有旁的奢望；使活者更活，死者復生，使愚夫蕩子，得到基多妙身的恩澤。

二 共同的趨向

衆爲衆工作

衆信友的聯合，不是一種靜的團結，但是一種活人的活團結；而肢體間，靠聖神的鼓吹，不停地生出永久的維繫，來一往，關係·衆信友的聯合，是個信友合作社。

個人的幸福，就是公共的幸福·假使你求神益，務以建設聖教爲念，俾得日臻完善。

天主照他上智的亭毒，基多的思量，散播學問，聖德，神火於下世，使基多妙身，日形發達·換言之，爲團體的利益，使人羣和基多領袖的結合，更加縝密。

「希望各份子，互相提携，各依超性動力，埋頭苦幹；能

這樣，則全體的超性性命，將圓滿發達。」

人各有不同的優點，或爲先知，或爲領袖，或爲博士，或爲訓導師，或爲募化能手，或爲慈善家。一身之上，爲全身的利益處，衆肢體各有專職。我們常常記着：「在基多，我們組成一身，彼此有肢體的關係。」

基多的肢體間，當有善氣迎人的態度，聰明活潑的熱忱，一見義勇爲的決心。與樂者同樂，與憂者同憂；彼此一心一意。保祿說：「在可能範圍內，盡你所能，與衆和平。」又說：「若你的仇人餓，給他吃；若他渴，給他喝。」他如同你一般，是基多的肢體。

這樣，照諸聖相通功的道理，要求天主三位一體的定律，也要求聖教會各不同的肢體，合爲一身。各信友，活同一的性命，繫同一的鎖鏈。

祈禱的合一

一天主兒子的腦海裏，最當祛逐絕遠者，無有過於孤立的觀念。人家能說，孤立非信友語，因為一個真實基多徒，從不單獨。

他在祈禱裏，總不單獨。假使他明瞭基多所訓的祈禱的真義，他一定知道他是一個團體的份子。假使他用一基多所教的祈禱去求天主，他一定不說，我的父親，到底我們的父親。這一多數的我們的，立即提醒他：他的四周，還有他的弟兄們，他不過是基多社會裏的一小份，基多大殿上的一塊小石。為此就在他的祈禱裏，尤其是在他的祈禱裏，他不能抱個閉關主義。

安特 *Antes* 詮釋愛德誦，論我全心愛爾。說：一說全心，當知包括耶穌的心，童貞聖母的心，上天下地，諸天神聖人的

心。諸神聖，因衆心的合一，和耶穌聖母，只有一個心。……
「說全靈，當知包括耶穌的靈魂，童貞聖母的靈魂，上天
下地，諸天神聖人的靈魂。上述的衆靈魂，因愛德的合一，只
成一個靈魂。這個靈魂是我們的；這個靈魂，我們當用來愛慕
那賦我神靈之主。」

禱。
這樣，他祈禱，他同衆祈禱，他爲衆祈禱，他爲普世祈
禱。

格辣義神父 P. Gravier 是東方的有名傳教士。幼時，他常
愛和他兄弟同禱，他們小兄弟兩人，只有一個心，一串念珠；
各人執着一端，合念亞物。……

這可不是一心一靈的動心象徵嗎？若耶穌居於因他名字祈
禱的人們中，他當怎樣居於這兩弟兄中間呢？

這個聖父的子女結合，邀請衆人，熱忱參加公衆的祈禱，

聖教的禮儀；照周年瞻禮程序，虔行各種敬禮；深究聖教諸禮儀的精義價值，做一個好教友。這些，都是直接的結果。

爲此，教友當按時出席本堂口的典禮，注意本堂口的事業，參加本堂口的活動。堂口實在是聖教會的一小區，所以使領過洗禮的人，易於活個公共的超性性命。愛護我們的堂口，愛護我們的本堂神父吧！但是切勿誤會：聖教會是至公的，所以做個好教友，並不叫你單認識愛戴你的堂口；到底，由近及遠，也當認識愛戴，聖教會各機關，整個的聖教會。我雖是某一縣，某省的人，但我仍當愛國。你不可爲了一株樹，抹殺森林。在這個問題上，狹窄的見解，最易迷人。我們當知：這裏的指定，不帶排除的色彩；分割，不帶限止的色彩；採納，不帶拒絕的色彩。人的心是很狹小的。信友的心當是宏大的。誰能貫徹公教的公字，誰是最好的本堂教友。

公同祈禱，與私獨祈禱，並非若冰炭之不相投。公同祈禱，不需要多人形骸的聯合。一人私室裏的祈禱，很能是公同的祈禱。與衆舉行的祈禱，也能是偏僻的祈禱。私獨的祈禱，和偏僻的祈禱，意義不同。私獨的祈禱，能是廣闊的，充滿神火的，和世界同大的。偏僻的祈禱，是狹窄的，有限的，絕無所謂「天下爲公」「無遠弗届」的氣味。

真祈禱，是多數式的祈禱：在天我等父者；主，我等求爾；爲我等祈；矜憐我等。

推究這「在天我等父者」，多數式的祈禱的人，可以看到私人的利益圈外，可以發現信衆的需要，可以鼓起不以獨善其身爲足，而以兼善他人爲念的情緒。他還嫌天主經裏我等大袍下的羣衆，現在不够；他直要把迷途的亡羊，棄家的蕩子，一併引入。

那自以爲熱心，單爲一己祈禱，不管兄弟們死活，看聖父如專利品，向天主做無謂的要求，只望雞肋之賜的靈魂，實在不懂得「我等」的精義。

又那自信真切愛主，而雅不欲聞公教世界消長的教友，也不明「我等」的真諦，你給他說：某處創辦了一種雜誌，某處設立了一個通信社，都以宣傳全球公教消息爲使命；某書某刊一義論精密，大有一讀之價值。他呢，或搖頭不顧，或將對你說：我有我的日報，日報上的消息，已滿坑滿谷，無用它求。當知日報上所載的，除非這是純粹的公教報紙，對於公教的性命，每畧而不詳，隨筆帶過。

到底，一個真實的基多徒，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或一幅歐洲地圖，在目下，可以找到幾多的可喜可悲的景象呢！這邊希望無窮，那邊悲劇空前。天主神國穿越一切，天主上智亭毒一

切·公教會在某國慘遭屠殺，在某國正頂紅運·這些事件，至少當與棉市法郎的升降問題，同樣引起注意·我說同樣，因為人當吃麵包活命；我說至少同樣，因為在天聖父的光榮，比形糧更可貴·

若可能的話，為培養教友性命，我們為什麼只把現代的公教生活狀況，而不拿過去的公教生活狀況——聖教史——去引起教友的興趣呢！為什麼，許多教友不以做教友為榮呢？理由有兩個：一，因為他們不識聖洗的寵庫，他們靈魂的超性性命·二，因為他們不識列祖列宗的豐功偉烈，聖教慈母的美麗·魯異魏耀 Louis Veuillot 的案頭，常放着一卷聖教史，或者怪而問之·他答道：「這是我母親的傳·」他真澈底明白「我等」的意義·

動作的合一

認識基多妙身的發展，這好；扶助它的發展，更好。或者想到信友勢力的渙散，怎麼能不祝多些團結，多些協和呢？怎麼能不怕破壞合作的一種個人主義呢？相見，相商，集精，會神，本非難事；到底人家都愛獨角戲，雖事關公益，也不介意。工作者不識聯絡，各人佔着一個小堡，不肯放棄，對於他人的工作，或掩目不視，或視以白眼。

一七世紀時，天主用瑪利亞盧騷 Marie Rousseau 把生活行動的準則，通知奧禮愛 · M. Olier 一次她寫信給蘇比司會祖，論傳教士間的衝突說：「唉，天主！堂口修會，互相攻擊，只知表榜自己權利，不識為他人服務，這樣的堂口修會，當如何得罪天主子呢！」她又切望他們彼此及早接近，毋藐視，毋嫉

妬。

實在，一七世紀以來，這點上，已獲得相當成績，且還蒸蒸日上。心胸不廣闊，可以妨害教務。

同一組織裏，也每廣樹門戶，各據一隅，不通聲氣。看來一個宣講師向聽衆說幾句話，爲他的弟兄們的刊物，做點宣傳，是件反掌之事。不，演講者管演講，寫作者管寫作，中間一條鴻溝；兩項目的相同的工作，竟不得交點；可憐，大家各自爲生，抱定爾爲爾，我爲我的主義，絕不知爾爲我裏有爾爲爾，我爲爾裏，有我爲我的妙理。

我們昆弟身上的基督多
見，能認識愛護各種的救靈方式；能相時度勢，用最靈敏的手腕，最經濟的辦法，求最豐富，最優美的成績；則他們的勢力當怎樣一鳶飛戾天呢？

晚近的教難，信友的不能同舟共濟，自然當負一部份的責任，我們當力度改進。

我人不但對於同一面積上的兄弟，視若無睹，就是對於不同面積上的長幼，也絕不介意。

各人垂着頭獨掃門前的雪，他人的閱歷，不識利用。後生浪費光陰，披荆斬棘，不屑走前人已造的大道。各人的學識才能，只供各人的需要，而不知有時，大可供人的需要！

年長者每予智自雄，故步自封，不懂少年心理，板起一副老爺面孔，絕無商量的餘地。若年長者，對於後生，肯表示同情，諒解，信任，再予以一臂之助，則美滿的結果，可拭目而待。冷笑，裝聾，甚而斷絕接濟，不信任閱歷較淺的人，這些毛病，在做長上者，都當痛改，盡力鼓勵後生。當改正時，予以改正，而不使其敗興；懇談實行的圓滿步驟，常提携，常贊

助，總不打到，這是做長上者，應有的態度。

「懷才不遇，」這句話表示：隱藏着的奇才，找不到所以發展的機會。許多蓋世功業的得成，全靠困難時，得了一個熱心有識者的贊助。

攻擊合一的槍箭，指不勝屈。試看若干人士的最大缺點：他們對於弟兄們的事業，不出乎一種肅殺之氣。批斥，梗阻，破壞，是他們不離手的武器。一種稍微新異的公教事業，他們必來毀謗；一種和他們不同的智力表現，他們就以爲不值一文。一種本來無可無不可，聖教會任人自由皈依的學說詮解，稍脫他們的呆板性，他們就要給你一個有什麼嫌疑，帶什麼危險性，近乎異端的警告。

打着正道正史的旗號，或者在某修會的會典裏，縱橫搜索；或者重新燃起久已息滅的爭端；或者掘起死人，而加以鞭

捷。

一如聖棧的外敵尙少，蕭牆之內，宜起搗亂；堅持：害羣之馬，當予驅逐，或嚴加懲斥。到底我問：你執什麼名義，可以信口雌黃，把一個久享盛名的神學權威，予以殄滅；把一個逆你意的社會運動，判以死刑呢！請你偃武修文，於建設上，多努力吧！天主的子女，享有聖的自由，且有其訓導的機關，你可不必煩心。一個行將騰空的氣球，最後一分鐘，忽發現人家穿了一個洞，你想可惜不可惜。德孟 De Muna 自認：「我一生，常受好友的磨難。一某個聖教的敵人說：「爲公教信友服務，是件不出息的事；爲他們出力，當有一個真正超性的克己。」

我們信友做事，接近點，點點當求；抵觸點，半點要去。發現了一個創舉，當從好的一方面着相，切勿先懷成見，輕易

敵視。

自然無意識地，隨聲附和，也是不對的。

假使觀念是不純正的，草上之露，陽光一曬，就要消滅的；你可不必過於操心。假使事業是有希望的，美麗的蓓蕾上，你下毒手，你將永染血腥。「毋殺！」你將負有重大的責任。

若干信友雖有轟轟烈烈的氣概，但仍不失冷靜的頭腦，純正的道統。對於人們多瞭解，鼓勵，接納，誠懇之言。可惜這樣的人，寥若晨星。

爲什麼人家每能自問：「是不是一條盲目的法律，使惡衆在他們的暴行裏，猶如一人，好人們則從不知互相團結？」

黑暗子比光明子，是否更富於犧牲精神！仇恨比愛情，是否更富於團結性？「你看他們怎樣相愛！」是否當改作，你看

他們怎樣相恨。雷斯樞機 De Retz 的下面幾句話：「攻斥仇敵，並不難，和友好居，斯是難。」真不差。

若望經十七章，表示吾主，翻來覆去，怎樣重視信友間的團結。「望他們合一，如我們爲一。」「望他們合一，望他們在我們合一！」「望他們合一，如我們爲一！」「望他們合一！」耶穌快要死了，快要結舌不談了，這是他最後的話。永別的當兒，一句話，說了好幾次，把他的腹心，澈底披露。基多的靈魂，沈浸在他的遺囑裏。

到底爲了什麼，耶穌這樣諄諄地，反覆叮嚀呢？可不是因爲團結，爲人是件難事嗎？

是的，搖籃裏的小孩子，伸着兩手，嚶嚶求愛。轉瞬稍長，和別的孩童往來，不久，就可看見接觸抵觸接踵而至。拳打脚踢，一場暴風雨，就可鬧得不亦樂乎！這嫉妬劣根性的表

示，有時甚出以茹達斯的接吻。

還需別的證據嗎？到處是壁，到處是柵，到處是寨。一切鎖着，一切關着。人人猜忌着，心心緊閉着。衆人有心，不知愛者佔大半。

一個小孩，問他的媽說：「爲什麼，吾主說：你們要彼此相愛，人家却終日相鬥呢？」

因爲人是又能愛，又能恨的人。遇到困難，人才求助於人。遇到風波，每有什麼神聖的同盟發生。別的時候，竟無團結可言。人心生得太小，不得持久地愛；若故意把他收縮起來，更不得了了。

吾主「合一」的聖訓，自始至今，在聖教會裏，常倍加重視。若望經裏，還有下面幾句話：「你們是我的門徒，証在你們，真能實心相愛。」聖教初期的信友，——幾個局部的爭端除

外，一都能遵行這個教訓。他們的團結精神，使教外人稱奇納罕。一人爲人是隻狼，一看到這樣的一團和氣，教外人怎樣能懂呢！

歷代人類最合一的時候，就是教友生活最發達的時候。

托跡撒哈拉沙漠，一個基多的忠實弟子，富高神父 P. G.

Howeand 滿望樹立一個合一中心，收集四方的浪蕩，送於耶穌。他寫道：「我願衆人：基多徒，回子，猶太人，偶像教的信徒，都看我如他們的弟兄。」——他們開始以「博愛」叫我的草廬。這爲我何等甜蜜呢？」

相反，那些以利爲生的各種會社，有什麼牢氣味呢！歷史

載：嘉祿更 Charles-Quint 進隱院後，暇中修鐘表以自娛。在難於弄得兩鐘同一快慢的問題前，他才懂得疇昔協和萬民的迷夢。不得和平之玉，得不到和平。

國際的衝突，的戰爭，不必去講，一國之內，幾多對立，幾多爭權奪利的黨派哪！亞伯爾的血濺在那人身上？山嵩的髮落在那人手裏？這個世界，真是個仇恨世界，可不浩嘆！

三 合一的聖事聖體

「望他們合而爲一，如我父和我爲一！」這是合一律。

「這是我的軀體，你們拿來吃吧！請行此記念我！」這是公衆的合一，合一的聖事。

人太軟弱，不能和人和天主合而爲一。當有天主參與其間，更好說，當有天主參與我們的生活。人需要一愛人的誠命，又需要一所以助其遵守這誠命的聖事。這件聖事，就是聖體。

爲聯合人民，爲在這黨派林立的國家裏，樹立和平，耶穌要分給我們一種公共的食糧：救世主的血肉。

因信德，因聖洗，我們已經組成一大規模的無形合一。合一的信德，合一的洗禮。一一血肉的鏈條，基多的軀體，

堅固人間的團結。

食惟一的餅的我們，猶如一餅，猶如一身。左面我們要證明：聖體聖事，怎樣象徵合一，怎樣要求合一，怎樣釀成合一。

聖體象徵合一

聖教初期，教友們的集會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共同參加聖祭。這種集會的意義，在當時信友的心裏，自然也是爲使各人和耶穌合一，到底恐怕更着重於信友間的合一。實在坐同一的席，食同一的餅，不是合一的良好標記嗎！

聖體是什麼？不是聚餐嗎？橫盡五洲，縱盡古今，同桌同食，常看作互相結合的憑據。把聖體比酒席，這是很自然的，不過他的妙意，未能盡人徹底了解。

聖席上的食物，已十足表示，參加者的團結。聖教會內，最古的聖體經，求天主：「使普散四方的信友，藉天神之糧的德能，彼此合一，如同散見於山上的麥粒，結成一團，做成一餅。」

不但祭品象徵合一，行祭之地，也給我們顯明的表示。初始的聖教會，藏於地窟，教友們每在私人屋裏，或破廟裏，舉行聖餐盛典。

後來信仰自由，聖教廣揚，信友們所造的聖堂，萬矢一鵠，統以祭台——自爲獻品而且爲獻者的基多的寶座——爲中心。不若在誓反教堂裏，清冷寂寞，絕少神聖氣象。

且聖堂的建築，羣策羣力，也是合一的象徵。一一四四年，耶爾脫爾 Chartres 大殿開始建築，該區信友，爭以四輪車運貨。爲造聖德義堂，Saint Denis 奮興之氣，震盪全法；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男子婦女，搬運材料，有時竟彳亍於沼澤之中。

朗，步萬，冷斯，亞彌央，步而熱各大堂的建築，也莫不如是。各人獻他的石，某團體獻一花玻璃窗。時可看見一個公爵夫人，相幫預備灰沙，把水供給泥水匠。這公教藝術的華美，他的妙處，在能把羣衆向主的熱烈情緒，活寫於偉大的建築物上。

「我們的大堂——馬肋 *Emile Male* 說——出自社會各階級的合作。窮者獻臂，富者獻金，神職階級獻學問，藝術家獻技巧。——行動的合一，出諸心意的合一。

有形的建築物，已表示信友的合一。至於那在聖堂裏，舉行的至聖之祭，更當如何表示信友的合一呢？我們進堂，堂中開始舉行彌撒。祭者是基多，被祭者也是基多。耶穌基多，司

鐸，信友，在惟一的鐸品裏，打成一片。這個惟一的鐸品，可作兩面觀：神父的聖事的鐸品，信友的超形的鐸品。

大禮彌撒，更表示信衆的一心一德。領聖體的時候將到，舉行平安的吻面禮。昔者，主祭親過祭品，和六品吻面，然後由六品而五品，由近及遠，直至最後一人。這愛德的瀑布，何等美好！

昔者，參加聖祭的人，都領聖體。保守和罪人，自然例外。只有真實的教友，站於堂內。聖祭前，各人把他的餅酒交出來。領聖體時，主祭把已經祝聖的餅酒交還他。他拿來的是餅酒，他領回的是耶穌的體血。許多的餅酒，在祭台上，已變成惟一的耶穌的體血。他們領的，是惟一的耶穌。成人伸手接食聖體，然後從六品手裏喝聖血。母親手裏的小孩，至少也得喝幾滴聖血。病人獄犯，既不能親身參加，則由人送去。路遠

的人，還得把聖體帶到家裏去，俾能天天領聖體。當時，信友們團結，尙未堅固，團結運動的這樣熱切，「良有以也。」

聖教初葉的信友，還有兩種特色：公祭，酵母。公祭，至少行於宗座的所在地，羅馬。在該城，行祭地點逐漸增加，一世紀末，已有十五所。所有所長，掌理屬下，施行聖事。到底，教皇每輪迴到各所去主禮。禮日，衆所長，都來集會，陪教皇行禮。彷彿現在的新神父們，同主教共同行祭的式樣。這一樣，在參加同一的禮儀裏，在舉行同一的祭獻裏，在分食同一的祭餅裏，教友們的團結精神，顯得更形明白。

進一步，爲表示在別地或他日瞻禮的人的合一起見，主禮者，每保留一份祭餅，翌日當在各處分給於參加聖祭的人。至少四世紀前，教皇和遠地的主教間，互相餽送聖餅，表示友誼的聯絡。

彌撒中，到了析聖餅的時候，主祭把當日聖餅的一角，和昨日所剩者，或來自遠方者，同擲於聖爵內。所以表示他和教皇，和別地姊妹教會的合一。把聖餅看作酵母，取義是很自然的。

上述的習慣，現在雖已絕跡，但行祭的神父，明知同羅馬教皇，普世聖教，息息相通。

新近發現一張世界全圖，圖上朗若列眉地指出：世界各處，如何廣繼不斷地，常在舉行彌撒聖祭。羅馬七點八點間，教皇做彌撒的時候，巴黎六點四十五分，巴西四點。巴黎晨一點時，在瑪拉加 Malacca 和安南，適舉行彌撒。巴黎晨兩點時，馬奪拉斯 Madras 本田翁里 Pondichéri 舉行彌撒。平均，總有四台彌撒在同時舉行着。每台彌撒裏，神父提教皇的名字，和他結合，為普世的聖教祈禱。

聖體要求合一

聖體不但是合一的象徵，且要求合一。

我們說過大堂的建築者。一衆志願工人，都蒙收錄，但當予以約束。爲得到優美的成績，同業者組成一隊，同堂同道者組成一隊；各隊有他的號筒旗幟。號令聲裏，整隊向工作地進行；進行時，或默靜，或念經。

請看一最足動心的描寫：入隊前，隊員當先和自己的仇人和好；拒絕者，他的禮物從車上擲下。他呢，也不得參加。

「假使或者得罪了他的弟兄，在來舉祭前，當先去同他的仇人和解。」這個聖訓，在這裏，修得怎樣動心實際！某高級神長，和他的同僚有隙。一天，他念天主經，念到：「爾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忽然中止，申明非公然同他先行和

好，不得繼續。

對於這點，保祿宗徒，曾彰明較著地，一再詳言。「假使你們門要去領聖體，最重要的，是你們當中無間隙。」這是哥林多人的通病，彼此樹立門戶；最可痛的，爭端時起於合一的聖筵之上，若干人士，未能及時出席，先到者不肯等待；時或不分聖餅，時或以閉門羹饗窮人，挪揄百出。保祿以為這一切，和基多的聖筵，是冰炭不相投的。聖筵含着一個公共性：公共的時地，公共的心意。

我們很可追想古時的一幕聖餐禮。像餐廳裏，救主周圍的門徒，信友們環繞着他們的主教。黃昏時間，一座裝飾得富麗輝煌的廳堂裏，幾隻長桌，土耳其沙發，一切盡是東方色彩。有時搭起帳幔，羣集於平台之上。猶太人和非猶太人，肘肘相接。這是基多的大同主義，對於狹窄的猶太國家主義，最大的

勝利。

聖會場上，有主人，也有僕人，但無窮無富，彼此如兄弟，開會秩序，先祈禱，繼念一段保祿書信，或遠方教會的新聞，然後，主席論一端道理，頒幾條勸戒，釋吾主或保祿的一句話。同時各人把所携的食物，混合臚列桌上，欣慰文靜地，開始進食。席終，主席，取餅分發，又照人數的多少，灌酒於爵。那末，他舉雙手，高聲念經，降福餅酒。最後，衆人領聖體聖血。

照保祿致哥林多人第一書，聖會主席，當注意一切，使入正軌。宗徒法典 *Les Constitutions apostoliques* 是規定現代彌撒禮儀的濫觴，囑人領聖體，當出以安靜的態度。閉幕時，共同唱聖咏一篇。

聖咏有終，我們的感忱不當有終。得了上天的力，食了天

神之糧，醉了聖筵之酒，各人的教友性命，將滿被金光。保祿勸厄弗蘇人：「在你們心裏，歌頌天主吧！在任何事件內，你們當不停地，因吾主耶穌基多的名字，感謝他。」

聖體釀成合一

聖體象徵，要求，又釀成合一。聖體把我們編入基多妙身。基多妙身，就是首領肢體的和。所以我們領聖體，我們實在同整個基多結合；同他的首領結合，同他的肢體結合。

這個合一，聖洗聖事，果早已打成。聖三的性命，在我們靈魂上，下了一具活鎖，聯絡我們。現在，人子的血肉，鎖上加鎖，把我們再度聯絡起來。這具新鎖的聯合工作，奇妙莫名，直可稱為新聯合。

得寵愛，是無形地把握天主。領聖體，是著形地把握天

主。你去領聖體，你當有寵愛，你有寵愛，你就有天主在你心。你領了聖體，你有耶穌在你的心裏。這個藉麵形，進入心的耶穌，並不使衆領聖體的人中，有一個什麼新的合一，不過使他們已有的合一，更堅固，更深切。

分開一個聖餅，各塊裏有吾主，到底，衆分塊裏，只有一個犧牲。衆人領得的，是耶穌，到底是獨一的，分不開的耶穌。各信友分得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由各人自己領的聖體，和古今天下萬姓領的聖體，發出來的。聖餅把基多的性命，把各信友，合成一團，一分食惟一聖餅的我們，做成一體。「這裏的一體，並非是一種隱喻，並非是一種模糊的一情投意合；」到底是一種實在的，有機的一體。

從此可見公教和誓反教的見解，高下真不可同日而語，烏

斯步信條

La Confession d'Augsbourg. 第二十一款。謂：「彌撒不

是一個爲生者死者贖罪的祭獻；到底是一種公共的儀式，凡參加的司祭信徒，各人爲自己領聖事。」

公共的儀式，各人爲自己，看來有些矛盾。公共的儀式，各人爲自己，這公共的儀式何用？

聖教會——基多聖訓的真實寶庫，——的見地，完全不同。聖體，表示環繞祭台，享用救世大恩的生者死者；表示同基多一身，同基多共祭的整個教會；表示因聖體，與基多妙身的首領肢體，合一的人。

邏輯地講，聖體敬禮，——假使你懂得清切的話——要引你愛旁人。

旁人是基多的一份子，你領基多，你和旁人縝密地結合。這個結合的縝密程度，比基多妙身，基多肉身間所有的還要高。

聖多瑪斯常說：「領聖體不但和天主結合，還和別的領聖體者結合。」

爲聖多瑪斯，理論和神修，一爐共治。他叫將行彌撒的神父，虔誦下邊的，他自撰的一遍經「吁，最甘飴的天主，賜我領你惟一子耶穌基多之肉身，俾得納入他的妙身。」這是那遍經裏的一段。我們讀了這段，已可見他的情辭，何等纏綿悱惻！合於基多肉身，合於基多妙身，彷彿兩個合一，實在不過是一個有兩面的合一。

蒙薩勃萊 Monsabre 詮釋聖多瑪斯說：「耶穌基多，在我們身上，越深入，我們相愛的情，越熱切。慈善機關，不能聯合人羣，不過徒勞罷了。」

「一個人犧牲，根於主愛的個人犧牲，才能聯合人羣。」
上邊我敘述過聖教初葉，聖餐的一幕。從這樣聖會裏出來

的人，既吸過合一的空氣，吃過合一的麵餅，喝過合一的神酒。彼此怎樣能不同心，不同德呢？外教人看到他們的「一心一靈，」都稱奇不停：「你看，他們怎樣相親相愛！」

人家不問：我們如何相異，——主人，僕人，文人，工人，——人家只問我們如何相同：因為我們有同一的信德，同一的洗禮，同一的聖餅。

聖保祿的時代，爲了信友們領同一的聖餅，斐來蒙 Philo-
non 對他的奴隸，表示敬禮。

杜來納 Durene 的僕人，去領聖體時，看見他的主人在後，旋身給他的主人說：「大人，請前行。」杜來納答：「我非大人，這裏，只有一個大人，你不用讓。」

一衆去領聖體的主人，對於他們的僕人，有沒有這樣的情意？一衆去領聖體的僕人，對於他們的主人，有沒有這樣的恭

敬·

懂得這個道理，和照他實行的人，愛德的花，當開得怎樣興盛，怎樣芬芳四溢呢？馬克西末岡 Maxime du Camp 一天去參觀一個安老會修女的老人院·病房裏出來的他，向修女長說：「到底，你的修女們，靠什麼力，能過這樣的生活呢？」修女長笑而不答·及走到小堂門，她請貴客進去，然後，指着聖體龕給他說：「這靠他，那邊！」

教皇良十三世，在他「奇妙的愛德」通牒裏，指領聖體，——爲人間和合最好的方法·

能充量實現協和階級的聖體，怎樣不能協和萬邦呢？出國問俗，有時看到，望彌撒的人山人海，這樣能不動心流淚呢？

高老月 Colosne 教區，是天下領聖體人數，最多的教區·

我國的領聖體熱如何！

可憐，領合一聖體的人雖多，合一的影兒都未見；相同之點雖不少，相合之處，仍絕無僅有。人真是一個古怪東西，他難於愛：自愛和愛人。要他和他的弟兄相處無事，實在難於上青天。國際的一條河，一帶山，一塊界石，我不知他們有怎樣不可思議的魔力，能把人心弄得四分五裂。彌撒裏，我們常聽見「希望主的和平，常同你們在一塊兒。」這，無疑地，自然先及良心的和平，到底，別的和平，豈就抹殺呢？每次聽到，「一吁，救命犧牲」的歌聲，仍未見簽訂和約，仍鬧着敵人的隆隆砲聲，怎樣能不憂心忡忡呢？

但是不當爲着和平仁愛的色彩，忘了公義的要求。這點爲任何民族，是一條生命線。到底不可因爲兩國交惡，私人間表示仇恨。

仇恨常是仇恨，絕對不是好東西。仇恨減弱人的價值，中傷那要常活於人靈上的天主。執干戈，衛社稷，時或至於流血飄杵，要求敵人承認公理，這是第一個問題。剛勇是德，堅忍是德，毅力是德。仇恨是罪惡，天主所罵，基多所咒的。

再進一步，兩人意見雖很不合，但若信德同，超性性命同，則他們間根本的合一，還未招損。兩人側目，繼續領主，——自然他們的側目，未到最重關頭——則他們間常保存着一神聖的關係。

「爾心毅，爾軀絛。」我們真軟弱，怎麼我們可一面維持着神聖的關係，一面離心離德——至於斯極——呢？

聖體是一生育童貞之體，希望他也能產生尊重公理，愛好和平的人！希望主的和平，常和你們在一塊兒！

最後一層意思。聖體的精義，我想懂的人，已不在少數。

領聖體當怎樣解釋呢？

領聖體，領耶穌，不差，到底還帶奉獻。領耶穌，領整個的耶穌；那末，領耶穌，就是和基多妙身的首領，肢體，整個的聖教會結合。我想把這層意思，在這裏詳爲闡發。

聖傅盛思 *Saint Fulgence* 嘗給信友說：「做基多妙身的你們，幾時領他的肉身，你們直領你們自己。」這句話看來是很奇特的，不過在聖人方面除非這樣說法，不足以形容，吾主所聯絡的樹身，樹枝，葡萄樹，葡萄枝。實在當時人家很注重諸聖相通功，和在基多合一的道理。

現在呢？領聖體像件私人事件，絕對私人事件。井蛙之見，把蒼天削成一小塊。實在領聖體，不但在一己獲得天寶，到底在盡其所能，把這天寶，公諸同人。你看這兩個見解，不是一判若霄壤一嗎？

直到十二世紀，這個社會的，公衆的，愛德的觀念，看得最重。且餐廳裏的聖教會，在聖餐禮裏，首重信友們在基多的合一，後及個人和基多的合一。在古人的腦海裏，聖餐禮中，個人和耶穌的結合，彷彿是方法，信友間的團結，才是目標。攻擊耶穌實在在麵酒形裏的異端出現了，人家就從聖體的聯合動力方面，更着眼於靜的方面；耶穌在麵酒形裏的繼續實在性。

個別朝拜聖體的觀念，逐漸瓜代共同參加聖祭的觀念。自然舊的觀察點，並不爲此淘汰，但是不知不覺間，已退在新的觀察點後了。

現代，在勤領聖體，和尋求聖體真義的兩種潮流下，舊的觀察點，——聖體的祭祀性——雖未超出新的觀察點，——聖體的實在性——但已能並駕齊驅了。

在領聖體的行爲裏，我們逐漸懂得：個人領聖體，是因聖體，和衆信友相通。換句話，我們逐漸明白：領聖體，和諸聖相通功兩術語的聯環性。領聖體領得最合基多公教精神的人，就是那懷着因耶穌，要聯合諸合於耶穌的人，而同他們共生存於獨一的超性域中的人。

我想聖體的敬禮，爲了人們澈底的了解，行將蒸蒸日上，當有一種新發展。

卷二 愛德律

一 爲什麼要愛

旁人就是耶穌基多

一個經生問吾主說：「誠命當中，那條第一？」耶穌答：「第一條是愛天主，第二條彷彿第一條，是愛人。耶穌爲明瞭對方是否已懂得他的答案起見，請他重說一遍。」愛天主，愛人——如己，比一切犧牲祭祀都好。」耶穌聽了這幾句話，表示滿意，給他說：「你離天國已不遠了。」

那末愛人，比祭獻更有價值。耶穌又說：「你到祭壇前去獻祭嗎？若你憶及你的一個弟兄和你有隙，放下你的獻儀於祭台前，去見你的弟兄，同他和好；而後，在對人的犧牲做好

爲什麼要愛

後，來做對無上天主的犧牲。」

兩條誠命看來並不在一根線上。聽吾主的話，彷彿愛人的誠命，在愛天主的誠命前。

實在這兩條誠命是二而一的：因爲第一條誠命的對象，是天主；第二條誠命的對象，是弟兄身上的天主；到底，總是天主。從此我們可以明白：愛人爲什麼也是一個神德。

這是一件何等榮幸的事呢！我們每怨天主太遠，實在他就

在眼前，就在我們的各弟兄身上。耶穌說：「他們就是我。」

又說：「你們施於他們中最小一人的恩惠，就是加給我的。」

天主仍渴願做此世的旅客；他的「天主同人」 Emmanuel 的職銜，他最關心，決意執行到底。

馬槽降凡不足，又藉寵愛，又藏餅形，進我們的心。他隱蹟於各信友身上，各信友是天主的屏風，遮蔽至尊，用單薄之

力，使全能者，無窮者，不斷地和我們接觸。

「他們就是我，」這句話是何等甜蜜的！主，每步，我找到你。因我同你妙身的合一，我無時無地，不在你垂鑒之下。我看我自己，我找到你；我刮目看旁人，我找到你。假使我有銳利準確的目光，我將發現我的四周，繞着活動的聖龕。

天主生活於我各人，天主欲生活於我各人，我各人繫於基多耶穌，而分承活天主的性命。我們當活基多的性命；一個最甘飴的愛德，當籠罩我們。

怎樣可知道：你真活着一個基多性命呢？耶穌給我們的象徵是：「你們彼此相愛嗎？靠這個記號，人家將認識你是我的人。」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肉情之愛，禽獸間，教外人間都有，我們的愛，當是基多的愛，基多妙身肢體間超見的愛。

神修明師，談論這點，每諄諄不倦。聖依納爵說：「當在旁人身上，尋見天主，我耶穌基多。」「看旁人，當作你的長上，常予以上位！」聖伯爾納都也異口同聲：「同人往來，你不要看他泥土的人，你當定心想：他是照天主肖像受造的，耶穌聖血救贖的，聖神的宮殿，基多的住宅，當享永福的。」

貧苦者最易受人輕慢。基多最加以重視。「你施於他們最小一人的恩惠，就是加給我的。」這裏，耶穌並不排除別人。耶穌的意思，是任何人有得到我寵幸的權利，到底貧苦人當佔首席。

歷代聖賢，不拘形跡，每在鶻衣百結的苦人身上，尋到耶穌。聖熱羅尼莫寫：「歪皮奧拉 *Faldio's* 負貧窮人於背，不顧一切，洗他們的惡瘡，因爲他明知，他裏窮人的創傷，就是裏耶穌的創傷。」

聖瑪爾定，盎才肋花黎饒，依撒伯爾國后，和別的聖賢的心胸裏，都充滿着這種思想。窮人的窮人，耶穌基多，時周身發光，露出他的真面目。瑪加利大瑪利最愛侍奉病人。

盤爾尼愛爾 Bernières 是個俗人，到底是個大基多徒。他害病的時候，因不能到堂拜主，叫人引進一個窮人，到他的病房裏，俾得更能欣賞救世主的在鑒。

雅各利納巴斯加肋 Jacqueline Pascal 述她臨死的兄弟的一件事說：「人既不肯給我領聖體的宏恩，我欲做一善工以庖代；——我既不能同首領相通，我願同他的肢體相通。爲此我想找一個窮人到這裏來，使他如我受人的服事。」

瑞士，盤爾納大醫院的門上，刻着 *Christo in Pauperibus.*

「窮人身上有基多」竊以爲一衆醫院的門上，當寫這句話。假使我們走進一室，把這幾個字，或別的同義的字，不着形的，

先寫上去，豈不還要好嗎！愛德的修程，不將更加平坦嗎！

我們衆人，照我們的使命，當陟登超性界，那末我們當活基多的生活。就是一個教外人，我也當着眼於他的做基多肢體的可能性。信友之間，自然當有更深沈的見地。可憐愛德常是死的，其故何在，爲了我們沒有活潑的信德。

愛人真是條新誠命

我們可真正認識從這條誠命來的責任嗎？吾主的地盤，因聖體聖洗兩聖事，不停地擴充着。天主的足蹟徧全世界，基多活在我們身上。我們的昆弟，是隊浩大的基多軍隊，軍隊的將士，盡是基多。這些領過洗禮，環立於我周的基多徒。我真能待他們如兄弟嗎？若肯定的話，我的友誼，是否基於超性？是否我在天主身上愛他們，在他們身上愛天主。

喬田愛說：Le Gaudier「在鑒的天主，打破時間空間，做我們友愛的鎖鏈。在天主，我們常能相談相助。」天主既在我身，一個禱告，向他活動，豈非易事！他既又在別人身上，我們的禱告，立將感到影響。

人類間的友誼，如耶穌所描寫的，實在是獨步的，絕俾的新愛德。聖若望稱新誠命，真名符其實。吾主降生前，我們知道人人如何相待。奴隸制是外教世界的污點，需要數世紀的信光，才把它消去；那裏信光稍淡，那裏陋制復萌。誕生非地的孩兒，可以葬身魚腹。一個秀麗的孩子，爲了邪神的要求，可因無恥司祭的一語，投入獸口。

若干哲學家深恨「人爲人狼」Homo homini lupus的俗諺，想法使人看人當人。到底看人當自己，當天主的思想，是耶穌創造的。一看旁人當作第二個我，不可以爲這是一個幻想，到

爲什麼要愛

底是一個實際。旁人就是我；在你的每個弟兄身上，我活着。當用信光來尋獲我，實在我在他身上。」

人對人的觀念的進程是這樣的：人當禽獸看待，人當人看待，人當耶穌看待。「你所加於我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恩惠，這是你加於我的。」基多教會裏，不少玄妙莫名的真理，到底把我們人「化成基多」是最足動心的。

於是世界得了一個新的礎石。試讀保祿致斐來蒙的便條，論奧南依斯末 *Onesimus* 奴僕的話：「我，耶穌基多的俘虜，我爲我繆繼中所生的兒子，奧南依斯末，求你……我遣他——我的腹心——到你處……他曾一時離開你，所以使你永久得到他的時候，他已不是奴僕，勝於奴僕，一個可愛的兄弟了。兄弟呀，希望使我因你得快慰於主；使我心神，得暢快於基多吧！」

這可憐的奴僕，羅瑪法律，——哲學士也同聲附和的——所稱

的廢物，保祿稱他爲自己的腹心。保祿要求斐來蒙招待他如同招待自己一樣，想到他將得的待遇，使他心樂於主。

「你那裏去」*Quo vadis* 的作者，把這條新誠命的精義，形容盡致。「伯得樂內 *Petrone* 說：我不知信友們怎樣活命？

到底我知道，他們的道理傳到的地方，窮富主僕，勝者，敗者的區別，隨着消散。爲他們只有基多，他們有一個出我們意外的慈愛，一個逆人本性，和我們羅瑪人習性的好心。「一信友，我總不做！我愛我的皮的尼轎夫，我愛我的埃及浴室侍役，我愛我的書步耳 *Suburre* 人。那些陋人，不配愛，只配憎。」

「你加於我小子中最小一個的恩惠，這是你加於我的。」這實在是一嶄新的誠命，以致幾十世紀後，許多人還未能明了。

一個著名的社會黨人，布魯東 Proudhon 嘗大呼道：「愛德，我否認愛德。這是神秘主義，你們給我說友誼情愛，都是白費唇舌的：我深知你們愛我很少。是的，我在你們身上，只見你們；到底我在你們浮動滑稽的面目後頭，發現一個可能的耶穌基多：我深知我不愛你們。」

馬賽商埠上的一個挑夫，走近一個耶穌會修士，賈拉熱 P. Calage 神父，向他說：「我恨你。」神父神色不變，答他說：「我呢，你可知道我怎樣愛你？」那位神父，生平沒有直接聽到這樣的惡話呢？神秘主義，對神秘主義；受辱的修士的神秘主義，和無禮腳夫的神秘主義，各有其價值。

布魯東又說：「犧牲精神，我否認犧牲精神，這是神秘主義。同我講權利財產吧，在我眼裏這是社會區別，義與不義，善與惡，惟一的標準。」

「世上只有公義，不要把愛德來囉唆我們；我們要求我們的權利，權利到手，別的一切，都可奉送。」

當知沒有愛德的公理，每是一種霸道。硬心人手裏擲下來的正當薪水，比善心人的一枚哀矜銅元，更沒有意義。把經濟往來問題，化爲「一個胃口問題，」不是簡單得多嗎！不知經濟往來問題，是「一個尊敬問題」。什麼意思呢？就是互相真心地敬愛問題。那末，一言以蔽之，不是一個愛德問題嗎？我們不要忘記，公理不能填滿戰壕，有時且把他掘得更深，把重——重稜角精光地露出。楚河漢界，公理的工作，在分疆劃界。拳打腳踢，權利的成績，每在使人不顧情面，彼此衝突。只有仁愛，能平風靜浪，使汹涌的海洋，安穩如鏡。

你可創設萬萬千千的會，假使各會不過是個自利的團體，你的成績仍是零，連壁壘上的一根草都沒有拔去。相反，你又

增設了一個屠殺機關，添募了一個決死的戰鬥員。這可是你的目的嗎！

劃清爾我的公義，是可怕的，因爲雲無心以出岫地，他同時產生了敵對的形勢。一頁和約之上，我們可見公理和平相吻。實際上，因爲公理路上，沒有愛德的踪蹟，公理和平，不相手牽手，仍相背對背。

若世界上只有公理，世界是個斷頭臺。古人有言：極端的公理，極端的無理。 *Summa ius, Summa injuria.* 只求公理的人，不能維持公理。

一個腰裏掛劍的德能，假使沒有別一個德能去看守它，它總要脫穎而出的。那個腰裏掛劍的德能，就是公理；那個能看守它的德能，就是愛德。

一一 愛到那裏

愛德的標準

我們才看過：爲什麼要愛。答案是：因爲旁人就是耶穌基
多。現在我們要問：愛到那裏。

吾主耶穌可以給我們說：「你們當相愛如兄弟。」可憐
呀！兄弟間薄弱的愛情，大可驚醒那些做國際和平好夢的人
們。到底，手足的情誼，果真實現，已經斐然可觀。

吾主耶穌可以給我們說：「你們當相愛如同一戰旗下的士
卒。」作過戰的人能告訴我們：共同吃辛苦，冒矢石，穿槍
林，沐彈雨的同志間的情愛，是如何堅固的。

吾主耶穌可以用保祿的比喻來給我們說：「你們當相愛如
一個身上的肢體。」自然，這個給合是最密切的。

吾主耶穌不說這樣的話，他給我們的標準，就是他自己的愛。耶穌說：「你們當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般。」

耶穌愛我們到那裏呢？到愛情的最高峯。他不但到死愛我們，且用最大的愛情愛我們。那是愛情最大的象徵呢？不是死嗎！耶穌爲我們釘死架上。

不肯爲旁人出些力，吃些苦的人，怎樣可算合乎愛的標準？愛德更在給人以「我之爲我」比在給人以「我之所」有。旁人並不想得到我所有的一絲，却想得到我心的一角。愛德的根基是愛，愛的根基，是犧牲自己。每個愛德工作上，當沾着我們的一滴熱血。這樣，我們的愛德才是真的。犧牲，並不常指犧牲性命，到底常指犧牲性命的一點。

還有一個更高超的愛德標準。我們的愛德不單當以耶穌基多愛我們的愛做標準，還當以聖父聖子相愛的愛做標準。「衆

人在愛內合一，像聖父和我在愛內合一着。」
在新經裏，有兩個不可思議的「像」。粗視之，彷彿吾主不識人心的狹小。

幾時論及我們個人的責任，耶穌不給我們說：「你們當是好的」到底他說：「你們當是全的。」「你們當像我的天父是全的。」愛爾納斯脫，潘西加里回頭的翌日，對於這個性命的程式，極感興趣。

我們同旁人來往的準則，耶穌決意欲他是很高的。這兩個「像」勉強我們高升到頂。

人間的往來，當是聖三間往來的寫真。聖三對外，各位不能單獨行動。我們做事，任何事件內，當顧到我們弟兄的利益。

愛德的要求

站在一面這樣高遠的標準，一面這樣反基多的倫理中的我們，當感慨如何呢？

怎樣可以打出一條團結人類，消除衝突的陣線呢？怎樣可以鎔化一切自利主義，納諸公益的爐火裏，俾得併成一家，結成一團，煉淨各種損人的渣滓呢？

一定不是一個冰冷空洞的電流，到底當乞靈於一個熱烈確切的電流。只有它才能把爛銅黑鐵，燒個痛快淋漓。

把我的利益，放於公衆的利益下，是件難事。我的利益，適在不顧公衆利益中。我的不屈不撓，比我的願此願彼，能給我同等的利益，甚或更大的利益，那末，我何苦去自尋煩惱呢？

我當在一切之下，同他人結合；假使這個結合，有利於我的，我才肯樂從。請勿論其它，我很明瞭我屬於人，我已够受其苦。我雖也從中得利，不差，到底並非我自己去求的。我很願意繼續利用；到底若要我去因而受苦，我必堅決拒絕，我將摧毀一切妨害我的束縛。

我爲什麼要爲人——現在的人，或將來的人——犧牲呢？我的現狀足以使我享福。人家瓦上的霜，與我何干？

不以天主，不以基多做礎石的人類，連鎖觀念萬不能保障權利，使人顧及弟兄們的利益。

一切人類的問題，假使抹殺了超性的觀察點都沒有圓滿的解決。人類問題的管鑰，執在天主手裏。

那裏天主正了位，一般泥塑木雕的偶像，皆將倒地。真天主的宗教，不能和「拜我主義」並立。

我爲什麼生於世？爲達到我的宗向，到底也是爲扶助我的弟兄，如同我，達到他們的宗向。我人都是營造這公共偉大建設的同志，當由近及遠，分工合作。我攀登了一層樓，我必需使別的同志，也得升上去。

同一身上的肢體，沒有一個肢體只爲自己工作的；自然更不能謀害別個肢體。因聖洗，我們都與基多爲一，變成了同一身上的肢體。既與基多合一，我們自然也彼此合一，而負有擴張這個團體的責任，

我不當妨害人，我當有以利人；我不當絆人家的腳，我當幫人家的忙。我四周常和我接觸的「圓顛方趾之倫」，同是基多方面的血親，受過同一洗禮的弟兄。爲基多的緣故，我當愛護他們。

人心深處，藏有親愛同類的傾向。到底這個傾向，一遇伺

隙於旁的獸慾，妬火，蹂躪熱的攻擊，就得雲消霧散。絲毫細故，可把你的情愛，變成仇恨。人是很卑小的，什麼卑鄙的事，都得幹出來。只有耶穌基多的氣度，是海樣闊，天樣空，令人五體投地的。

人當有個愛人的嚴令，愛人的最高模範，才得勉強維持愛德。你欲各種社會，崇尚愛德嗎？你先當使各個人活一基多的性命。

若干未能洞澈這端道理的人，以為人若過分着眼於基多徒的基多生命，從寵愛來的天主化，和聖三的鑒臨在身，勢將一呆若木雞，一置旁人於背後。

世上果有專心默禱的人，到底，我們絕對不當武斷他們沒有愛德：愛了天主，忘了弟兄。

後面我將證明：祈禱的救靈事業，是很豐富的。

這裏，有一點要注意，神修導師一致承認：和天主神秘結合，到最後階段的靈魂，看似目不離主，實際上，冒着最劇烈的救靈神火。

幾時天主吸引一靈，置之於「世外桃源」的隱修院裏，並不把他和社會隔離。天主所注意的：是要把她同她的罪過，她的卑污趣向，她的爲我主義，互相隔離。實在：罪過，卑污趣向，爲我主義，是使人同社會隔離的銅牆鐵壁。

最愛天主的人，也是最愛人的人。若望宗徒說：「不愛旁人的，不是天主生的。」就是非真實的基多徒。聖徒的這句話，可以換個樣式說：「天主所生的人，——一個真實的基多徒，——必愛他的弟兄，而他的愛人的熱度，和他愛天主的熱度適成正比例。」

人類史上還可找到一個反証。人類相殘，像不是爲了人類

背逆了天主。事實如何？人——亞當厄娃，——不愛天主，逆他的命；人——加音，亞伯爾，——就不愛人，犯了殺人罪。不守好愛天主誠命的人，不能守好愛人的誠命。什麼同胞，什麼同志，無論人們彼此叫得怎樣熱切，一剎那間，機關槍手榴彈，就以兵戎相見。人類視作博愛的時代，就是血流成河的時代。一七八九的法國大革命，近世的蘇俄陰謀，可不是兩個鐵証嗎？人類在以天主爲父，耶穌爲兄的大前提下，才得成真兄弟。

這兩種愛，不但爲人是一連枝一的，就是爲天主，愛他和——愛人，是根本相同的。

人家想：天主向站立在天堂門前的人，首要檢查他對於天主的職守。這一定要檢查的，不是無可無不可的。不過耶穌對於這點，並不如何看重；相反，關於我們對於旁人的職守，他極端吃緊。

「王將向右邊的人說：你們來，我父降福的人，：因為我餓，你們給我吃；我渴，你們給我喝；我做游子，你們留我住；我衣不蔽體，你們給我穿；我疾，你們看護我；我坐獄，你們探望我。」——主幾時我們做了這些事呢？——我實告訴你們：「這些事，每次你們為我弟兄當中最小的一個做的，就是為我做的。」

「滾，你們，被咒詛的人，：因為我餓，你們不給我吃」——對他們的質問，王說：「對於旁人缺少愛德，就是對我缺少愛德。」

吾主耶穌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對旁人盡好職守的，對天主的職守，一定也盡得好。我們且不論那些自以為敬主虔誠，而於待人上，很嗎虎的。再一次，愛人的人，一定愛天主；真愛天主的人，一定愛人。

聖若望寫：「不愛他的弟兄的人，非義人。」兩句顛倒過來：「義人是愛他的弟兄的人。」這裏所說的愛，自然是指根據超性的愛。

聖若望又說：「我們愛我們的兄弟，這就是我們出死入生的憑據。」

愛德的賞報

愛德的第一個賞報，就在愛德的行爲裏頭。在愛德的行爲裏，愛人的人，比受愛的人，先得到好處。若干罪人回頭的故事，可爲左証。或者在回頭路上，不背走最後一步；你可叫他做哀矜，這是最有效的動力。躲在旁人身上的天主，一天，要顯示他的真面目。「桃投李報」他的哀矜的桃，將換得信德的李。

米斯脫拉 *Mistral* 在他的雜記裏，述了一個奇美的故事。一個年老的傷兵，他的妻子，是個悍婦。他嘗許願往羅馬朝聖。他既不能，就叫他的兒子們來；他的幾個大兒子，都拒執行杖。他最小的兒子答應了：路中，他在夢裏看見自己的母親哥哥，都埋在永火裏頭。怎樣救他們呢？人家給他說：救你的哥哥們，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逆了家長的命。至於你的母親，假使在她死前，你能勸她做三個愛德的工夫，或者還有希望。這真不易：他喬裝回家，去求哀矜。那個悍婦，爲了她丈夫的規勸，做了三次哀矜，她乃得救。

基多化的愛德，利及雙方：愛者，和被愛者。可惜，我們當承認：這樣的愛德，不易找到。爲什麼許多事棄，生氣式微；許多汗血，不生效果；許多白骨，依舊無用呢？最後的答案：因爲缺少愛德。

厄利亞用盡方法，爲復活蘇那米德的兒子，兒子不活。先知立於死孩前，同他講話，他無活動氣象。先知用杖去觸他，他仍像個木偶。先知乃橫臥在死人身上；口對口，心對心。冷嘴碰着熱嘴，死心接着活心，死者就復活起來了。

人拒絕一切：正理，勢力，學問，才能。但他遇到人家加給他的恩惠，尤其是超出本性的，他就肯開門：他的眼張了，他的心動了，他的成見消了，他的怒火息了，他的猜忌散了。這樣的奇蹟，無疑地，不是一蹴就成的。食果的人，每不是植樹的人；到底早些晚些，愛情必將勝利。他是常勝軍，永遠不爲敗北的。

一良善者，乃真福，爲其將得土也！一人家以爲干魘的魚雷，是粉碎軍艦最良的武器。這是死亡的工作，至於生活的工作，打破銅皮鐵骨的最良武器，是基多的愛德。這個愛德是怎

樣溫柔，忍耐，謙遜，樸實的！它是怎樣能迅速地寬宥一切，負擔一切的！它是無堅不摧的！

最重要的，究在認清愛德——對旁人方面講——的真價值。神德的價值，就在他的對象是天主。爲認清這點，我們當認清那活於，或將活於聖而公教會大家庭裏，各肢體內的耶穌基多。

實在，缺少的不是愛德，是愛德裏的信德精神。現代誇耀的博愛，是死的：因爲他沒有基多的生氣。希望它早得到基多的生氣！

三 怎樣愛人

四十五年前，兩世界雜誌上，一個著名的編年史家，謂當代社會特性之一，是一仁愛的幾乎掃地。歐洲大戰後，一卷可寶的手冊——慈善的巴黎社會——計法京共有慈善機關九千所。這個數字，雖還是蒼海一粟，但足徵現代已開始了憐恤貧病的運動。

後邊的觀察，使我們感到興奮，因為雨後春筍，慈善事業的發展，正方興未艾。這裏，我想於繕修愛德的千頭萬緒中，抽論我們日常的愛德職責。保祿宗徒以為對於愛德，無用多費筆墨，但當不無小補。

哀矜的責任

從物質方面，救濟我們的弟兄，這是我們第一個職任。

「我餓，你們給我吃；我渴，你們給我喝；我衣不蔽體，你們給我著。」這是最底一級，到底並非是最無用的。可憐，了解這點的人真像鳳毛麟角呢！

保祿宗徒說：「富人有救濟貧乏的責任；富人的財產，果完全屬於富人，但不是完全為富人的；多餘下來的，當用以救人之急。」

巨大的財產，果可引起他人的嫉視，但更易陷人於不義。富人之所以聲名墮地，或家破人亡，大半在財產的用得不當。

帥瞿爾 de Ségur 主教，一天，叩某富室之門，為他的苦兒院請命。「主教大人，」女主人說「今年不可能，我們當為來冬，買二萬五千法郎的草料。」主教聽了她的話，牢騷滿腹，拂袖而出。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巴黎各重要日報，帶着褒

貶不同的聲調，描寫某個跳舞會的空前富麗。實際上，這跳舞會，把和平路上的珠寶店掠奪一空。舞袍當滿飾寶玉，這真是一藍玉，紅玉，碧玉，白玉的賽會。

某個妖艷舞女的首飾，可供二百家的日用糧。若或者給她說：爲她舞袍頸圈上最小的一顆珠子，人家當沈到不測的海底，當冒早年盲目結核，和鯨吞飄沒的危險，我想她或要惻然心動哪！

巴利南齊 Polynésie 的採珠人，你們勇敢地，每天四五十次，沈到海底裏去吧！萬里之外，月白風清之夜，一個妙齡女郎，聽到雷同的掌聲，一致擁戴她爲雞羣的立鶴。爲了你們苦海裏得來的明珠，把他的內美，顯得錦上添花，壓倒了別的美女。

「吃銀」，這一句俗語，真是一句可以一痛哭，流涕，長

嘆息」的話！爲若干人士，這句話真形容盡致。

用不到到多亞麻多 *Tiamotoir* 羣島的海底裏去，只要打開若干衣櫃，若干珠寶箱，你就可找到一大堆珠寶。這些珠寶，可用來創設幾多事業，救濟幾多苦人呢？幾多「涸轍之魚」可得救命之水呢！

帥納格 *Senéque* 指出兩種賢人：「食於陶器，而心在金器者；食於金器，而視若陶器者。」耶穌區別兩種富人；戀富的富人，不戀富的富人。那末，使吾主痛心的，不是有財富的人。

茫茫塵世，幾多婦女，能把她們的珠玉，擲在愛德的爐火裏，套魔鬼的調頭，給管理貧窮的士女說：「請你把這些石頭，變爲糧食吧！」

瞭解窮人心理

施捨和識施捨不同，識施捨，比施捨，多含一層意思：了解窮人心理。

達味聖咏裏，有句深切的話：「識貧乏心理的人，是有福氣的」，什麼意義呢？鮑書愛在他聖神降臨禮日的第二篇演講裏，給了我們一個極好的答案。

「我們有時可感到我們是一身的肢體嗎？我們中那個與病者同病，與弱者同弱，與苦者同苦呢？教友，幾時我看到我們四周的災難，許多破家的憂患失望，彷彿從四面起了一陣酸痛刺心的呼聲；這陣呼聲，恐還打不動我們的耳鼓。」

「聖教初葉，幾時聖堂裏發現一個窮人，各人跪地認錯，看這可憐肢體的痛苦，當作全身之恥，硬心人們的罪惡。為

此，他們把財產化爲公有，使對於兄弟間一人的飢寒，得告無罪。」

「望人家不要詰我說：現在財產已非公有；不錯，但愛德的公共性，是永久的。從所有權方面講，財產已非公有；到底從相互的愛德方面講，財產還是公有的。這是基多的精神。」

這個基多的精神，爲什麼許多人沒有呢！我們已經談過：因爲缺少信德，缺少好心，缺少觀察力。

天下最古怪的事情，就是我們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具觀察能力的人本少。拉風丹納 *La Fontaine* 論青年說：這個年齡，無一惻隱之心。」

否，否，青年有心，沒有眼：這是他們的大缺點。你想他們對於某種需要，無可無不可；實在不是這樣，他們忘了觀察需要點。一個最現成，最普通的測驗。

年假回校散坐着學生的車廂裏，跳來一個電報局生員，那些披呢大衣，皮大衣的公子們，對這衣衫單薄，渾身戰慄的童子，絕不介意。捲紙煙，查古律糖，熱烈地投彼報。那可憐的童子，總分不到一杯羹。——這些學生沒有好心嗎！不，恐怕爲了他們胆小，尤其是爲了他們無意的自利之心。

某個郊外學校的學生，每次出外散步，總可碰到，蓬頭赤腳，衣衫襤褸，在小河裏摸索的童子。你若聽聽那些學生的談話：汽車，飛機，旅行，運動；總不提這目前的苦楚。

暑天，浴場之上，挾着網拍的少爺，看到早上三點鐘已起身，發掘昆蟲，預備捕魚的童子，可有什麼感想。恐心如鐵石，毫不動情；他們只識及時行樂，和那珠玉滿身的舞女，如出一轍，如何想得到人家的苦處呢！

歐戰前，一個洗衣作裏的童子，爲養活自己的老母，當在

更深夜靜裏做活。一天，他給我說：「夜裏十一點鐘的時候，爲阻止我閉眼，好幾次我當把火柴梗，撐着眼皮。那些穿精細衣裳的人們中，誰嘗想到紅玫瑰下的棘茨呢？」

一天，或者問個工人說：「你的小孩多大了？」——「十一歲，——十一歲，這真是我的保祿的年齡。」——保祿現在已是一個身材高大，宛如成人的美男子。工人凝視了保祿一會兒，接着又說：「因爲這位少爺吃肉。」——經詢問，他說：他共有子女八人，他所得的工資，每天銅元三十枚。

唉，十口之家，每天三十枚銅元，怎樣能活命呢！誰不知天下有無數苦事，到底誰去切實地想呢？

帥未呢夫人 *Mme de Sévigné* 給她的女兒說：「我在你的心裏受苦。」天下有幾人能憐惜人家的苦，同耶穌說下邊的話呢：「我憐惜羣衆。」

到底，這個羣衆，和我們共同組成基多妙身。看到他們的憂苦貧乏，怎樣我能不動心呢？保祿說：「誰的苦，我不感覺呢？」我們能同保祿說一樣的話嗎？

既然防疫劑，比治疫劑強，我們更當努力於健全合理的社會組織。

創設肺病醫院是好的，到底切實的衛生運動更好。效法善心的撒瑪利人，去救濟躺在路邊的苦人，自然我們也要去做；到底，爲失業者找個工作，不是更寶貴的嗎？

我們是基多妙身的肢體的觀念，爲解決階級間各種問題，定能給我們無窮的光明。

假使簽工作合同的時候，兩方面同念「在天我等父者，」我想勞資間的來往，將因此得到不少的便利。

那末，資本家對於那些同爲基多救贖，同一宗向的工人，

怎樣能加以虐待呢？那末工人們，怎樣能自信是人家的奴隸，而爭求解放呢？

合一的觀念，可使兩方避免衝突；不同的物質利益上，罩着一個公共的合作精神，在工作裏，鑒視我們的，是天主聖父；引導我們，和我們共同工作的，是納匝肋若瑟木匠店裏的，手足胼胝的耶穌基多。他是和平之王，他的搖籃之上，天神們嘗唱過，一良人受享太平於地！

兩方面都注意公事，關心公益；彼此避免衝突，力求合作；各人心安神樂地盡當盡的義務，享當享的權利。這個佳境，只有基多的精神，可以得到。

許多領過洗禮的人，就是領聖體的人，還抱着一個自私的，卑微的，無情無誼的公教觀念。

無怪公教的仇敵，握住把柄，肆意向它攻擊。這不是因爲

公教道理有什麼缺點：公教道理自身，正當堂皇，無隙可逞；缺點在我們信友，不能把它施諸實行，活現出來。

爲着我們是一身的肢體，我們當通力合作，求達公共的目的。我們在世，非爲差役他人，乃爲互相服務的。天主叫若干人做受治的人，這是爲了聽命，神貧，克己的美德。且那些有財有勢的人，當盡其所能，扶助提携下層階級的人。

現代以勞資福利爲目標的平民生活運動，在滿貯基多精神的空氣裏，到處擴張着：我們當如何表示欣慰，加入運動。

平民生活運動，還未能受到普遍的諒解，繼續的鼓勵；有時還受到有責予以維持者的攻擊。這個運動，是複雜艱難的；所以當有深沈的智慧，防他走入歧途；堅決的毅力，使它持久不搖。這個運動，若忠實地，照歷代教宗昭示的聖訓做去，它的成工，可拭目而待。

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件」*Reverum Novarum* 通牒，庇護十世的「自動」*Motu proprio* 通牒，都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南針寶炬。現代的公教信友，對於這兩通牒的內容，都當有一個確切的綱要。

人靈的災難，比人身的災難，更加嚴重。

裴常 *René Bazin* 在他「溫柔的法國」裏 *La Douce France*

寫：一天，他去參觀克呂尼，玻璃櫥內放着一個木刻的耶穌苦像。忽然來了三個小孩，倚櫥而觀。那個最小的，還當舉踵而望。他們一同看，到底不表示什麼驚訝。年長的說：「你看這人，人家把他弄得怎樣苦！」他說：「這人」，他不知耶穌基多是天主的真子，為救贖我們而死的。年幼的問：「為什麼他垂着頭呢？人家要說他哭着，你以為如何？」他們不加譏笑，他們尋求解說。

那些不認識耶穌基督，不知祈禱，從未呼過童貞瑪利亞聖名，領過耶穌聖體，盲目活命的小孩，恐屈指難數啊！

鮑爾陶記：歐戰場上，兩個臨終的兵士，相互催促念經。可是他們已不知怎樣念了。搜盡窮腸，只找到了天主經的第一句，「我等的父」和聖母經第一句，「我向你敬禮。」他們禱文式的念，念到死！這段故事，不是大可痛心的嗎！

歐戰時，戰壕裏，或傷兵醫院裏的神父，常發現命在呼吸，無一點信光的兵士。到了收穫的時期，看不見果穀，能不浩嘆！我們當播種：光陰如飛箭，死亡快臨頭。一個臨死的兵士張着眼向神父說：「神父，我的母親，我將再看見她嗎！」他願意懂，他願意是確實的。那些不把永遠的真理，教授孩童的人，是殘暴的。

現代最大的愛德，就是給真光於人。許多人藐視或輕慢聖

教會，因為他們不認識她。救世主的話，常常是不錯的：「他們不知他們所做的。」一種需要，越是物質的，越能引起人家的注意；稍微出塵，就不容易看見。

爲人神醫的人，最當深思遠慮，無孔不鑽。學問經驗是好的，廣闊的心地更緊要，因為他居高臨下，能指揮一切。

或者說：「我能擔當的痛苦，當是人家的痛苦。」絕對差了：聖咏，聖經上所論的痛苦了解，和這個冷酷的爲我主義，背道而馳的。

熱心人的愛德

讀我書的人，大都是熱心人。人每以爲：好人歹脾氣，至少在口舌方面。同天主，盡是蜜糖；同旁人，至少同性情不對的人，盡是酸醋。我們每可聽見：「天天領聖體，爲得人家的

稱許，有什麼用處；還是少些熱心，多些愛德吧！」

對於這點，我們可做一個檢查：無則謝主，有則修改。

實在，任何人，就是熱心人，都容易犯毀謗的罪。歪曲事實，隨口雌簧：教皇，主教，本堂司鐸，長上，平輩，可囊括無遺。他的論調，有時非常激烈；若是明知故犯的，恐難免於重罪。

含沙射影，他有精明的技術，幽默的姿勢，奇妙的言語，傷人暗箭，層出不窮。

一家一院之中，愛情空氣裏，往往閃着可怕的電光。惡人害人，好人傷人，真正不差。人的性情不同，羊棗菖蒲，嗜好不同，爲了絲毫細故，每至大鬧意見。合理的步驟，往往看作惡宣傳。總之，兄弟秦越視，手足自相仇的慘劇，多得不可勝數。

家庭之外，做事場中，也很容易傷愛德。爭權奪位，意見不合。借着更大利益的美名，把那和我見解稍不同，途經稍異的人，遽下毒手，予以打擊。在同一區域內做事的人，也能爲了隊名的不同，或不通聲氣，或互相梗阻。

人家說：女人們更易傷愛德。那是可以悲痛的：因爲這個短處，極能阻止她們的兩種出等長處的發展。

女人看事明透：男人有五官，女人有百官。女人富於通傳性：她有所得，她愛供獻於人。或者謂一年內，一個男人的話，平均等於五十二卷；至於女人的話，則是前數的一倍。

從此可見：「多言必失，」要她們無傷於愛德，確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幾時她們多人集於一地。

多人相集，他們的長處，是相加的；他們的短處，是相乘的。

聖女德肋撒決定：每座聖衣院裏，修女數目，最多不得過二十來個，也無非爲了這個理由。「經驗告訴我，——她說——一個許多婦女相處的修院，是什麼一回事。望天主保護我們，毋踏這個覆轍。」希望聖女德肋撒的話，不是完全真實的；她說上面幾句話的那天，她也傷了些愛德！

瑪達肋納辣毛絨 *Madeleine de Lamignon* 女士，是聖味增爵的門徒。一天，她對鮑亞祿的譏諷詩，表示不滿。這位詩人，請她寫一首攻擊土耳其王，公教仇人的詩。——「否，先生，這是一個戴王冠的頭，我們常常敬重王上。」——「那末，爲攻擊魔鬼，你定能許我說句誹謗他的話：他自己做得不少。」——「先生，魔鬼已受了相當的罰，用不到我們去雪上加霜。我們只當努力毋道人之短，俾免下地獄，做他的伴侶。」這女士的一段話，當記於各女性的心裏。

男子也並不怎樣例外：嫉妬，傾軋，到處不免。甚至棄俗修道者的長袍下，也掩藏着這些毒瘡，真可傷心！

我且不論這個可痛的事實。一個多同情心，很熱心仁愛的人，時或未能盡入愛德的模範：他的面容是板的，不容易接近的。人家去求他一件事的前，當一再考慮：「今天，如何牢籠他！」吾主耶穌絕對不這樣。

「該當不可思議地好，」這句騷蒙 *Channonst* 神父的話，不得算過。硬性的樹，矯枉過正，才得其正。向囉唆你的人含笑，為討厭你的人盡力，對人家的輕舉，視若無睹，常聽，常助，常恕。不單常要好，還常要顯出你是好的。你能這樣，你已在聖德路上，至少已很近了。

卷三 聯繫律

一 感應的妙理

人人爲我·我爲人人

大半信友有個差誤：他們知道他們是吾主救贖的，到底不知襄助救贖大工的實現，使弟兄們共沐宏恩。

天主欲救贖衆人，到底他的意志，不是絕對的。天主決定他們的命運，並非不顧他們，屏絕他們，和他們的弟兄的意見；到底偕同他們，按照他們和他們的弟兄的意見。

救贖普世的大工程，是天主的自主權，我的自主權，我弟兄們的自主權的合作工程。我的自主權最要，我弟兄們的自主權次要。換句話：各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翁。他的弟兄們，在

一定的範圍內，也是他的命運的主人翁。

我們現在要列論的，是那最後一端。超性界內有條法律：衆信友休戚相關，就是我們所稱的聯繫律。

物理學裏的連通管，爲我們是個好比喻。合於基多的衆人彼此合一。連通管裏一管的水面被動，別的管裏都有感應。

落入一管裏的滴水，可使別的管裏的水上升。任何管裏的水下降，別的管裏的水，同時也下降。個人關及羣衆，羣衆關及個人。我們當中，沒有一人是孤獨的肢體。假使他脚上拖着腳鐐，全體就感不便；假使脫去了，全體就得自由。

個人的一切善功罪過，能使全體受益蒙害。

我們入世的那天，我們就有使人近天主或遠天主的能力。有形世界裏，一粒原子的移動，可以牽動別的一總原子。超性世界內，結合於基多的我們，能扶助人，或妨害人。人家的救

靈問題，和我能發生關係。

天主當以不可少的救靈方法給人，這是一條公理。洋溢的聖寵，使這些不可少的救靈方法，獲得效果。這些洋溢的聖寵，每自羣衆的功勳得來的。既然，各教友是基多妙身的一個肢體；全身的健康，能影響肢體；肢體的健康，能影響全身。

普世救主，是耶穌，整個的耶穌；所以首領肢體，一併在內。所以他，妙身的首領，首負其責；我們，妙身的肢體，次負其責。他是大救世主，我們是小救世主；到底我們實在是救世主，有想不到的救世能力。

我們當深悉：不但我們自己，得沾救世宏恩，得到聖寵的奇妙推動；我們還能是他人所以得到救贖，得到聖寵的原因，或機會。我們不但所以承受天主的恩寵，還所以灌輸聖寵於他人。人有需要，天主聖寵遲遲不到，我們可以加以催促，可以

使天主的神力更透澈，靈魂的接受更爽快。我們能使天主得到更大的勝利；總而言之，我們不但是被救者，也是救世者。

對於拒絕天主聖寵的靈魂，天主的失敗，是浮面的。一個靈魂拒絕到底，公義之日一到，一切當入正軌，惡人的債，都當償清。最奇妙的，天主往往用人們的自主權，粉碎人們的自主權。一個靈魂拒絕聖寵，假使天涯地角，有個人為她祈禱，為她克己，為她犧牲；定有一天，她的壁壘，行將打破。白石有了一條裂縫，一粒地下的麥種，將來能突破障礙，開花結果。

這粒聖寵的種子，是那裏來的？當事人，也每茫然無知。到底天主洞澈無遺。假使這個奧謎，一旦揭破，不是一個快心之舉嗎？

假使我們有一個活潑深切的信德，我們將見許多聖種，在

超性界裏交織着。一切自由的行爲，是偉大的。它散播種子，一剎那間，可造出一個花花世界。

一個更精細的比方：自然界裏的聲波，可從萬里外打進收音機，報告消息。超性界裏，也有無形的，強有力的音波，可以直進人心，驅逐黑暗，使之豁然開朗，充滿生氣。

播這種超性神奇音波的工作，本不限人。自然大賢大聖播的音，更能收效。到底一個，好好祈禱，好好工作，好好活命的教友，用他的祈禱事工，也能拯救許多靈魂。

人家稱頌建築師，工程師們的膽識，興起凌雲之閣，跨江之橋。到底不識那些更偉大的建築師，工程師，藏頭隱面，在無形世界裏，添新復舊，苦幹基多妙身的建築。

那個任務，可及得到它？完成基多，完成基多的工程；使基多的聖寵，發生效果；使我們的言行，變爲開拓天國的助

手。天主是寬宥之主；我們當相幫他成全他的大慈大悲。我的
一個祈禱，一個犧牲，望空飄去，盡頭處，一個靈魂得了天主
的寬赦；一滴寵露，潤澤了一人的靈魂。我們當相幫天主完成
他上智的行程。我的一個祈禱，一個犧牲，向上升去，升到冲
霄的燈塔頂上，把開關一開，黑海裏的航船，就得打破迷津，
誕登道岸。

世無廢物

到底，人類的污濁，何加於耶穌的血？什麼都不加，因為
耶穌的血，是個無盡的寶藏。人類的努力，在開發這個寶藏。
救世主只有一個，我們是救世主的助手。天主欲我們同他合
作，並非他有什麼不能，只爲了他的無窮慈悲。並非他力有不
及，但他很器重我們，願意利用軟弱的我們，做他的股肱，卑

污罪人，得參加救世大工，不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嗎？

在「在基多耶穌」裏，我們說過：各教友當做基多第二。因為在他的生活裏，他當重現基多的思想，的情緒，的愛好，的志願。這裏，我們重提前語，不過取義畧異。各教友當做基多第二，所以當重光基多的奇能。誰能使他的性命，達到最大的聖德；使他的言語，包有最烈的神火；使他的為善之心，佔據最高的地點；使他的犧牲精神，升到最優的程度；使他的責任心，備具最熱的奮興，誰是基多後最大的基多？

或做宗徒，或做叛徒，為我們教友，只有兩條路。各教友擁有救世之能，這句話非謂各人對於救世工作，有取舍的自由。各教友，因為他是教友，不能不參加神聖的救世工作。不參加工作的人，就是叛徒。超性界裏的人，可分兩等，有寵愛的人，有死罪的人。在天主眼裏，別的區別，一如烏有。或生

或死，沒有半死半活的。

假使你是活的，你就爲人服務。假使你是死的，不但你害了自己，還害及全身，使全身缺了一有服務責任的服務員。離身的手臂，已無生命，當埋於地下；無臂的身子，帶着殘疾，也受害無窮。

自然界裏，無廢物，超性界裏，更無廢物，一切能發生影響。一個人或是天主的幫手，或是魔鬼的幫手。

人生於世，所以做天主的僕人們的僕人。爲此，人當相幫他的弟兄，「善盡厥職」。天堂路上，來了一個罪過，路上就發生障礙。基多妙身上，失了一個肢體，身上就感到不快。

如杏未肋 Joinville 述十字軍，論童貞瑪利亞的襄助說：

「假使我們不得罪她和她的聖子，她定要更加幫助我們。」當時回子也很明白這點。「若望愛爾敏 Jean Ermin 趕到達瑪斯

去，路上碰着一個老年回子，老翁喊他并問他是不是教友。他答是的，老翁給他說：你們教友，極當引咎自責。從前我見鮑滕王 Beaudoin 大敗回子：鮑滕王有卒三百，回子有卒三千。現在你們罪惡重多，我們攻打你們，如獵田野裏的走獸。」

這個老翁的話，含有真理。

二 表樣的能力

常立好表樣

我們各人，爲了我們的內性，可以牽動他人：前章業已叙明。我們各人，還可以用行爲來使人感應：這是很自然的。

無論我們在那裏，無形的鎖鏈，常把我們和我們的兄弟繫在一塊兒。我們最小的倫理行爲，能發生影響，那末，我們在稠人廣衆間的行爲，自然影響更大。

一個作家，手揮生花之筆，描寫真理；人家受而讀之，將來幾多人，要接受他的觀念，擁護他的主張，與他同化呢？別一作家的作品，是誨淫誨盜的。那末，若他的書，刊印十萬本，則傷寒症染傳十萬次。被害的人，雖咎由自取，但那個作家，也有當負之責。

或者他要說：我爲個人消遣而作的。這是不可能的。特孟說：「沈迷於紙墨中的騷人，能否忘記將來有人要陶醉在他的杯中？能否傲慢地如把他鞋上的泥土，揚在一個陌路人身上；把他的作品的灰塵，散在讀者的腦海裏？」否，否，他曉得很明白。

對於這個比喻，我很同意，到底我做的事件，並不這樣凶惡。你信大塊的鐵鉛，才能置人於死地嗎？滴水可使杯溢，一針可使血潰，一語可以釀成革命，一個小小的意見不合，可以一發生仇恨或離婚。最大的雪崩，開始不在小雪塊的行動嗎？燎原之火，往往來自一根未燼的火柴。大輪船的沈沒，時由於海中一塊飄流的冰。

一件小事，可以擾亂人靈。靈魂是個很細巧，易感觸的東西。書房桌上的梵亞林，遇到聲浪，就要動彈。靈魂是感覺絕

富的大風琴，一個最微弱的聲音，可使她發出一個繼續至於無窮的回聲。

小孩多閒，靠着橋欄杆，把小石塊，投入河中。水面上，就畫了許多的同心圓周。石塊雖小，河水必跳，河岸雖遠，水面失平，圓周無盡地，一個一個畫下去。

置身於天真爛漫的孩羣中，觀察他們的姿勢，他們敏捷的感覺。明悟初開者，對於外來的事物，自然地，捷如影響地，予以接受。所以和他們接觸的人，言語舉動，都當鄭重將事。誰能切定他在人前的言行的結果呢？若見聞者，是三尺童子，則更難推測了。

若干輕薄人士，一切都做，一切都說，一切都露。孩子容或未能了解，但很能懂得幾點，然後自問自答，推到別點。若他不就去問他的男女同伴，為獲得神秘之鑰，已是不幸中之大

幸了。

人家還想無影響可言嗎？孩子前的一言一行，都發生了影響；孩子的見聞，也能激起他的感應。總之，因為孩子幾無抵抗力可言，一切都能濡染他的官司。燒紅的鐵，在你手裏，你要他怎樣就怎樣。小孩好比紅鐵，可以變成天主的，或魔鬼的武器。

魏斯脫說：「我母親的一個香吻，使我做了一個畫家」，小孩的印象，既這樣深刻，那末，那些不以純潔卓越印象，給予他的人，不是大可咒罵的嗎？

我們在這些小天使前，所犯的過失，將釘在他們腦海的一角。暫時或者潛伏着，到底驚蟄節到，一定要蠕蠕而動的。

為童年，為青年這樣；為壯年，為老年，也莫不這樣。人前我們絕對不得有能陷人於罪的片言隻行。人心深處，都帶着

一種不誠直的，不肯認差的傾向。人家的過失，每能鼓起我們向惡的風浪。蘊着的偏情，遇到外來偏情的勾引，更咄咄的逼人。羞惡之心，那條防惡的陣線一破壞，敵人可邁步進攻。看見人家做，自己就壯了胆。從前不敢想，不敢言的偏情，現在竟赤裸裸地放在眼前。看到作惡者比比皆是，心更放縱了。

幾多人陷於罪惡，獨一的理由，是因爲見了他人犯罪呢？戰場上，一兵逃走，可使全軍崩潰。一人寒心，可使他的同志，失掉勇氣。我們當效法那重傷的兵士：他抽出手帕，不是一爲拭血，却爲塞住他的口，不使呻吟。「不當使同志生畏。」我們常常立好表樣，引人「詣臻聖域，一切勿立惡表樣，陷人於「黑冥影之中。」

聖奧斯定在他懺悔錄裏述；青年的他，和別的青年學子，結了一個團體，從事於一切破壞工作。他給他們提了一個名

字，破壞者。

破壞古蹟，城市，村莊，聖堂，打成一片焦土的敵人，我們對他，怎樣痛恨切齒！那些毒害人心，陷落人靈的破壞者，更可惡，百千倍的更可惡。耶穌說：「一人用惡表來害我小子之一，更好以磨石懸頸，沉諸深海，這個世界，爲了它的惡表，是多患的！」

可是世上，不少用惡表引人犯罪的人！引人作惡，就是做魔鬼，做魔鬼的工作，就是從天主手裏，搶下一個靈魂，或暫時，或永遠置之死地。引人作惡，就是殺害一個靈魂。世上用利刃，興高采烈地，刺入他人心窩裏的人，不很多。到底世上密佈着殺人靈魂，絕滅寵愛的人們！若把肉身去比靈魂，肉身可算什麼？

在旁人身上犯罪的人，能想到他將犯的罪的凶惡嗎？被偏

表 樣 的 能 力

情蒙蔽的他，一無所見了。他的心底裏，恐還說着：「我將悔改，一是的，但是你的從犯呢？和你犯罪的他或她，也將悔改嗎？天主將留給他們悔改的時候嗎？就是他們有時候，他們願意利用嗎？你把一個靈魂放在斜坡上，你怎麼能保他，一滾再滾，不直滾到地獄裏去呢？你，你以為你將自拔。我很希望，可是一定的嗎？你的自恃心，使我心寒。就算你一定得救，到底再一次，你的從犯呢？假使陷入永獄，你的責任呢？」

你太冒險了，兩人共犯的罪是可怕的！你擔當了你的罪，還要擔當他的或她的罪，他的或她的罪裏生出來的罪。一個兩人同作的孽，在你身上要放兩種罪惡，兩種是一定的，兩種至少，恐怕還有別的無數的罪惡哪！

我們無心的行爲

我們在旁人身上的一個行爲，能發生我們意想不到的影響。這點，恐怕少有人想到。

一個巴黎各大醫院的現代大宗徒述：一天，他到一個青年女郎的病榻前：她是一個巴黎大戲院的舞女，現在肺病纏身。她的浪漫生活，把她的健康，在短時期內，完全破壞，在最廉恥掃地的場中，最淫蕩的黑夜裏，睡覺以前，她從來沒有忘記念遍亞物瑪利亞。這件事，是爲了她出學校的當兒，她的一個同學，看見她的女友的險路，就給她說：「請你許我，無論那夜，無論在什麼光景裏，你要念一遍亞物瑪利亞。」她始終實踐她的諾言。在重重障礙當中，神父得走近病人，助她善終，自然首當歸功於聖母，到底那病人的女友，也有不可磨滅的功

績。

那位女同學，一定夢想不到她的舞女女友的得救，是爲了她的緣故。

我們可知：片行隻語，具有使人得救或不得救的偉大能力嗎？我們可知天主對於我們的干涉，頗極關心嗎？我們可知我們日常事工的一粒，能產生新世界嗎？我們可知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切都在我們的手裏嗎？

或者爲使人明白罪惡的遺孽起見，做了下面的設想。一個勃爾東女子，服役於巴黎。她的男女東家都是好教友。一天，男主人接到一疊戲單，給他僕人說：「這些我都沒有用，擲之一炬。」太太要這樣。一僕人接到手裏，自問道：付之一炬！朋友們，同事們呢！消息傳出，滿座騰歡，那個勃爾東女子，獨沒有表示。別的同事們都促她說：「你也同我們一塊兒去！」

下星期日，午後八點鐘，遠處鄉間，一對老年夫婦，在他們的屋裏，坐着交談。「可惜，亞納瑪利不在這裏！她寫過信，想來的！」——她總沒有辦法，不能回來。「——你這樣想吧！——」啊，男主人說過：她將如我們的女兒一般；她不爲外出，一切由我們負責。「——但不知爲了什麼，我每起一種不信任之心。」

老婦有理，夙常純潔的亞納瑪利，現在，在大馬路上，大戲館裏，坐着頭等座位，注視着惡形惡狀的表演。她的主人可知道，她是她的純潔的劊子手嗎？

人家恐要這樣辯護：「我實沒有想到。」沒有想到，這正是你當引咎自責之處。

你果有行動的自由，可把你的未熄的火柴，擲到你所愛的一角裏去，但你假使擲之於紙籠中，將來發生什麼火災，你當

負責。

各人可自由徘徊街頭，到底假使他的衣裝不正，則對於將來能發生的不良影響，他也不能無罪。

看來人的無心行爲的數目，是可驚人的。誰知將來就是現在的實現，而加以注意呢？思言行爲，你所做的一切，將來都逃不出因果律。在世海裏浮沉過的人，對於這個問題，都得侃侃而談。既然，我們的一切行爲，要有苗裔；我們的責任，是在使得產生榮光的苗裔。一粒死亡的種子侵入，將來定要發生一死亡的果實。

無形的產育，與有形的產育，可相提並論。你無一定要結婚的嚴分，到底，你若結婚，你當知道：你所遺傳的，就是你所有的。希望你所有的，是精金美玉，不是舊鐵爛銅。遺傳性的踪跡，或善或惡，或遠或近，是很奇特的。

惡果既生，人每說：「唉，我當初沒有料到。」「你早當料到，」不差，我們只對我們料到的結果負責；到底，我們也當明白：在若干事件內，我們負有該當預先料到的責任。我們不能使我們的一切行爲，都出於熟慮之後；到底，對於我們的行爲，太不加思索了。

智德是個樞德，他的對象，正是我們言行的後果。

推測我們行爲的後果

「人家要說什麼？」這是許多人做事前，每自問的。這沒有什麼大關係。

「人家要受到什麼影響？」這是我們做事前，應該放在眼前的問題。我們當問的是：我這句話，這個行爲，這個姿勢，這個活動，這個明的或暗的同意，將是福樂的動力呢，或是禍

害的階梯？將增人的希望，逆來順守呢？或是令人敗興，妬火燎原呢？這些責任，不是已在聖經裏，明明載着的嗎？一人有愛護他人之職。」

那些冷淡教友，惡德彰聞，把槍彈供給公教敵人；怎樣可算盡了愛護他人之職？這等人，不獨不敬愛聖教，還妨害聖教榮譽的前途。耶穌論茹答斯說：「不如無生」，我以為這等教友，直不如不進聖棧。他們危害聖教，有時比敵人還要厲害。

世人的眼，都患近視。看見信友好，就說耶穌基多好；耶穌基多的道理好，能產生聖德；因而引起景仰之心。看見信友不好，就說耶穌基多，無異於別的教祖；耶穌基多的道理，並不怎樣高妙有效，因而引起輕忽之念。你看我們對於公教令名所負的責任，是怎樣重大的！

若干教友的墮落，若干教外人的不奉真教，大半爲了我們

冷淡，敷衍，古怪的信友生活。薰蕕本不同器；到底在我們若干信友身上，竟反常起來了。早上望彌撒，晚來，進跳舞廳；領聖體去，穿着裸臂袒胸失雅的服裝。望彌撒時，東張西望，講長論短。參加慈善事業，常有損於愛德。頂着基多徒的名，對於基多教會的社會問題見解，或茫然無知，或知而不守。

我們若到處能表示我們是耶穌的真實弟子，恐怕許多人，一早要認識真主。

一天，出外求食去的聖方濟各，向他的同伴說：「我們去宣講吧！」回入院門，他的同伴給他說：「老師，我們並沒有宣講呢？」「我們的表樣，就是我們的宣講。」他答。

一天，一個至肋完內的鄉人，向聖方濟各借匹驢子，藉供長征。「你可是，他說，有口皆碑的方濟各老師嗎？」「是的。」那末，請徵實你的令名，表示好心。因為有許多人信任

你。「我們做基多徒的，當表示基多的精神。」

希望許多人能明了他們能做的善，杜絕他們能發生的惡影響。

帝俄時代，高斯老槐的督辦，對於當簽發的文件，不加細讀，遽蓋圖章。一天，他的一個書僮，在別的文件裏，夾了一個報告，呈請簽字蓋章，報告的內容如下：「我今明白我是個碌碌庸才，謹把我重大的過失錄上。」司刀利比南 Stolypine內閣總理，接到這個簽蓋無誤的文件，立刻下令，把他革職。

簽字在自己罪狀上的人，何其多呢？我們生命史上，若干頁，是用平常墨水寫的；這些，我們也很認識。到底，字裏行間，滿填着用橘子汁寫的文字。這當出諸一隻我們不認識的，到底，萬分凶險的手。拿起來，映着火光裏讀吧！我們當可發現我們重重的無心過失。

那末，人家要說：從今以後，怎樣能安然度生呢！假使做什麼都要緊顧此顧彼，則不是不如絕對無爲的更好嗎？

這也不對的，你用不到瞎怕，用不到自擾！認識我們的爲善能力，不是叫我們自尋煩惱。我們不要怕負責，到底當查明我們責任的所在地，然後，準確勇敢地，把他負起來。

或者，爲在晚年的比辣多，和他的一個朋友間，設想了下面的一席談話：「當你做茹達郡守的時候，在那邊，爲了一個的人，不是有過暴動的麼？」「我已記不得事件的細底，到底一好像那個人自稱爲天上神明之一。」「你把他釘死，可不是嗎？」「這是很可能的，我已不記得了。」

人家能否因在急流中，洗濯血手，不見紅血，而不認有罪嗎！當住流水，仔細看來！那個血色，就要引起你良心的不安。把這句話：「主，懇潔清我於隱惡！」放在你的嘴裏。

你可玩過雪球嗎。我們手拿一個雪球，望外擲去。試看他經過的路程：怎樣有時奔躍，有時停止，有時長蛇似的向下滾去。這個雪球，開始時像不足芥蒂的，到底，他能有利於人，比方做了渴者的飲料，他也能有害於人，比方雪上堆雪，釀成一個雪崩，壓倒房屋，活埋了人畜。

人生在世，有兩件事，爲自己修德，爲他人修福。到如今，我們爲多少人修了福呢！

三 缺罪

缺罪的事實和危險

做事，我們說過，就是創造。可是不做事，也是創造。前邊的產物，是積極的，後邊的產物，是消極的。我們可曾注意過缺罪的影響嗎！

歐戰將終，一九一八年，十月下旬，亞爾釐納二二一救護局，設於賽娛克本羣公署。當時藉以與後方聯絡的路，只有一條。護路人員的責任，就在填平礮彈所掘的窟窿。若干人員，馬虎從事，把樹枝擲入，面加灰土，就算了事。

深夜，我軍進攻德而墨莊，圖越愛耳。我軍死亡枕藉，救護局內轉瞬人滿。第一輛救護車開出，等了好久，不見別的救護車開來。一人家將永遠不來運送我們嗎！一傷兵的嗟怨聲，

慘不忍聞。主任醫生，急遣人騎自由車前往探問真相。他的報告是：「這是很簡單的：離這裏不遠，路被梗塞。美國的一輛礮車，陷於填補不堅實的路中，現在正苦於不上不下。一直到翌晨，路才通行。許多兵士，因不能及時運送到傷兵醫院，加以施救，都做了壯烈的犧牲。」

某個哲學家，述一個工人，爲了所做的鐵棒裏，夾了一根草，重行鎔化的緣故，天使告訴他：怎樣因此，一件大不幸事得以避免。他的鐵棒，本當放入鐵橋的結構中。因爲他不很堅固，當一聯隊兵士走過的時候，鐵橋行將解體，而六百壯士，將或溺死，或壓死。

個人的疏忽，能引起非同小可的影響。守夜的兵士，不盡職守，可使敵人偷營。工人建築不堅，可使棟折屋倒。醫科學生，假使現在敷衍求學，將來學識不足，傷害人命，也難逃其

責。

有時我們缺的過失，不單關於人身，還關於人靈。不單關於私益，還關於公益。不單關於國家的生存，還關於公教的生存。

當法國鬧着修會士被逐和政教分離的當兒，公教信友，一味忍氣吞聲，無積極的表示。結果，敵人爲所欲爲。一九一〇年白里安總理，用着嘲笑的口吻，向右派說：「你們果然提過抗議，但這還不足。」

大家都知道：這是爲了大多數投票的人，臨時棄權。在法國，有投票資格者，共一一兆半；到底棄權者幾一半。咎由自取，你看可惜不可惜！

做違禁的事，人家犯罪；不做當做的事，人家也犯罪。每晚省察要式裏，有下邊幾句：「嚴求諸己，當日得罪於天主，

或以思，或以言，或以行，或以缺，密審其習惡而痛斷之。或以缺，就是這裏所稱缺的罪過。

別的罪惡，省察的時候，人都知道注意。缺的罪過，人每視若無睹。爲什麼緣故呢？因爲缺的罪過，不著形跡，無從捉摸。

或者擬了一個告解式：「我認承：聽道理，聽而不聞；公教古今作家，太不認識；公教教育，絕少注意；在家裏，沒有古新聖經；像我這樣的好教友，深夜陪聖體的人，從未念過全部聖經，或一部整個的耶穌聖傳。我認承：把聖寵只當一種避雷針看，不當作一件禮服，一種保障，一種珍品看。祈禱的重要，爲我直等於五點鐘的茶，甚或還不如。」這個式子裏，實含有若干真理。

教友生活裏，往往缺少灼見，缺少大量，假使我們真要誠

實的話，當把信德誦愛德誦予以刪改，「吾天主，我信爾殊不堅固；我愛爾，只以半心，半靈，半意。」

人家謂風德納肋 Fontenelle 說過：「假使我滿手真理，我一定不肯輕易開放。」唉，能播散光明，福祉，德能，而不肯播散；周有生民，而不肯幫他們生活，那太殘暴了！

這裏當分別一種負有特別責任的人：「我把你交於依辣爾家，使你做他的領袖，光照他，保護他；」和一種負有普通責任的人：「一人有愛護他人的職責。」

在前兩種光景中，或出諸狹義的義德，或出諸純粹的愛德，人家的責任，自然各各不同。到底，都具有重要關頭。

我們不但對於我們所知的，有當負之責；對於我們能知而不知的，也有當負之責。我們不但對於我們力之所及者，有當負之責，對於我們力能及而不及的，也有當負之責。天主要同

我們算我們所得的成績，也要同我們，算我們能得而未得的成績。
缺

罪

實在，缺一個善行，不單是一個善行的生存問題，也是別的能隨之而起的，千千萬萬善行的生存問題。你直接阻止一個善行，一句善言的產生，你簡接阻止了從此能產生的許多善行善言。你不言，不行，你直攻擊那些需要你的一言，一行的人。在你後面留着一條血路。

絕少人想到這點：他們的疏忽，在無形世界裏震盪着。假使方濟各沙勿畧辜負了他的使命，亞洲的公教史上，不是要缺了最光榮，最偉大的幾頁嗎！假使路得不反叛，歐洲的公教生活，當如何發揚呢？人每嘆息天主國的不臨格。我問負有促進天主國的人士，是否及時到場工作。救世大廈的落成，端賴信友們的合作。二千年來，基多不停地工作，但是切實同他合作

的人很少：或罷工，或偷懶，或敷衍，不一而足。最可痛的！若干教友還未能明白對於救世大廈當盡的義務；若干一等的工人，負有建築救世大廈特殊使命的人，也未能熱心從事，甚有阻止進行，加以毀壞者！

拉肋蒙神父給受他培植的傳教士說：「若干靈魂，天主決定：要用我們去予以救助。假使他們得不到我們，或我們不盡一好我們的責任，這些靈魂，將得不到救助。可惜想到這樣重大過失的人很少，我們將來要怎樣報告他呢？」

我們缺罪的影響，在現世，已每是很利害的；在來世，更不知怎樣。人家每怪唐東把許多無功無過的人，推入他的地獄裏。切實地說來，自有檢討的餘地。但是，這也是很奇怪的，公審判日，耶穌數惡人的罪，都只數缺罪；「我饑，你們沒有給我吃，渴，你們沒有給我喝：」五樣罪名，五樣缺罪。

罪 缺

無疑地，吾主耶穌，並不數惡人的罪，也並不抹殺別的罪。到底他對於缺罪的特別注意，也可以使我們猛醒了！我們急當改正我們的視察力！

缺罪的猙獰面目，惡毒影響，假使我們從生育和教育兩方面，做個檢討，更覺有予以揭露的必要。

若干做父母的，敝屣神聖的婚姻律，只求快樂，拒絕責任；和性命玩耍，殄滅性命的結晶。他們可知：歪曲了天主的計劃，又妨害了基多妙身嗎？

世上少一個人，有什麼大不了？你想少一個人，真不過少一個人嗎？不，實際上，有了那個人，傳種接代，子子孫孫，絡繹地繼續下去，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前途是無限量的。樹秧摧毀，何來參天大樹，更何來青枝綠葉，青枝綠葉間的纍纍佳菓。一人被害，千萬人隨之犧牲。你看那個凶

手的罪惡怎樣？加音殺了他的胞弟亞伯爾，天主責斥他說：「血聲向我呼號着。」血字在原文裏作多數。這句話是什麼話，為什麼血字放在多數？加音只殺害一人，到底性命錄上，實塗去了無數生人。

雛鷹第四幕，德青年公爵，目睹浩浩無垠的華格拉平原，凝思着，追憶他父君的重重戰場：幾多慘死的將士呢！幾多埋在地下的白骨呢！忽見白骨起立，高聲對他提出抗議，咒罵那領他們到這死地的人。青年公爵，大吃一驚，冷汗滿身。

華格拉平原上的犧牲者，果人山人海；但婚姻平原上，爲了什麼殘暴的主義，也不知犧牲了幾多光明燦爛基多妙身的肢體！

這些缺罪的影響誰能持籌清算呢？天堂上缺了幾多聖人！聖教會裏，缺了幾多信徒呢！

缺

罪

多俾亞說：「主，你知道，我娶妻所以給你一個，直至世

末，歌頌你聖名的後嗣。」這真是天主的意願。裴常 René Bai-

nia 的障礙說部裏，李美來夫婦間的談話，是極有趣味的。李

美來先生給他的內子說：「我們故意減少義人的數目。」

不但奏凱的教會，受到影響；戰爭的教會，也大受損失。

放眼乾坤，司鐸欠缺，修道的士女不足。聖教的需要，逐日增加；各教區領袖，高聲求助，人靈呼飢，當幹的事業如雲。稼穡多，人工少，可不浩嘆！

生育寥寥，那裏去找修道的男女呢？司鐸是個乘數，希望信友家庭，遵守基多的誠命，善盡生育之職，能盡量供給我們超性的乘數。

教育上缺罪的成績，也很可怕的。教育，法文稱 *Edugner* 照字原學，解釋領出，助升助長。假使兒童不受教育，萬不能

盡好他的使命，滿足世上的需要。教育而不及天主，不及萬有真原，隨你教育如何新美，總鑄成一個大錯。在無神教育的眼裏：髣髴天主問題，是個純粹的信仰問題，不入哲學，不關實際的。

付洗的時候，主禮的神父，當叫領洗的童子念信經。「我不知道——你在學校裏學什麼？——脊骨動物！」——二十年前，我講聖教要理時，問聽衆：「誰禁止偷盜？——城裏的警察。——人死後怎樣？——復爲枯骨。」

最可痛的，這樣的答案，是人家故意做出來的。「不當強迫兒童的良知，他長大了，他自將選擇。」

心理方面講來，這些原則是差的。念書聽講，總要念些聽些東西進去。你說：兒童年到弱冠，將自行選擇。這是一種欺人的把戲，他早已揀好了。你不使他聽公教的正理，他早已聽

缺

從了他的肉情私慾。聽過公教正理的人，還不易做好人，那對公教道理，茫然無知的人，更望塵弗及了。

罪

若干父母每強辯說：「人家教他的，並不多。」是，到底人家不把他當知的好事，盡行教他，就是一件惡事。

這裏我們並不攻擊公立學校的教員，個中不少對這缺點，表示扼腕的。我們所攻擊的，就是那種殘缺的，貧乏的，偏斜的，抹殺天主的教育。

做教員的人，不單是一個有智識，能教授的人，還當是個在學生身上富有潛移默化，吸引力的人。或者說：「做教員的人，是有福氣的。這些門內的征服者，確是世界的主人翁。」這句話，並不過分，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征服人靈，獻於天主，或予以天主，怎樣的責任，怎樣的榮耀呢！到底，手觸無窮深處，只播上幾點沙粒，不淋以玫瑰

花雨，豈不是一件憾事？

一個小心翼翼的教員，每恨難免於遺缺之過。怎樣當言而不言，不當緘默而緘默，可用別種語氣而不用，言一真理，而未能澈底，關一謬說，而未能洞燭，那深明教育責任的教員，常常輾轉不安。

至於一般被迫或樂於隱藏真理教育的人，更不可以道里計了。某個小學女教員，臨死前說：「我不過是個散播空麥粒的播種者。」這句經裴常 René Bazin 手，而成不朽的話，大可描一寫缺罪的面目！

下篇 救靈三法

卷一 外動法

一 播種者的使命

慷慨的熱忱

「一人出去播種……」

我們所做的一切，思言行爲，都是種子。這些種子，都要結果，但或結善果，或結惡果，各各不同。

人人是播種者，到底一般優秀的播種者，先聲赫濯，壯志軒昂，爭往隴畝之中，披荆棘，斬蔓草，大動犁刀，劃來井井的阡陌；在晨霧中，在烈日下，滿握地四面散去。

開你們的茅塞，放大胆子，立起來，載欣載奔地，向一望無際的西疇而去，做偉大的，神聖的播種工作吧！

芸芸衆生，大半是氣量狹窄的人。激昂慷慨的美德，真不易找到。『只要找得優游活命，人家與我何干？』這種自私自利的思想，幾籠罩着整個人類的腦袋。

『他人的福樂，他人的憂患，他人的救靈問題，這是我當關心的。』作這樣想頭的人，佔着渺小的一分。

晨曦初放的當兒，看到那些帶着神秘的色彩，背着滿袋種子，在田野裏躑躅的人們，恐怕你要詫異，你要問：這些人，究懷着什麼怪胎，當大眾還擁被做南柯好夢的時候，獨冒着寒風濕霧呢？

請聽他們的答案：『人當有服務的犧牲精神，我當做這等人，那裏有事，我就那裏去。』『到底，這是苦的。』『沒有

關係，我們生來，豈是只爲坐吃的呢？這是苦的，正對我胃口。」

慷慨的眼，看得清楚，絕不模糊。宗徒的脚步，常向高遠的目的地踏去。他心裏包着一顆熱烈的火星。人家說：「聖女李全德 *Brigitte* 一天看見魔鬼發顯。問他叫什麼。『我是冷的結晶。』魔鬼答。」

魔鬼是冷：他不愛，只識恨。宗徒佩有天主的徽章，一身都是火，且只知愛。因爲他愛，他有無窮的野心，渴欲征服世界，不達到目的，不肯放手。哥德之言：「毋委心於人寰，人寰如一訓練不良之犬，總無出息，」不能阻止他的雄心。那個魔鬼的產物，——爲我主義，——他完全置諸腦後。世界爲他，並不是狗，並不是狼，到底是當獻於基多的靈魂集團。

若干人士，心滿意足，絕無慾望：唉，他們真是可憐虫。

就是或者有什麼希望，也是卑不足道的。歐戰時，某少年的話：「在我心頭上，我覺有一個奢望，和偉人的夢想，」可使他們驚訝。

這少年的話，過於浮誇。我們所論的事業，並不是海市蜃樓之屬。梯山航海的冒險精神，和拯救人靈的宗徒精神，涇涇渭渭，不容混合。

我們願重行申明：尋求活一貴族的溫柔生活，要在不妨害己身的條件下，甘讓全球坍塌的人，是不幸的。

我們的志願怎樣？假若我們不能立對，可問：我們的志願，是向那方飛的？青年的願望，每像暴風天的鷗，時而直上青雲，但不久為疾風所阻，降到浪潭裏，找個棲息之所，更可嘆的，或竟插足於海岸上，海水遺下的腐爛叢中。

幾時天朗氣清，他們的願望，像結隊飛行的候鳥，輪流打

頭，一條線，衝破天幕，精神奮發，越飛越遠，彷彿已找到了熟路。

向那邊，那邊，無窮遠處，慢慢兒飛去的願望，總歸不見了，但蛛絲馬跡，還可推測。最要緊的，究在堅持到底，向青天高遠的一角進行。

不知倦怠的飛將軍，老郎·茄鹿氏·Rolond Garras 做俘虜一後，從瑞士逃回，重度他的航空生活，直至殉職才止。他每喜於更深夜靜，同志們酣睡之際，按圖研究大陸間的交通空路。他研究，他感到特殊興味，時刻過去像秒分。人家有時發現：終爲睡魔打倒的茄鹿，埋頭案上，兩臂還緊抱着世界地圖，如在夢想裏，還繼續搜尋着。

澈底的見解

慷慨的熱忱，是做宗徒的第一個長處；第二個長處，就是澈底的見解。

在基多身上，宗徒的見地，比常人的見地還要進一步。最使他注意的，是救世大功的少成效。他明瞭：伸着兩手而死的基多，是爲衆人的；到底爲許多人，救主的寶死，竟似一無所用。

那邊，黑暗的獄中，許多靈魂，正在吃無盡的苦；每天死亡的手，又送許多人到那邊去。每秒鐘死去四個圓顛方趾之倫，被選者幾人？假若被選者怎樣少，何用耶穌來救世，死架上，作全燔之祭呢？

宗徒的心，就想到加爾瓦畧山頂，懸在十字架上，歷三小時的苦耶穌。耶穌爲衆捨生，罹盡萬苦萬難。近在咫尺，珊瑚特

隆的別一面，橄欖樹上，那個自縊死的人，彷彿對他說：「的你救世功績，我都不欲；你傾流的血，爲我毫無用處！」可憐的茹答斯聖瞻禮六的自殺者！可憐的怙惡不悛的靈魂，一隊的第二個茹答斯！

一個靈魂·研究救主的妙蹟越深，則他的救靈神火越切，救靈工作越遠，而研究的興味越濃·

一株葡萄樹，活釘於滿染紅血的木柵上，是一回什麼事！

耶穌向福女 *Baptista Varani* 保弟斯大華拉尼說：「我心內的

苦，是無數無窮的·我是以衆信友爲肢體的妙身的頭·許多肢體被大罪已砍去，將砍去·那種刑罰，從犯人身，把他的肢體，活活硬拉去呢？想到那些爲大罪拉去的許多靈魂，或暫時的，或永久的，我真心如刀割，痛苦不堪……你當知道，斬去一神肢，比斬去一個肉肢，痛苦更利害，因爲妙身比肉身更高

貴。你不能懂得我所講的痛苦，這痛苦常賡續着，且難以數計。只以遭永罰的人講，已不知若干從我妙身斬去的肢體了——這個基多妙身的創傷，當如何使別的完好的肢體，下一掬同情之淚呢！

主，懇你憐視那些被擊落的肢體！請矜憐他們，也矜憐我們！我主，我要頌揚你，但不欲一人頌揚你；我欲愛慕你，但不欲一人愛慕你；我欲吻抱你，但不欲一人吻抱你。愛天主，就是欲衆人愛天主。我欲用勸導，幫助，祈禱，講解，慈善，溫良，多多益善地，把淪亡的靈魂，從新納入你的妙身。主，願衆人在光明的統一陣線上，向你唱：我靈讚頌吾主。

那個生活的肢體，無疑地，深自慶幸着，但可知大樹之下，橫着不少的枯枝嗎？樹身上的千創百孔，表示樹枝離樹身時的罪跡。怎樣去醫視這可憐的葡萄樹呢？怎樣去把生命的精

液，灌進已死的靈魂呢？

一個天真爛漫的童子，看到秋風掃下的敗葉，不勝憂痛，一葉一葉，收拾起來，想重裝於不死的樹上。宗徒髣髴這樣，滿想收拾淪亡的靈魂，一一嵌入基多的妙身上，填補基多的創傷，復還死者的性命。

我們怎樣能硬着心，袖手旁觀；無價的祭獻，頻遭顛仆。這萬萬不能！救世大功，是無窮豐美的；所缺的，是分播這恩澤於人的宗徒。我們怎樣不去做宗徒？

我們當這樣心切救靈，務使想到一人，自然就來下邊的問題：「他可有寵愛否？」繼上去的，就是我們的祈禱：「假若他沒有，天主，請就付給他；假若他有的，天主，請常保持着。」

可憐，幾多教友，懂得聽大氣中，絡繹不絕的哭求拯救神

形的呼號呢？呼號紛紛，聽者寥寥！

每分鐘裏，不知多少聲浪掠過碧空！誰去留心呢？只有備着收音機的人，才能明白 S. O. S. 救命救命的呼聲——外教者的呼聲，被誘者的呼聲，跌倒者的呼聲，傳教士求援的呼聲，千鈞壓肩的司鐸的呼聲，孩童啼飢號寒的呼聲，吾主沉痛的「稼穡多，人工少」的呼聲，——每不過耳邊風，打不到人家的一耳鼓。

宗徒有他的强有力的收音機，他有他的心，從他心裏流出一個銳利無比的眼力，無遠弗屆的耳力。

如斯德·來尼愛爾 *Just de Bretennières*，幼年時，愛在家園裏，挖沙成穴，貼耳靜聽。「你可聽到什麼？」他的母親問他。「我聽見中國人喚我，」將來的致命聖人答。

怎樣我們可忘掉本篤十五，一九一九，十一月，三十日，

論傳教區內傳信的通牒？自然，不獨外教同胞不認識天主，就是我們教胞中，真正認識天主，熱心事奉他者，恐也不多。

假若負教育使命的父母教員，不單慷慨地捐助傳教區，還諄諄爲他們的小子，講述不認識基多的人的不幸，他們將如何更明白做教友的福氣，將如何神火滿腔，做耶穌的忠實弟子，做宏宣福音的遠方宗徒呢？

二 救靈的渴願

宗徒的憂傷

慷慨，灼見後，宗徒還要有個大無畏的精神。這樣，才能得勝重重障礙。這些障礙，外來的，——若方濟各沙勿畧遭西班牙船主的拒絕，——不及內來的——英雄氣短——更可怕。

見解明朗的宗徒，同時見到人靈的困苦，和工具的微弱。許多靈魂，自甘淪亡，我何人斯，怎樣能普渡衆生？偏於惡的——自主權，堅如鐵壁，我怎樣能予以動搖？一衆宗徒，都感到「綆短汲深」的情緒。

幾時奇聲打動聖女若翰納的耳鼓，告她當做的事業。她答：「我是一個可憐的女子，我不知騎馬作戰。」天主叫熱肋米亞接受先知的職位，他苦求收回成命說：「呀，主，我是

誰？我絕不嫻於辭令，我不過是個童子。」直至天主伸手，許以幫助，才告結束。依撒意亞先知也有同等的感想：「可憐的我，那壞了：我是兩脣滯鈍的人。」天主把塊紅炭，放在他的嘴上，才得息爭。

「梅瑟，梅瑟，——火焚的荆棘叢裏，一個聲音喚着——你快去，我遣你到法勞身邊去，圖救依辣爾子民出埃及。」梅瑟戰慄不安，冷汗滿身，格格地答道：「我是誰，怎樣可到法勞前去，做這樣的大事呢？」天主再三勉強他，不夠，又發了兩個——聖蹟，壯他的胆，才算了事。

一般地講，工作開始的當兒，沒有什麼大不了；經過了若干時間，才發現填不滿的海，感到疑慮。

夢想之時，什麼好夢都做到：炎炎心火，爲天主國，慾望無窮。乘長風，破萬里浪，願長征至地角天涯。行見人山人海。

的聽衆，凝神壹志，傾聽福音。

年方十六的青年，洋洋灑灑，滿口基多的聖訓，唱着「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的豪語，負起責任，自以爲：「因我，人們將見·真理，就是基多·我將到處宣傳，他們要信我的話。」

比辣多置身真理前，還問「什麼是真理」的態度，使他氣憤·聽到釘耶穌放巴拉巴的呼聲，他要挺胸而前，予以理解·他深信：假若羣衆不聽他，他的個別的指導，必見成功。

同這個羣衆接觸後，人家開始懂得：當有一個澄清的，滿貯信望的，久經苦煉的神火。

這個羣衆，是怎樣可憐的呢？對十足醉心於利樂的擾擾羣衆，你能做什麼？你手裏的一節聖經，怎樣敵得過，光怪陸離，落英繽紛的電影廣告？怎樣能截住羣衆到腐化大廈的去路

呢？

你可知道：工人手裏的報，奉勸他們驅除天主細菌，把閉門羹饗天堂的騙子商人麼。念這種報的人，數以億兆計。這樣的真空裏，常生的聲浪，怎樣傳得進去呢？

一個巴黎的青年女工，目吞她的同志借給她的小說，你信在這薛濤的紙裏，她可找到怎樣守好第六第九誡的南針嗎！唉，那些千千萬萬的青年女工中，能不沾瑕玷者幾人！夜來，你若走過燈光暗澹的大街小巷，幾多不堪入目的形狀呢！

無疑地，也有好人在。我們且不論那些基多的忠實弟子，山園裏的撫慰天使。到底別的人們呢？

那些鼾睡的，那些正在討價還價，幹出賣靈魂工作的，那些嘲笑聖經真理的，那些誹議真福八端的，那些只愛藝術的古銅象牙苦像的，那些取消馬槽苦架，別創一新基多教的，你想

着他們嗎！

唉，假若你有醒蛹的技術，使閉於今世繭裏的靈魂，想到後世；使習於近視的信友，放開眼界；使缺少超性推動力的人，生出無窮的欲望；使麻木不仁的人，得到深刻的刺激；總而言之，使斯世卑鄙的語言，化爲光輝表著，痛快淋漓的文章！——耶穌基多的絕妙文章。

「你們是小天主」的重担，壓在各人的肩上；人雖不疑，但明了者尙不多。或者說：「我當負全部斤量。」不錯，他已懂得衆領洗者有參預天主本性的責任，領洗者爲盡這個責任，雖赴湯蹈火也不辭。我們都知道：天主當整個地在衆人身上，但是天主所佔的地位很少；在許多人身，竟不佔絲毫。

一天，拉高而代而，給蒙帶朗倍爾說：「人對人作福的能力，怎樣薄弱呢！一切憂苦當中，這是最大的。」我們只有坐

觀人羣，走過我們身邊，去求樂，尋空幻，入地獄：一個微弱的呼聲，在這漩渦裏，有什麼用？

有大用。亞拉皮有句俗諺：「你不能做天上的星，你做家中的燈吧！」新近有件事，可以證明：微弱的臂力，依靠主佑，足以轉動塔燈，光照洋海。

一九一一年，四月一八日，美島 Belle Isle 概爾陶尼斯 *North* 燈塔的守者，擦燈時，忽覺不適，只得臥床。最近的鄰居，在兩杆外。在場的，只有他的妻子和四個小孩。她急忙去侍奉她的已入臨終狀態的丈夫。忽然，一個小孩喊道：「媽，燈不轉了。」這是爲了守者不及放好自動機緣故。兩個長者，一個十歲，一個七歲的小兒，整夜在塔頂上，從九點到早上七點，用他們的弱指轉動燈火。

汪洋大海裏的旅客，可知道那放光燈塔上的犧牲者嗎？做

宗徒的，都當記憶這稗史裏的傳教士。一日他在更深夜靜中過某城，行到一場，忽得天主默啓，就停着，一人在黑暗裏演講，久而方去。好幾年後，一個前陷於罪，今已成大聖的人來看他。這個人向他述：昔者，一夜，當他往見他的從犯，討論殺害他的仇人的當兒，他在黑影中，聽見一個聲音，正在講當寬免仇人和殺人者的永罰。這個聲音，把他驚醒。因此他不但一去殺他的仇人，反去同他講和。——這在——他說——某日，某城，某場，——傳教士聽了，拜謝天主仁慈不止。

不單我們卑微的行爲，是一種救世工具，我們力不從心的嗟怨也是，且恐比較更有力。

莊稼熟了，一望無際。何來一把銳利的大鐮刀，在銀光裏，割而臥之於地呢？工作緊張，你肯來幫忙嗎？

天主的工人，不用怕！天主愛小鐮刀，愛那當埋身麥叢，

偻腰屈背去運用的小鐮刀。天主不問你工作的量，只問你工作的質。天主不計你所割的麥穗，只計你所流的心血。你的大量的犧牲，就是天上倉庫裏，最寶貝的東西。假使他要斐然的成績，他早已到手了。假使他要割盡莊稼，一個天神，振翼一搖，就告成了。

田園的主人，自信若干宗徒的勞苦，比他剎那間能得的大勝利，更加光榮，更有價值。

短視淺見的我們，只憑成績，估量一切。一個得不到勝利的將軍，是個不中用的將軍；一個不得使學生考試及格的教員，是個不中用的教員；一個讓他的被保護者受處分的律師，是個不中用的律師。天主的估量標準，並不這樣。自然他欲我們竭盡心力智力去求成功，爲他增光。到底他頒賜賞報的標準，不是我們所得的成績。他重心畧跡，爲他失敗裏的屈辱，

和勝利裏的光榮，可以相提並論的。

失敗還算勝利，這是無形世界裏，獨有的奇事。你要救那個沉溺的人，你游泳而前，可惜已不及了。在俗目中，你徒費心力，在天主的聖目裏；你的行爲，自有它的效果。這個愛德的興奮，從物質方面講，是個失敗，從倫理和超性方面講，是個光榮的勝利。一個肉軀果淪亡了，到底爲了你的愛德，若干人靈，已得躍出旋渦。我們的行爲的真實估量器，是無形的。

爲天主的光榮，我們切望全部速即成就。假使我們的肉眼——看來，一無所成，我們可追念基多和十二位宗徒所得的成績。自聖教創立以來，天主神國的發展，能盡如人意嗎？

人家要說：天主在他的宗徒身上，縛着一根麻繩，阻擋他們做事，毋太多太快，一如他看他們情愛的犧牲，在他們的成績之上。

試看方濟各沙勿畧：他到處散播真光。四十二歲的他，踏到中國邊境，滿想深入，把這碩大無朋的疆土，劃歸耶穌君王。不料忽被惡寒熱打倒。到底誰能說：三洲島上垂死者的志願，不及巴拉完或馬拉罷海濱，付洗過多，晚來臂酸者的奔波更能光榮天主呢？

宗徒不能把他整個的志願，付諸實行，每中路而止。到底他的熱忱，大彰天主聖父的光榮。他的好心，是一種不可磨滅的潛勢力，暗裏常進行活動着。

張網捕魚，起來空空；你不用懊喪。好日臨頭，二五三尾大魚的奇蹟，不難重現。

宗徒的鎮靜

那末，憂傷的宗徒——救靈者，——永不能破涕爲笑嗎！實際

上，深明基多妙蹟的宗徒的苦心裏，常保持着鎮靜的態度。憂傷策動他，並不壓迫他，擾亂他。

在他的救靈工作裏，他可碰到雲霧：敵人的揶揄，友人的冷淡，自身手腕的欠靈，但是一點信光，就可使雲消霧散。他常牢記着保祿宗徒的聖訓：「爲愛天主的人，和照主意受召的人，萬事都歸於好。天主要被召的人，肖似他的聖子。」

三種條件決定被選的人：聖寵的質量，一；接受聖寵的程度，二；負救靈責者的合作，三。

明智的宗徒，在他的工作裏，一點沒有寒熱病。熱烈鎮靜的他，竭心彈力，使被選者，在質量兩方面，蒸蒸日上。

爲建築他光榮的大廈，基石以外，天主只要平正的石頭。做宗徒者，聽了這種論調，可以使他的熱心，波平如鏡，但並不使他麻木。

他對於天主的預簡，只知其根於天主的仁慈；對於人的自主權，只知靠着主佑，一個小小的努力，可使足夠聖寵，成爲有效聖寵。

天主只在他的預簡領域裏，需要宗徒的合作。宗徒既不知工作成績間的比例，「我已做足了，」斷不能出他的口。他常常抱着無窮的渴望。

比方宗徒在他人身上，盡了工作之能事，但所得甚微。他不用憂傷，只要他保持着他的工作園地，依舊希望無窮。

假使傳教士的努力，收效無多，他首當捫心自問：是否同天主密切契合，是否着實捐離世物，是否活着一個熱切的內修生活。

屢次，爲了救靈工作，犧牲內修，鬚髯內修拋棄救靈工作之謂，救靈工作和內修不能並立的。上邊兩個假說，都無根

據·對於第一假說，下章當予以駁斥·對於第二假說，我們當鄭重申明：有了熱切的內修生活，才能發生豐盛的救靈工作。

實在救靈工作無他，就是把活泉裏吊來的活水，灌輸於人靈上·聖多瑪斯說：「把瞻仰所得的，供獻於人。」這句話的精義，是很明了的·內修就是吊水；救靈工作，就是灌水·先吊水，然後能灌水；吊水越多，灌水也越多·

不含活苗的話，不能產育·一個熱心宗徒的話，因為含着天主的靈氣，能得到驚人的成績·

一個千創百孔的苦人，橫在你的足前，你只說了幾句空話，試問你能減輕他的病痛嗎！假使論到一個瘡痍滿身的靈魂，那更糟了·神工架前，跪着一個心頭鹿亂，滿腔疑雲，趑趄不前，惶恐萬狀的靈魂，神父若不能對症下藥，予以天主的慰問，豈不是件傷心事？

聖事雖自有其內在的聖寵；以行，以助，以慰，以起，以堅，以救；到底行聖事者，假使是個虔誠的宗徒，從他的嘴唇上，將落下別的能致遠，能薰陶，能感化的金言。他的隻語，所言無盡，爲了他的一句話，一個重要堅強的志向立了。他的話能使人心曠神怡，他的話像醫生的太陽燈，光線射到，病以消除。

這種話的生產地，就是祈禱的跪凳。人靈要宗徒給他在天主，在基多身上，自己所看見的。那末他只有在熱禱中注視天主，注視基多。這裏所說的注視，並不是什麼出乎尋常，不可思議的，却就在使天主的事理，在他神目裏，演得更活潑，更熱切，更生動。

在意義方面講，下面兩句：基多的臨終痛苦，和曾臨終痛苦的基多，沒有什麼大分別。到底首句着重基多的痛苦，次句

着重痛苦的基多，在我們腦海裏，掀起的波紋，各各不同。

一個活潑的靈魂，能使超性的事理，龍虎般的驤騰。書冊上最絢爛的文章，講壇上最雄辯的言論，假如天主聖神不予以動心的能力，一點也沒有用。

只有一個深密的內修生活，能使至理明言，得到勝利。聖經論聖斯德望說：「滿貯神力的他，舉行靈異。」爲行靈異，我們也當充滿神力。

祈禱克己，是救靈者的秘訣。假如一個施散超性真理的宗徒，能不拘形跡，崇尚實際，視紅塵如敝屣，愛人靈如赤子，多徘徊於聖體龕前，時時追念山園苦架的妙蹟，定可期倒海排山，打開鐵石之心。

這樣的宗徒，恐未能議論風生，但語語珠璣；他的緘默，也是生命之言。聽者雖未必完全動心，但若干受良心刺激，瞥

見真理的人，勢將傾向這金光披身，痛哭流涕，向他們表示憫憐，伸直雙手，把神糧，分給他們的宗徒。

吸引人靈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切願養活他們。流汗血的宗徒，才能有工作豐滿的希望。

主耶穌，求你憐視諸宗徒的熱望，憐視他們的苦心；使他們能了解世人的痛苦，能神妙地用吾人菲薄之言，施播神慰，一起死回生。希望他們力不從心的慘痛，買得多做的能力；他們自覺無能的哀情，變為他們才能的代價。

主耶穌，你對於憂苦者，能予以相稱的安慰；對於愚暗者，能予以相稱的光明；對於匱乏者，能予以相稱的扶助；求你憐視你的自信無能為的宗徒！使他們的奢望，和實現無日的憂慮，不單不使他們灰心，反使他們更能振作精神，埋頭苦幹。

三 有救靈職業者

聖召不夠

人身上，各肢體有它的專職。耶穌基多的教會裏，各人有當盡之職。衆人能否肯定地說：他們在基多妙身上所佔的地位，是天主所要的地位。我們把我們的性命，每匠心獨運，不徵求天主的同意。你能否肯定地說：天主絕對無意叫你做個以救靈爲職業的人，做個司鐸，做個修士。

若干掉頭不顧的客人呢？他們的耳鼓上，屢次吹到邀請的聲浪，到底爲了聲浪的和緩溫柔，他們竟置若罔聞。若干聽到邀請，答以一個諾字呢？

格拉德利 Grady 在他的「我信哲學」*Philosophie du Credo* 裏說：「我信天主掩蓋着公教鐸品，有意減弱他的光明美麗。」

假若人家得見他的真面目，做司鐸的人，就要太多了。」這幾句話，在一定比例內，可以貼於精修聖召上。

或者到一座避靜院裏來，爲解決：「我欲做宗徒，當往那裏去？」拉高爾代爾 *Lacordaire* 的第一個弟子依巴利脫雷格大 *Hippolyte Régnerat* 二十歲的時候，去行告解，承認他初領聖體以來，從未領過這件聖事。他的罪過在願意法國的敵人，多多遭難。他每天給童貞聖母說：「求你賜我看清天主聖意，認識我的前途，俾得多能爲善，多能引人進聖教；俾得極其潔淨，極其謙遜，極其仁愛，極其活動，極其忍耐。」

現在各地缺少聖召，原因何在？天主不叫嗎？不，原因在許多人，塞着耳，或聽而不聞。童鮑斯各 *Don Bosco* 論他一五十餘個所屬機關裏的三十萬童年或青年說：「我對於青年，有些經驗；其間三分之一，藏有聖召的種子。」這幾句話，是對

優秀份子發的；就是在這個假說下，恐離確數還遠咧！

不要懂錯，拒絕鐸品或精修聖召，就是顯亮確切的聖召，本來並不犯罪。一個邀請——聖召——隨怎樣迫切，總不是一個命令。「你願意嗎？」不當和「你該當」混為一談。幾時拒絕聖召，能有罪呢？幾時你灼見拒絕聖召的結果，是失落靈魂；到底，這個光景，不是尋常可見的。

一定的，拒絕一個着實的聖召，可使靈魂失去特寵，納之於比較不適宜的環境中；那末自然多危險了。救靈的聖寵為他——仍不缺，不過他很易辜負聖寵。

拒絕聖召，不單害及個人，還害及羣衆。從你個人方面論，若你留俗，你將得救，我還能同意。到底那些本當有待於你的人，誰去救他們呢？

假使你接受聖召，許多人勢將巨躍曲躄。你拒絕聖召，他

們將垂頭喪氣。天主把他們的天堂繫於你的犧牲上。少了你的犧牲，他們的救贖，當賴天主非常上智的亭毒。

許多靈魂的下墮，或少受聖寵，誰知不是爲了缺了一個宗徒？假使多了一個宗徒，恐許多靈魂就要得救哩！你是一個預算中的方法，你竟逃避！天主自然總不感困難。但是一千九百餘年後，這個世界上，耶穌基督，依然識者甚少；加爾瓦畧上的血，依然沒有大用；聖棧裏的羊，依然寥寥無幾；飲水思源，歷代的逃避者，當也難逃其責。

天主對厄則濟亞先知說：「人子，我把你給於依辣爾家做看守，你將傾聽出於我口的話，而向它轉言。假如你不警告惡人，勸他離開罪路，俾得常生；這個惡人將死於罪惡中，我將向你的手算他的血賬。假如你警告了惡人，他仍不離罪路。他將死於罪惡中；你呢，你至少可救你的靈魂。」

到底，你將說：「難道我是我兄弟的看護嗎？」絕對的公義方面說來，你果不是。上面的一段經言，是爲以救靈爲職業的人的。這裏，我們也並不論公義的責任。

天主叫你做個生產者，你偏要做塊不毛之地。天主叫你做燈台上的光，你偏要做斗下的燈。天主叫你做塔頂上的鐘，你偏要做抽氣機上的一塊鐵，請一想那些嗷嗷待哺的人！

十世紀時，腦威平原上，幾個隱士，樹立一隻鐘，鐘上刻着一喚歸浪跡者。一浪跡者逐漸環鐘而居，這塊地就是現在腦威京城，高彼那格。

召集羣衆，喚歸迷途者，這是宗徒的使命。救靈魂的神聖工作，就是只救到一個，也值得犧牲一世。一靈在前，能救而不救，這是何等可痛的疏忽。

又假使能救而不救，只害及一人，或者尙可不計；到底我

們的疏忽，往往害及千萬人呢！惡的影響，一如善的影響，是無盡的呢！

拒絕鐸品或精修聖召，我們豈不害及那些不知不覺中有待於我們的人嗎？爲了我們不肯入天主的堂奧，他們恐永將坐於塗炭。

許多人企踵望着！或者要問：「你是當來的人嗎？」假使你畏葸不前，則他再當坐待他人！

聖召是一種犧牲

幾時吾主耶穌問宗徒們：能否同他共嘗苦爵，他們答道：「能」。只有天主能把剛毅，賜予救靈的豪傑，俾得躍出戰場，馳驟於槍林彈雨之中。

離鄉背井是什麼？就是開始死，和自己所愛的一切作別。

就是永遠拋棄種種境地，愛物；許多像一文不值的東西，却能使人依戀纏綿，不忍釋手。離鄉背井，就是離開最能繫人的家庭。『不能忘的家庭，見我初年滋長！』

快要離別了，在自己家園的曲徑上，踏着昔年孩童的足蹟，作最後一次的巡禮；在幾經慈母培植的玫瑰枝上，摘來一朵鮮花，夾於護書裏，一張照片的旁邊；用着滿貯離情的眼，一周視各房中的鐵床搖籃，追念愛者的生死；關他自己的，從此他不將再開的房門。讀書，工作，祈禱的息影所，幾許情思呢！臥床之側，某某夜跪在一個祖母或一個姊姊所贈的大苦像下的祈禱，當怎樣動情！看到飯廳門上，暗淡的階級鉛筆線，他就記得他的身體長大的過程，和他的聖召的第一個呼聲的年月日。這個時候，在他的眼裏，涓滴之物，都成珍寶。

棄俗精修前日的一個女子寫道：『最無謂的東西：我的可

以隨意佈置的臥室，我的聖水缸，直射我床的陽光，桌上臚列的照片，都要束縛我。我很難斷絕，到底我當斷絕。」

或者問一個安老會修女說：「你離家進會時，帶了什麼？」——打手巾，俾得盡情哭泣。」她答。

聖女德肋撒述她二十歲棄俗的往事說：「我最後一次跨過家門的當兒，我所覺的苦，當過於將來我臨死的苦。」

那個辱罵戴「餛飩帽」修女，或穿黑長袍修士的俗子，可知他們當懷有多大的愛德，才能離開世有，專務精修救靈魂？

心碎，果是離別之苦的一種，但是還有一種色彩更深，而激烈性較遜的痛苦，——這也是當注意的一點，——將來的性命，還是一個謎。人家明瞭拋去的一切，到底還不知將來的一切。

人家對於擬擇的地位，應有相當的認識，庶幾他的行為，不是冒昧的。人家仍有許多不知之事，庶幾他的全燔之祭，是

很可貴的。天主將向他要求的一切，沒有人願意盡知。我們祇需認識天主的好心宏量，就夠了。

這裏，我們可見天主上智亨毒的奇妙：一方面，他不欲滅弱犧牲的肅殺性，使人靈立更大的功勞；一方面，掩隱着犧牲的面目，使人靈毋乍見而生畏後退。

天主的手腕，是溫柔的；聖召的光明，是暗淡的。試看耶穌怎樣招了他的宗徒。湖邊，街旁，他所用的程式，是常常同的：「你來，跟我！」來！那裏去？跟我！做什麼？基多不肯明言。「到底，主，你願意領我到那裏去呢？」「你來，跟我。」仍沒有詳解，沒有細關節目。

換言之：他的呼召，是很明白的；呼召的面目，是暗晦的。

天主給亞巴郎說：「離開你的父親，你的家庭，你父親的

屋舍！——爲到那裏去呢？——到那我將指示你的地方。——天主在這一線之光上，願意將來逐漸加以別的應時的光線。

天主給若瑟說：「起身，逃往厄日多！」——「留居至何時？」——「直至我告你時。」——當行，瞭如指掌；作客的時間，一點不肯吐口。

聖女若翰納的使命也這樣。「你去，天主的女兒，你去」——到底去做什麼？這個女兒不知底細。她知她當動身，去見加祿王太子，此外，一切是黑夜。關於多來肋 Fourelles 冷斯 Reims 公比哀月 Compiègne 盧昂 Rouen 的一切，她聽到的妙聲，一概不提。

近而求之，幾時我們聽到天主促我們修德的呼聲，呼聲是清晰的，進德的程度，每是模糊的。神光照我們靈魂的程度，逐漸進升。

英國詩人戴尼生 Tennyson 述他能讀書前，習漫游海濱，

聽大海的吼聲。「我聽見一個聲音，他說，在風中講話。」他終生對於那邊那邊 Far away, Far away. 兩句話，感到不可思議的興味。

各種聖召，開始都差不多這樣：一個聲音，在風中喚着，人信聽見它呼着，它把一個不知名的世外桃源，那邊，那邊，一放在人的心裏。人若望得到那個渺茫的世外桃源，先當拋棄他所有的一切。呼聲是清晰的；「一起來，出去，前行。」人靈能一時表示猶豫；但是上面幾句話裏的一句，將來催促他。人家還不知道當往那裏去，到底明知當就動身。

一般不明心理的小說劇本，每視修院爲失意男女的避難所。未免差了：當知入院精修的人，大概獨具慧眼，生有一種傲骨，自小感覺花花世界，卑鄙齷齪，不能滿他們的雄心，於

是一鴻飛冥冥，一直撲霄漢穹蒼。

對於那些壯年棄俗者，人每嘖有煩言；「他們已飽嘗世故，」不堪濁世的納悶，出而尋求清淨的空氣，這是很合邏輯的。傍晚的工人，可和清早的工人，受同一的酬金，我不知其有什麼可責之處。

責備壯年棄俗的人們，對於精修的青年，也有話說：「他們不識世故人情。」他們雖不識世故，但認識天主。認識了天主，還有什麼不足？你爲什麼，一定要他們認識別的東西呢？

暫時他們自然未能預料將來的種種苦況。這是出於天主體息的慈心，怕他們驟遇狂風，勢將傾覆。你看耶穌的培植聖伯多祿，是逐步來的。「我去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去；你後來要跟我去。」若望的這幾句話，不是很隱的嗎？「幾時你老了，你將伸你兩手，或者要縛住你，拖你到你不願意去的地

方。『路加的這幾句話，比前更清楚了，但仍罩着雲霧。總之，天主只要人知道，他的路是苦路，並不肯把苦路的詳情告訴人。』你們能喝我的爵，領我的洗嗎？』耶穌的態度是到處一致的。只要如此，已足使行者寒心，到底苦中，自有樂趣。

應召者的樂趣

天主的事情，有時神妙莫測。聽他招呼行的人，覺着樂；拒絕不行的人，反覺苦。

de la Sizeranne 舒士辣納先生，在他的「盲目姊妹」Les

Soeurs aveugles 裏，有下邊一段話：「結婚前夕的志忑，比發願進會前夕的志忑更多。試思一個青年女子，在那付身於一個不識男子的剎那，當如何躊躇不安呢？」

當行不行的人，天主不肯輕易放他過去。新經上記載一個

少年，以得常生之道問耶穌。在耶穌的答案下，「他悵然而去。」

相反，那輩跟從耶穌的人們，如何興奮？就以有宗徒聖召的人而論：播散福音的快樂，神形哀矜的快樂；相幫靈魂和耶穌基多，重歸於好的快樂；爲臨終者開天門的快樂；因耶穌名被誣辱，被毆擊，被充軍，被殺死的快樂。一危苦之際，容色怡然，一無所懼！」這些快樂，非親身嘗過的聖賢，難道其萬一。

想到他就是神產的寶庫，擁有刷新世界的妙力；想到他的一句話，一個姿勢，懷有造化的能力：聽他話，得他指揮的靈魂，可以活，可以復活，可以生，可以復生；看到罪惡墳墓里纍纍的白骨，和辣匝祿墓前流淚傷心的耶穌，俯念自己就是天主所以起死回生的工具；看到徬徨歧途的亡羊，知自己就是

耶穌善牧的大使，天主的天神。救世之爵雖苦，但是它的吸引力，仍是偉大的。

世上的快樂中，沒有一個可比得到宗徒的快樂。宗徒的快樂，在獲得真理。實在幾時天主把這個特寵，賜給一個人，只要在瞎子面上一吹，說聲開，眼就開，眼簾上就映著萬妙千奇。世界彷彿日里閣路上，臥在血污中，向善心撒瑪利人，苦一求救濟的旅客。宗徒的快樂，也在播散真理：因為眼睛開處，心弦易聲？從前他還不知愛的對象，現在才明若觀火。這個愛情，浩浩淵淵，轟轟烈烈，火荼之勢，一往無前。

唉，爲什麼，這樣的大戰士，竟鳳毛麟角呢！爲什麼到處徵求開闢或維持葡萄園的工人，工人竟找不到呢？

主，開大衆的目吧！開那具有心肝的人的目吧！引起他們慈悲的熱忱，披簷戴笠。慨然犧牲一切，往西疇操作！

你讀這幾行的人，請留心你靈魂上所聽到的聲音！恐怕你的前途，還未劃定！你正想決定你的大事！假使你在這幾分鐘裏，覺得你的心弦格外緊張，說不定就是天主在前，請你往別一更高妙的世界去……

卷二 祈禱法

一 它的因果和條件

祈禱的緊要

隨你宣講的工作，怎樣廣大，怎樣深刻，總不能打破時間空間。聖方濟各沙勿畧周遊各地，勸化了不少的人民。但是打開一張世界地圖，巴拉完 *Paravars* 海岸，瑪拉婆 *Malabar* 新加坡，日本的一角，和別的六個海邊區域，可算什麼？人家說：經這位東洋宗徒付洗的共十萬人，到底單在他死前遙遙望見的中國境內，便住有四萬萬人民。

汲深綆短，爲之奈何！可幸我們有個不受限制的救靈方法，就是祈禱救靈。

散播信種的宗徒，常感到祈禱的重要；首爲使他們救靈的言行，得到強烈的酵母；次爲使他們的田畝，肥沃可耕。

或者神火滿腔，看到苦海裏的蒼生，每悽愴嘆息，願身爲慈航，予以普渡。但病魔纏身，環境不許。你可知道祈禱救靈的方法嗎？你有了這個方法，什麼你都能做。

辣彌愛爾神父說：「世界不行。幾時我們願意，就是幾時——我們願意祈禱，它就行。」這句話並不過分，實很準確。衆人的宗向是永福。在天主的計劃中，永福並非是一階級的專利品。賈爾文的學說，是可咒可罵的：「世人早已分爲兩營：天主絕對欲拯救的人爲一營，天主絕對欲責罰的人爲一營。」

不管人的自由意志，遽予以永罰的處分，有害天主的無窮仁慈。耶穌不是爲了衆人的救援死的嗎？加爾瓦畧山上的被釘者，死時兩臂向左右伸着。任何投入他懷抱的人，他都一律收

受。聖教會的使命，在訓誨萬民：「你們去，訓誨萬邦。」假使一部分人，無論如何，一定要下地獄的，則何用去辛苦呢？拋去理論，回到實際上來。現在，人中實在在天堂路上的人若干！誰能說：死下去的人，都得享面對面的福氣呢？誰能說：現在地獄空空，或至少從此將無下墮的人呢？那末，天主普救衆生的意願，不是一句空話嗎？耶穌救贖普世的慘劇，不是太不值得，有些不可解嗎？

答案是很簡單的。天主欲救贖衆人，却不欲無人而救人。救世之功，是件最偉大最普遍的合作事業，是件同時關於個人公衆利益，具世界性的公共事業。

聖奧斯定說：「造你不用你的天主，不將不用你救你。」請申言之。

天主不將不用你救你，一解釋：天主救你，需要你個人的

合作和同意。二解釋天主救你，需要你的弟兄們的合作。個人的得救，衆人有分。

怎樣個人的救贖修成，關於大衆的合作呢？這個道理是奇妙的；到底也是一定的。聖保祿宗徒的幾句話，可以相幫我們，稍稍懂得這個妙理。他寫信給第莫得說：「一切的一切前，我勸你爲衆祝禱轉達！這是好的，又中樂我們的救世天主，他願意衆人得救，衆人得識真理。」

那末，祈禱和救贖聯起來了：祈禱爲衆，救贖爲衆。既然天主，叫我們用祈禱參加他的救世工作，則天主的救人意願，和我人的合作，不是沒有關係的。

天主普救衆人的意願，要求他把足夠的救靈聖寵，賜給衆人。天主並不吝惜聖寵，到底許多人辜負聖寵。聖寵內包有一切當有的能力；到底人的自由意志，拒絕使用。

明瞭了這點，我們可以明白：怎樣人家的祈禱，可以助我救靈·聖寵在前，接受與否，我猶豫不決·這個猶豫的原因，或因我神光暗淡，或因我神力薄弱·人家的祈禱，可以加強光度，增厚力量·

保祿宗徒正勸我們要有這樣的愛德·「我們當祈禱，因為我們要救贖衆人·」這句話就如同說：「天主仁愛志願的實現，不但關於當救者的自由的合作，還關於已在救命船上的人們的祈禱努力·」

人每嗟怨：世界上外教人太多·捫心自問，我們信友當負一部分責任·「世界不行」祈禱既是使人回頭的最好法門，我們若誠心祈禱，世界即行·吾主耶穌嘗叮囑聖女瑪加利大說：「你祈求吧，一個義人，可得千個罪人的寬宥·」

救亡之業，非個人的事，到底是萬衆合作的事·我們也可

說，救世之業，是基多一人的事，不過基多，當作整個的基多，就是基多的妙身解。

我們每人是基多教會的一份子，基多妙身的一肢體，在救世事業裏，各人當盡力參加，負擔一部分工作。

並非衆人都當往遠方去開教，到底衆人都當參加工作，使基多妙身，及早發達完全。爲這件事，人人有力，無拒絕的理由。

一個年方二十的閨女寫道：「我很明白：我心的跳動，關係普世。我有浩大的志願，欲重整世界。我天主，從清早到黑夜，從黑夜到清早，我爲萬世萬國的人民，尋覓，追求，敬愛你。」

別一個往見會修女的見解：「沒有一個神光，沒有一個聖寵，我不欲公諸天下。」

普世蒼生中，我們儘可隨興所至，另注意於某靈魂，某階級或某區域的靈魂。生者死者就是一個自然的區別。我們各有各的死者。煉獄深處，無能自拔的人們，昂首望着我們；墓誌銘上，刻着死亡的歲月。這個，我的至親，已候了四年，那個我的好友，已候了六年了；到底，我未嘗設法營救，讓他們涕泣哀傷。我們如同被佔區域裏的兵士，我們日見鄰居接到信件郵包，而我們自己，從我們的親戚處，一點都接不到。我們雖死，我們並沒有絕滅。我們雖不和你們同居，我們依舊存在。——請你們矜憐我吧！至少你們做我親友者！」

我們也有我們的活者：我們的恩人，我們有責報謝的人，我們所害的人，我們有責賠償損失的人。還有我們懷愛的人：父母，兄弟，姊妹等等。

到底訂定祈禱的目的，並非限止祈禱的領域；紀念若干

人，並非忘却其餘的。不當單爲自己祈禱，也當爲親友祈禱；不當單爲親友祈禱，也當爲普世衆人祈禱。

某個大學教授在一九一三年，六月二五日出版的「公教大學教授」刊上寫：「在我一刻鐘的電車行程裏，我爲我的同車者，念在天亞物·每人一遍·郵局商店裏，等待的時候，課間休息的時候，路中奔波的時候，從事散播祈禱，不是一件易舉的好事嗎？爲這個，念一遍天主受享榮福於天；爲那個，念一遍申爾福天主聖母；爲某人，念一遍伏求聖神降臨，或者最便當的，不斷地念亞物，這樣可以賠補三四十個冷淡者，或三四十個罪人的缺失，也可以增加每天置於天主臺前的花束。」

這個教友的祈禱，是真基多徒的祈禱，他常關心世界的救贖；他不斷想着人靈的需要，和自己的祈禱的妙力。他用祈禱信德來發揮他的愛德。他知道：他的一遍亞物，可使對方或得

到超性性命，或保持超性性命。他又知道他和陌路的人，都是同一身上——基多妙身——的肢體。

祈禱的條件

世界的被救受聖，全靠聖寵；聖寵的得來，首靠祈禱。到底，這個强有力的工具——祈禱——斷非爲了它是：我人的呻吟和動作；到底爲了這個呻吟和動作，合在那獨一大祈禱者的無窮朝拜，無窮頌揚，無窮感謝，無窮補辱的緣故。

耶穌基多是人類的惟一中保，失了他，無救贖的可能。爲此，不繫於基多的一切，——祈禱不能例外，——絕無救贖祝聖的德能。相反，爲了我們屬於基多妙身，我們上徹於主的呻吟動作，就是基多的呻吟動作。

幾時天主降恩寵於朝拜哀求的民衆，先落於基多妙身的頭

上，而後及於妙身的肢體。『吾主耶穌基多的父親，是當受讚美的，因為他在基多身上，賜了我們各種天福。』這是二段保祿宗徒致厄弗蘇教友信上，開始的幾句。

實在，幾時我們祈禱，祈禱是我們的，到底祈禱的價值是耶穌基多的。正如依撒格所說的：『聲音是雅各伯的，兩手是厄撒烏的。』祈禱有外表和實際的區別。

世上只有一人，能相稱地頌揚天主。這人就是他的鍾愛之子，耶神基多。爲了我們同這個奇人，合而爲一，聖父也懷愛我們。他所視的是我們，他所見的是耶穌基多。我們的祈禱，經過基多的祈禱後，就基多化。幾時升到天主座前，天主就認得他的聖子，他的愛子的聲音。

這雙粗糙的手，是厄撒烏的；這個溫柔的聲音，却是愛子雅各伯的。從此我們可以知道：爲什麼聖教會的一切祈禱，都

經耶穌，而達天主聖父。各種祝文的結語，總關到諸聖相通功，我們在基多的性命，我們和基多共同組成的妙身。

誰識了祈禱的真面目，誰再疑惑祈禱的大能呢！那些不知怎樣求，和求什麼的人，姑且不論；我們希望明了祈求的人，務使他們的祈求，極度基多化。

耶穌說：「假使你們因我的名字，求聖父一樣恩典：『求一聖父，因基多的名字，靠基多的功勞，在基多的手裏，這是信友祈禱，當有的態度。這樣的祈禱，行者雖人，效力無窮。且人類祈禱的節奏——假使可以大胆地說，——在基多司祭神妙關係裏，創出一個對天主父，超性性命的新階段。」

彌撒經裏，有個絕妙的祈禱公式：因他，同他，在他。

因他，誰能使我們的靈魂，升到天主前呢？非居於我們心中的神，耶穌的神嗎？單靠了耶穌，我們能切實地向天主說：

「父親，父親。」

同他，「沒有我，耶穌說，沒有一切：」這句話，到處通行，這裏更確。同了他，無所不能；和合於耶穌基多德能內的一點信德，可以移山。

在他，聖西伯利央詮解火窖中三童祈禱的方式，「三人一口頌揚天主，」說：「但是當時，耶穌還未降世，指出他們當如何祈禱。」可是現在，早已經耶穌指出，教會說明了。

實在，一個合於耶穌中保的祈禱的靈魂，當信自己居於世界中心，他嘴唇的每個振動，他心臟的每個跳動，可以扶起命運，整作精神，使癱者行，死者復生。

粗視之，作十字形的兩臂，和所得的勝利，上下啟開的嘴唇，和死者的復活，一個心的跳動，和千里外別一心的重行跳動，鬚髯風馬牛不相及的。不知正當屈膝稽顙，自訟自承，哀

號呼籲之際，天主已被牽動。世界之救，盡靠跪禱的人們。

聖方濟各沙勿畧致書依納爵，謂亞洲的歸化，賴歐洲的祈禱。他付洗，到底進教之恩，得在高恩勃爾和羅瑪。大革命後冷 *Rain* 軍隊裏的一個兵，爲了他媽的祈禱，得改過自新。

「我的兒女們，——那個婦人給家中的別的小孩說，——我們公開祈求，爲若瑟祈求，他現在不得其所。」——這個兵士，是個軍佐，就是將來的華冷神父 *Le Père Varin*

某個青年修院生，在德程上，非常平凡。天主這樣默感某一個隱院裏的修士：「我的兒子，你爲貝勃拉修生 *L'abbé de Pébrac* 祈禱。」他並不認識那個修院生。天主不要他認識他，只要他用祈禱來幫助他。當時貝勃拉年甫二十二，就是將來的奧利愛 *M. Olier* 神父。

一個七歲的女小孩，聽見人家講某個已受判死刑的罪犯，

心裏很感動，怕他不得善終；於是開始大行祈禱，天真爛漫的她，還向天主要求一個允她所求的記號。罪犯臨刑日，她從報紙上得悉：這個無惡不作的罪犯，死前三次口吻耶穌苦像：這是天主給於聖女小德肋撒的答案。

最偉大的傳教士，承認祈禱者怎樣為他們服務。鮑書愛說：「屢次，教導者的神光，來自聽衆的祈禱。」祈禱者是個有力輔弼，輔弼一斷，若干靈魂將失掉聖寵。

維士步隱院 *Le couvent de Vizbourg* 裏修士和一小孩的故事，嘗是膾炙人口的。幾個修士，外出講道，中途一河橫阻。河中雖有一隻小船，可是沒有槳。對岸的聽衆，都面有憂色。忽然，一個年約八歲的女小孩，肩負一槳，從山頭上奔來。他們遂得渡河，但女小孩忽已「杳如黃鶴」了。

這是十三世紀多明我會修士生活史上，所載的一段。我們

將來在天堂上，可以展開各修會，各世紀的救靈史，將見怎樣震古鑠今的救靈事業，每根於晦名隱跡者的祈禱。幾時我們看見在某地表演着光芒萬丈的超性成績，我們可以說，底下一定有個很熱切的祈禱。

祈禱的效力

看雅各伯和天神的爭鬥，聽若干賢者論必得的祈禱，祈禱當是懇切的，命令式的，大胆的。讀聖經上若干強硬祈禱的辭句，人恐容易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某個講道司鐸，勸人祈禱時，向天主示威。多爾的聖人厄老楞不贊成祈禱時，大半信友的鄭重態度；他要人和天主的交談，像人和人的交談，定要他實踐所許，一點不肯放鬆。他說：「你們當絕對地，無理地祈禱。」假使或者對他說：「到

底恐這不是天主的聖意呢？」——這樣，你得不到所求的；這樣，就是你自己找出理由，放天主過去；你反囉唆他：「

出谷記載猶太人，朝拜金牛；天主大怒，梅瑟出來調停。天主說：「讓我去吧，你不要求；你不求，就是你許我予以責罰；你若繼續祈求，我就無法誅罰。」梅瑟堅持到底，不肯讓步，天主終歸讓步。

亞巴郎求天主寬赦罪城的故事，討價還價，真如攤頭上的商人雇客。

梅瑟伸着兩臂向天主祈求，終使天主屈服；依辣爾民大敗亞馬來克人。天主要降天火，燒死反叛的猶太人，亞郎挺身而前，挽回危局。若蘇厄爲得到根本的勝利，在天主前強硬地祈禱。經上載：「天主聽了人的禱聲。」後來厄利亞厄利叟等，先後如出一轍。

在這種生動的描寫下，我們不可忘記神學，不可把假借看作實際。我們當知道：祈禱的效力，不在改變天主的計劃。天主的計劃，是絕對不能改變的。想天主爲了我們的祈禱，能變爲我們的下屬，拋棄他的決斷，收回他的成命，接受我們的要
求，就是承認天主能改變，否認天主的無上大權。那末，就錯
盡錯絕了。

我們論天主，用我們的看法和說法，自然未能完全貼切。洞燭一切的全知天主，在無始之始，看見我們的祈禱，用他的
惟一的行爲，解決各事。

換句話，天主預先規定將來當發生的一切。天主的規定，自然也顧到別的原因，不是盲目的。在那些原因裏，有我們的行爲，我們的祈禱。求天主使某事實現，並非是要天主變更他早已決定的主意，到底是爲使他在決定他的主意時，顧到我們

的祈禱。我們求天主，非爲變更天主，到底爲照天主的聖意變更事物。

這點懂透了，我們就可懂得祈禱的價值。因爲永遠的天主，早已看見我們現在的要求。我們的祈禱，常保持着他的效力。我們的祈禱，早已算在他計劃內。

巴斯加肋說得很好：「爲什麼天主立定祈禱？爲把做原因的榮譽，分給受造之物。到底爲保持他的無上尊威，他把祈禱付於他滿意的人。」

二 默禱生活

辯護默禱生活

智德經上說：「天主放我們在地上，所以使普世平穩公正。」最大的槓杆，就是祈禱。別種方法的勢力，只及一般原因；祈禱的勢力，直及原因之原因。

江河來自源泉，源泉的最大蓄水池，就是高山頂上的水晶宮。我們這個浮動世界，不懂那些晦名隱跡，度默禱生活者，對於救世大業的關係。花伯爾神父說：「現代的人，只信目之所見。」實在，現代的人，對於無形的力量，尤其是對於祈禱，或完全失去信托，或半信半疑。

幾時講到救靈事業，人們就會想到外面的活動。或者奔波

勞碌，席不暇煖地爲人靈工作，人家就要說：這是一個宗徒。不知這樣的人，假若沒有豐富的心靈，也稱不起宗徒。一個年方二十的青年男女，投身苦修院，人家就要表示些不滿：「當此世上工作繁複的當兒，爲什麼要去度這樣無用的生活呢？」

崇尚默禱的修會，真是無用的嗎？聖教初葉，就有守身如霜的貞女隱士，離羣索居，度祈禱齋克的生活。聖教會對於三種修會性命，——默禱的，活動的，混合的，——絕無軒輊。試一讀教皇良十三世致美洲主教的兩通牒，就可明白了。

聖教會常鼓勵，稱賞，重視默禱生活。一翻各苦修院成立時，歷代教皇頒發的綸音，誰都不能稍微否認。假如耶穌的淨配，——聖教會——少了這些專務默禱的修士修女，不是就要缺了——最美麗，最寶貴的裝飾嗎？

我們將來的天上生活，——瞻仰天主的生活——世人少有實行

者·聖教會願意：至少她的若干子女，就在世上，開始這樣的善妙生活·

天主造世，欲從世上，天天有歌頌拜謝的聲波，沖入霄漢·世人大半漠不關心；何來這大批的歌頌，拜謝呢？爲此我們當有專務默禱的修士修女，補我們的缺失，仰合天主聖意·

思，言，行爲的罪惡，把這個世界，弄得污穢滿地·那里去找清道夫呢？誰來爲這個世界求寬赦呢？瑣多瑪臥瑪拉做了罪惡的俘虜；天主欲義人來掩蓋兩城的罪惡·唉，天主並不苛刻：開始他要一百個義人，後來由五十而二十，由二十而十，到底，連十個都沒有·假如有十個義人，那兩個城池，何至化爲灰燼呢？現在的瑣多瑪，臥瑪拉，更空前地無法無天·爲我們的生存，常常有十個義人·這十個義人，一衆有寵愛的人都是，尤其是我們各苦修院裏的修士修女·他們的惟一目的，

在把他們祈禱克苦，壓住天主義怒的天秤。

法國大革命前，在法國約有一萬二千度默禱生活的修女。

敖爾司 De la Gorce 在他的「法國革命宗教史」裏寫：

「幾時人家問她們的修會的宗旨，她們要用簡單謙超的口吻答：求天主。羣衆騷擾，她們祈禱；哲學家執筆縱橫，她們還是祈禱；誣辱的聲音，越來越緊，她們繼續祈禱。她們共同祈禱，她們在房中祈禱，她們用口舌祈禱，她們犧牲偏情，苦撻肉軀，打倒下分，拋棄世愛以祈禱。頑軀雖在房裏，心已飛到無窮高處；做犧牲的她們，光明普照；她們在永遠的偉大鼓動下，舉起自身，又同時舉起世界；她們用着大能，面對面向天主，做贖滌人罪的工作。」

假如進苦修會的人，目的只在救自己的靈魂，那末，人家的責備，還可以有存立的餘地。實在苦修的聖召裏，修身淑

世，是並行不悖的。那些投身隱院的人，並不求個人的平安；到底在用祈禱克苦來，求世界的和平。爲此他們的生活，是很有益於社會天下的。

度默禱生活的人，可以撲滅災難。藹老痛快地说：「假如度默禱生活的人是無用的，則我們屋頂上的避雷針，也沒有用了。——實在一日沒有了避雷針，可還有世界嗎？」

當火燒加帶納城的時候，燎原之勢，可把一切化爲平地。城裏的人，雖努力加以撲滅，總不見效。人家就去把西細肋童——貞聖女，亞加大遺下的一塊遮頭布，拿出來，張在火前，火就熄了。

度默禱生活的人，還可以預防災難。聖女德肋撒給她的修女們說：「你們的祈禱，當以人靈的利益爲前提。」聖女小德肋撒很明白她會祖的意思，她會說：「我欲在天堂上，常加惠

於世人。一她在利齊安聖衣院裏的時候，早已開始這個工作。一個人默禱愈深，則對人家的靈魂，關心愈切。他固目不離主，但是他的觀察，更深遠，更寬大，他愛耶穌的愛情，達到整個的基多妙身。

他懂得天主是萬善萬美之源，看到世人對他的冷落態度，必憂心如焚，更覺當爲世人轉達。若把我公教的苦修生活，當作一種佛教靜坐，只管空想，不顧苦世的主義，那就大錯了。

默禱生活和現代

從理論方面講，默禱生活，固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但照現代的環境，四面楚歌裏的聖教會，正需衝鋒肉搏的將士，默禱生活髮髯不合事宜。終年優游世外，獨善其身，絕不知人世內，正鬧着幾多傷心事：福音講解無人，學生教育無人，貧病

救護無人。不是有些令人無從索解嗎？

你說的都是事實，但是當知：衆人無同一之才，或者可以做模範苦修士，却不能做個童子軍督理；或者能奔走終天，却不能幽居半日。我們以爲隱修聖召，不至妨害顯修聖召。我們又以爲各種聖召來自天主，天主的聖意，我們不當反對。

實在顯修隱修兩生活，不相矛盾，對於人靈，彷彿一種是有用的，一種是無用的。這兩種生活，是殊途同歸的。顯修者的救靈工作，是切近直接的；隱修者的救靈工作，是隱約簡接的，但是也很有效力的。

隱修士的祈禱，可以引起許多顯修聖召，又可以保證直接工作者的優美成績。一切救靈工作——外教進教，罪人改過，冷淡者熱心，熱心者更熱心，——的惟一工具，是聖寵。得到聖寵的最大工具，是祈禱。那裏有極度的祈禱，那裏對於天主，有

極度的影響，那末就有極度的聖寵。

自然許多聖寵，來自聖事的本能，和施行者，不發生關係。到底宗徒的聖德，也是救靈工作，成工的重要條件。聽衆很能看出宣講聖道者，是否一有聖德之人，他的額上，有沒有梅瑟從西乃山上下來時的金光。信友外教人；很迅速地能給你說：一宗徒的道理裏有沒有祈禱。假如道理裏一點沒有祈禱，道理是空的。

那個道理當有的祈禱，誰放進去呢？宗徒自然是第一個。到底假使那些專務默禱的人，再來加入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百的祈禱，宗徒所講的道理，更當如何能直進人心呢？

朋松主教在他的一無形之光裏，述他參觀某隱院的感想的一張，真逸趣橫生。旁晚，他步入隱院小堂，堂中常有爲世

人轉達的祈禱。鐵柵欄後，一個修女，跪着祈禱。人明知「聖體龕子和這不認識的女人間橫着一根活帶。」這帶彷彿連着兩輪，「幾時兩輪之一，開始動，別的就跟着動。」

「我想這個修女的黑影，跪在實力世界中央，她心腎的每個震動，關係人類永遠的命運。從這沉寂的小堂裏，發出神力的輝光，轟轟烈烈，射到無窮遠處。靈魂一同這個黑影接觸，立即跳動。那些才脫離頑軀的靈魂，在這光線的擁護下，喘喘地，到底平安地，足踏永生的門檻，來救世主前報到。」

這個跪橈上的修女，不久就有一個瓜代的同志，來繼續她的事業，把她的祈禱，灌入諸聖相通功的寶庫裏。若無執着什麼公衆利益或自由名義的公務人員，用武力來驅逐這些做必要工作的必要工人，環後又環，鏈環常連續不斷。

真能活動的宗徒，是一個識靈魂的價值，救靈魂的重要，

熱心爲基多吸引靈魂的人。人靈的拒絕天主聖寵，有時是不可思議的。做宗徒者，每當苦心焦思，求所以打破障礙的方法。

方法在那裏？各宗徒個人的祈禱，太微弱，當和以隱修者的祈禱·陶諾少高爾歹斯 Donaso Cordés 說：「我信祈禱者的工作比戰鬥員的工作更強。世界的所以每况愈下，是爲了戰鬥多於祈禱。爲我，隱修生活是標準生活。」

到底戰場上，櫛風沐雨的將士，自然有他們不可磨滅的功績。山頂上梅瑟祈禱的臂，和平原上，他的執着干戈的將士的手，同是需要的。當兪爾斯脫主教，任聖盎博羅削堂口副本堂的時候，Mgr. Huist 寫信給他進拜補聖體修會的姊妹說：「你當信你們的聖召，我不說使你們做成獨一有用的宗徒，到底使你們做成最有用的宗徒。這個觀念，在這教務前途悲觀的背教城裏，常縈繞於我心中。」聖教會的一切職位事業，各有牠的

相對的重要性，不用彼此嫉視。

貝奇 Pégury 說：「這一陣祈禱克苦的波濤，用着你所知道的武器來攻擊我。你可懂得，我的武裝，就被解除，我怎樣能自衛呢？我的聖子，都給他們說了，而且又做了他們的領導」這幾句詩人放在聖父口裏的話，並不與聖道抵觸。

聖父的心，碰到以聖子的祈禱做頭的祈禱，不能予以拒絕。那些把他們的祈禱，在聖體前集中的靈魂是有福氣的。

你追求世樂的夢迷人，你當知假如鐵檻棚後，或臥房裏頭，沒有人為你，代你祈禱，我想你現在踏足之地，早當化爲一條清涼的死海了！在天上發見無名的救世者的時候，我們定要感到一種福樂。

卷三 痛苦法

一 它的道理基礎

各信友能用痛苦做宗徒

都物利愛 P. Chevrier 神父常說：「教育人靈，用言語；拯救人靈，用痛苦。」實在犧牲比祈禱，更能救靈，且祈禱的生殖力，來自他沾着的血跡。單憑祈禱的救靈工作，難進人心。人的自主權，既能拒絕天主的要求，自然更能拒絕人的勸導。只有犧牲是常勝的軍器。

某位神父，在聖維盎納神父前，自怨用盡方法，求歸化他的會口，總不見效。「真用盡了方法嗎？聖人問，你可守過大齋嗎？你可束過苦帶嗎？你可打過苦鞭嗎？幾時你爲你的教

友，沒有受過苦，你不能說：你用盡方法，爲使他們歸向天主。——痛苦是買能力的金錢。

痛苦，——無論有形的，無形的，——是救靈的最妙方法。你要一個證據嗎？請看苦架上的耶穌。耶穌能用的救靈方法，一定很多；工作祈禱外，他又揀了加爾瓦畧山，就是最大的痛苦。

實在，吾主耶穌的任何言行，都是救世的。但他的十字架，獨被稱爲救世工具。聖保祿宗徒謂：「不流血，沒有寬赦。」爲了救世主的血，一切得以恢復。「基多該當受苦：」救世主爲着他聖架上的血，做人類的中保。十字架是基多傳裏最重要的一點。

豎在加爾瓦畧山頂上的救世聖號，照耀萬世萬國。世界上任何人，只要迴日向這神秘的，血跡斑斕的聖山，就可看見山

頂上的十字架，架上血跡模糊，露身裸體，掛着的救世主。他用他左右釘着的手，保護我們，俾得常生。

在十字聖架，還未樹立於加爾瓦畧山上的時候，他的影子，已隱約地，覆庇墮落的人類。古經上，把默西亞的種種苦難，描寫得很仔細。酸醋，苦胆，十字架下，兵丁們的拈鬮決定無縫內衣的得主，都可在先知的預言裏找到。古經是新經的一預像，字裏行間，時可找到救世主的象徵人物。亞伯爾，依撒格，若瑟，若伯，和別的保祿宗徒在他致希伯來信裏所寫的救世主的証人和致命者都是：或者粉身碎骨，遭打遭罵；或者桎梏裹身，閉於黑獄；或者無衣無食，辛苦備嘗。用他們的祈禱聖德，保存了不少的城邑，求免了第二次的洪水。

最後，四千年來，渴望的默西亞降生了。寒山空谷，白冷的馬槽，就是一幅淒涼圖畫。埃及，納匝肋傳教所到的聖地，

如影隨形，苦難到處隨着耶穌。耶穌一生受苦，直至釘死架上。

預定的加爾瓦畧山聖祭，現在已實現了。我們至今沾他的恩澤。人在尋求天主的路上，總要碰到十字架。人家恐怕要說：十字架阻住去路。不，十字架引我們向天主那邊去。

受苦救靈的開山祖，就是耶穌基多。這個救靈方法，是最靈驗的。做耶穌徒弟的人，不得別尋蹊徑。最大的宗徒，往往受苦最多。

宗徒之后瑪利亞，不是痛苦之母嗎？「雙雙苦箭透肝腸」

耶穌是苦男子， *Virum dolorum* 瑪利亞是苦貞女。 *Virgo*

dolorosissima

瑪利亞後，十二位宗徒，也吃了無數的苦。一天，耶穌同他們預言受難說：「人子當吃苦，被司教棄絕，受死刑。」為

使得他們明瞭他們的責任，在肖似師主耶穌。又給他們說：「誰欲跟我，當自棄，背他的十字架。」又說：「你們當牢記：徒弟無大於主者，人既磨難我，也要磨難你們。」這幾句話離耶穌把神權，付給他們的時候很近：「我揀選你們，要你們去結果實，而果實常存。」從上邊幾段耶穌的話裏，可見豐滿的宗徒工作，不能脫離苦難。

還有幾句更顯明的話，可資引証。耶穌對宗徒們說：「你們將居於壓榨機下，到底可以放心：我勝了世界。」

聖教會歷史，早已証明了這句話。枯木青枝，同一遭遇。聖教會的根基是血的。羅馬路上，逃難的伯多祿，向顯身的耶穌說：「主，你那裏去？」耶穌答：「我到羅馬去讓人釘死。」聖教會起初三世紀的教皇，幾盡是致命。

原來，幾時一地聖教格外廣揚，根本理由，定在血上：血

肉的血，或心血的血。『你將在苦中生育』世上一切事業的產生，都循着這個公式。

各信友當用痛苦來救人靈魂

耐苦救靈，不單是個理論；凡是耶穌的真實弟子，都覺到當予以實行。救世主，就是耶穌基多，整個的耶穌基多；所以頭和肢體，都包括在內。那末我們各人，也是救世主。

領了洗，我們就是基多妙身的一份子，就參加他的救世事業，犧牲的救世事業。那些冷淡愚魯的教友，實際上相反這個邏輯。到底着實的理论是這樣的：基多是救世者，基多做救世者，為他的犧牲；救世者集團裏各單位，自然當分擔犧牲。

教友的苦工標準，看來有時太低。或者說：你當克己，因為克己可以保持你靈魂的清潔，避免仇敵的誘惑，養成一種堅

強的性格。或者說：你當克己，因為你犯過罪，你的罪當行補贖。上邊的話都是對的，好的。到底行克苦的人，還可提高標準，為普世的救援祈禱。

救靈的是十字架：基多的大十字架，我們的小十字架。人家習用十字架——救世的工具——稱各種痛苦，實含有深意。

人家為紀念奪利益大佐 *Dienst* 用高爾的木，刻了一座牌坊。雕刻物的寓意，深遠有味。一個大十字架，縱橫幾佔全幅；底下，花崗石裏，插着一堆小十字架，所以表示領袖的，和他的屬下的犧牲精神。

這幅木刻，很可以表示基多，和基多徒共同的救世功績。軍官沒有兵卒，不能打勝仗。基多本用不到我們去助戰，到底，他願意我們做他的麾下，助他進攻。保祿宗徒說：「我在我的肉軀裏，完成基多苦難的缺陷。」他的意思，也是很顯

明的。

一個有寵愛的教友，嘗到一些苦，假如他深明他的救世天
寶，他能且當說：這是基多十字架上的一小塊，具有救世的異
能。

鰲堯 G. Goyau 在他的社會公教裏說：· *Autour des catholi-*
cisme Social 「這個受苦的人，絕對不是被動的。做犧牲品的一
他，有他的動力。被壓倒的他，做了超性界的發動機。他的弱
點，正是他能力的原因。他可同保祿宗徒說：我的能力，正在一
我弱時。畢竟，他不是有些像基多嗎？他從他的苦難裏，抽得
若干救世的種苗，而投之於人類的救贖史裏。」

幾時身坐飛機，逍遙於城鎮村落之上，人家可見林林總
總，莊嚴燦爛，作十字形的大殿小堂，和各鐘塔頂上的十字
架。教友也是天主的聖殿。天主俯視人世，最喜我們象徵十字

架的靈魂。這並不是他願意他的受造之物，吃苦遭難。他的光榮的滋養料，並不在人的罪過產生下來的痛苦艱難。天主原來的計劃，是盡善盡美的，只要一看亞當犯罪前的世界，就可知道。但是天主的愛情，要人類的痛苦，象徵基多的痛苦，得到重大的價值。

天主聖子不斷地用他妙身肢體的痛苦，上獻於聖父，平息他的義怒。復活起來的基多，不能死，也不能吃苦。到底，爲他聖父的光榮，和我們人類的救贖，他願意在他的肢體裏，直至世界末日，繼續他的愛情的苦難。

做領袖的基多，已升到天上去。他的留在世上的活肢體，將做他的替身，繼續他的工作。他們真能繼續基多嗎？基多救世，自作犧牲，則他們若欲真正繼續基多的工作，也當效法基多，犧牲自己。

賠償替代連鎖

搗亂了秩序，爲什麼一定要賠償呢？並且在拒絕悔改之下，懲治式的賠償，又引起新的亂子：一個不出息的痛苦何用？一個爲痛苦自身的痛苦何用？一個不能攻毒的毒何用？這都是現代學者對於我們賠償觀念的責言。

這些責言，並不使我們驚怪。人都怕刑罰臨頭，每攻擊它的不合理，俾得藉以規避。侵犯天主的律法的人，天主予以刑罰，在稍明公義觀念的人，絕不加以誹議。一個淺顯的例子：一個犯家法的小孩，父母予以責罰，誰說父母無理；就是受罰的那個小孩，也以爲罪有應得。

神學告訴我們，在罪裏有兩種成分：非理之樂的享受一，加於天主的侮辱二。任偷享非理之樂和侮辱天主的人，逍遙法

外，這是看天主如泥塑木雕了。天主是慈悲的，不錯，且是無窮慈悲的。到底，他也是公正的，并且他當是無窮公正的。非這樣，他就不能算真天主。那末，對於犯法的人，天主不能不加以責罰。

大半難題，來自我們對於罪惡的觀念太膚淺。試一問大罪是什麼。介於最上最下中間的人，逆上順下：把天主的聖意，壓在私意之下；看天主一文不值，全不在眼裏。犯大罪就是如同殺死天主。這樣的瀾天大惡，如何能讓它過去。

嚴格地講起來，誰犯罪，誰贖罪。到底我們都曉得，在世界上，有條仁慈的法律：義人能代罪人贖罪。假如罪人或拒絕，或不能贖罪，或者對罪犯表示憐恤，出而替代，我不見有什麼違理。在火燬瑣多瑪，臥馬拉兩城前，天主亞巴郎間的一席談話，已可作証代人贖罪的道理，決非空中樓閣。

一部聖教歷史，更富有這種資料。當聖教會分裂擾攘之秋，天主每引起用痛苦贖罪求恕的宗徒。亞未農的事變的平息，賴加大利納瑟納；多明我會的重振，賴亞納毛斯。教皇亞立山大六世的失德，恩理格士修女和聖波爾日亞做了犧牲。依撒倍肋，華利愛而女士，犧牲自己的青春美貌，十六歲進聖女俞爾如祿會修道，一生克苦，終求得了她穢德彰聞的姪女的回頭。

耶穌降生爲人，度了三十三年的窮苦生活，終死於十字架上，爲什麼這隻無玷羔羊，不是爲世人平息聖父的義怒的嗎？十字架，不是個補贖的工具嗎？

我們說過，犯大罪如同殺死天主。爲補贖大罪，也只有死，只有耶穌的死，才能圓滿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爲只有真天主真人的血，才能洗滌罪過。

人間有個連鎖性。吾主耶穌爲救贖世人，自己負了大半責任，又叫我們參加工作，共同努力。世界的救贖，不是一人之事，也不是耶穌基多一人之事。世界的救贖，是基多和世人公有的事業。最微小的一個教友，假若他是基多的活肢體，假若他有廣闊的心胸，能把他的最小的憂苦變成救世的工具。

神學裏的救贖篇，可分兩分：第一分，聖子爲救贖人類，怎樣取了一個人性；第二分，他怎樣要求各人參加他的救世事業。你還可說：第一分論基多的救世工作，第二分論人類的救世工作。你若是個好教友，對於這兩分，都當有相當的瞭解。可惜實際上，明了教友生活責任的人若干？誰想同耶穌基多，完成耶穌基多的祭獻？

爲了許多人，對於這個責任，漠不關心，耶穌要求若干目光四射，氣量宏大的人士，負起較大的救世責任。他要他們用

他們的困苦，做一種更澈底，更光明的救靈工作。

耶穌給德肋撒田納林 *Thérèse Durrerin* 說：「我是公道的，幾時一個靈魂盡了她個人的責任，我把她餘下來的補贖功績，做成我的產業。我再把她的功績，和於我的功績裏，加以我的和我的被選者的贖罪的德能，集成一個最寶貴的富庫。爲了這個緣故，我的被選者，每終生嘗致命之苦。我照我的神聖的見解，加緊工作，增加他們的痛苦。非有千辛萬苦，難使人靈魂上，發生超性性命的種子。」

「窮者之友」修會的會祖嘆道：「不單憐恤人的靈魂，還有寬宏大量的靈魂，都切願用苦工來向耶穌表示愛情。爲喚醒貪圖逸樂，尋求自己適意的靈魂，這些靈魂是需要的；耶穌正在找尋。他既不能在他的榮光的肉身裏受苦，他被愛情刺傷的心，願意在若干靈魂上，抽出恩寵，救活許多睡於可怕的墳墓

裏的人。」

「我們已到了最後關頭。義人們受了許多苦，他們的補贖，他們的哀號，即將打動天主的慈心。到底，爲實現確定的成功，爲使人類的大犧牲——耶穌——得到勝利，需要愛德的志願致命者。仁慈的天秤，正有待於義人們的豪氣。在這個代價之下，他們才可以阻止仇敵正擬發動的大禍患。」

「我們當勉爲贖世的犧牲，俾耶穌藉以完成他的苦難，拯救墮落的世界。」

二 它的心理解釋

抱犧牲精神的宗徒的稀少

祈禱的靈魂，還可以找到；活動的靈魂，更易找到。甘心吃苦的靈魂，實在不多觀。王道上難見王和王后的蹤跡。一切聖召中，犧牲的聖召，最神秘，最高尚，最神聖，最稀少。

苦難當前，人每趨避若不及；到底，世上不缺欣然赴難的靈魂。爲什麼一般的心理外，有這種特殊的心理呢？涕泣谷裏，處處有苦難，人人有苦難，苦難本有相當用途，但是善用苦難的人很少。坐失如許立功救靈的機會，豈不可惜？

人家對一個號哭的女孩子說：「看你的洋囡囡，它並不哭。」她無意中，說了一句很深切的話：「不，假若它是活

的，它也要哭。「可憐，人人受苦，而善用痛苦者寥寥無幾。某青年，患了一種不治之症，寫信給他的一個同病的朋友說：「我有時對來探望我的人們說：我並不可憐；只要人家知道找求天主的所在地，在任何環境內，可以欣樂；我感覺他們輒表示驚駭哀傷的情緒，把我看如一患精神病的人。能瞭解痛苦的價值和需要的人，當是天主特寵的人，當無窮地感謝天主。」教友中有這青年的信德者幾人？

猶太人看基多如瘋狂，外教人稱基多為恥辱。行同猶太人外教人的教友若干！我們可用師主篇作者的語法說，跟耶穌基多到若爾當河，或大博山，和跟耶穌到熱塞瑪尼園，或加爾瓦畧山，是絕然兩個不同的問題。

希望含辛茹苦的靈魂，能認識可能的痛苦價值和成效！又希望她們能明白和於基多功勳內的一個小克己的能力！

假使天主教上智要我做個手足不舉的癱子，我常能說：我受苦；我參加救世工作。暗中祈禱耐苦的人，比福音的宣講員還強。

若干修會會祖，洞燭這端道理，就創立了用潛藏犧牲，拯救世界的修會。耶穌聖心修女會祖說：「別人冒矢石，做實地的救靈戰鬥員，我們是藏於聖心裏的犧牲，將同他，因他，在他，幹救世工作。」

欲人接受苦架，愛慕苦架，看來為天主，也是件難事，因為人類的嫌苦心，根深蒂固，不易搖動。

到底世上，時有以犧牲救靈，傑出的人士。螫堯在他的社會公教裏，論維對爾白的聖羅撒 *Sainte Rose de Viterbe* 說：「隱居的她，不停地自獻，做教會的犧牲。他的一生婉似諸聖相通功的一幕；她深覺她屬於保祿宗徒所說的聖教大團體。這

點使她同時一面非常慚愧，一面非常榮幸。非常慚愧，因為在這七歲小孩的脆弱肩上，她自願負起危害聖教的罪惡的責任；非常榮幸，因為為她，她的人生價值，在屬於聖教會。她對於教友間的連鎖性，自身和聖教集團生存的相互關係，已有細到早熟的觀念。」

最奇怪的，一個生在攘斥通功信條，辨駁教裏的教友，亞代肋崗女士，也有相當的言論。妙齡的她，久纏惡病，痛苦不堪，死時不過二十五歲。她說：「我信：甘心忍受的痛苦，能大有益於我們。我信我們還能進一步：若把我們甘心接受的痛苦，合於耶穌的痛苦裏，我們可以在一種不可見的疇範內，促進美善，打倒凶惡的最後勝利。」她又說：「我既不能實現我的理想，至少我欲把我的實際理想化。」她對於利用痛苦的觀念，何等高超；定可以把她的實際理想化。

到底，對於痛苦，公教信友給我們的觀念，更美妙確切。三個青年子女：瑪大肋納，魯意士，加老利納克來孟同做祭台上用的布類雜件。三人當中一個，在她們的本堂神父，日常所用的聖盞裏，夾入一張便條：上面寫着：「吁耶穌，我們三人，願意像你，和同你吃苦：你動手吧，不要顧恤我們！在我們身上，清償你的公義，寬赦拯救可憐的罪人吧！」

特孟氏 De Muna 著的昨天和今天的戰爭裏記：在未肋本的養病院中，有四個女子，看到她們未識真光的家庭，心裏很難過。一她們一無所有，把她們的性命，每個題了一個花名，做成一隻花籃，供獻於聖母，求賜這個特恩。她們從此自稱百合花，蘭花，玫瑰花，真珠花。這隻花籃子裏的花，逐漸凋零，最後輪到的是蘭花。」

艾主教 Mgr Gay 在他一八七十年，十一月五日，給他姊妹

的信裏，論教皇庇護九世的遭遇說：「這一切只有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天主爲了不斷上升的祈禱祭獻，將予以縮短。」爲證明他的話，他又述了一件事：「在斯脫拉斯步爾，有個女孩子的和青年女子的工場。初領聖體的日期既到，隔夜，好幾個當初領聖體的女孩，有意把自己獻於天主，做法國的犧牲。人家就玉成了她們的志願。第三天，一個礮彈，落在她們的屋上，死了五個，傷了五個；傷的五個現在還病着，很勇敢地擔當她們的病痛。」

女工這樣，男工也這樣。來翁亞爾滿肋氏 Léon Harmel 叫他的工人們，在工廠小堂裏，每主日於舉揚聖體後，念一段極精采的經。我現在把牠頭上的幾段，錄在下面：

「吁我天主，罪人們，每天用他們的罪惡，盡其所能，損害你外面的光榮福樂。同時他們對於自己，作了一個——假如你

「不予以幫助——無法解除的孽。」

「因得你的，我們將永遠讚美的，慈悲的奇妙措施，你要我們參加這雙層罪孽的賠補工作。我們全心參加，用補贖聖體，我們將安慰在被棄中委頓的你。用罷工日外所望的彌撒，我們求你賞賜主日無故不望彌撒的人，回頭故過。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為那些不向你祈禱的人們舉行祈禱。最後，我們的痛苦，為那些不歸向你的心，奉獻於你。」

某個戰死於蘇亞松的將軍，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和十二月的信札裏說：「當有怎樣的量，怎樣的質的血和淚，才能洗滌我們的困難呢？救我們的血，是出等的正人君子的血！」

歐戰時巴特加來 Pass-de-Calais 聖堂裏貯藏聖體的供爵，被人踐踏。當時駐紮該地的，是愛爾蘭軍隊。若干兵士，在堂門上寫：「為賠補這個侮辱，列名的人，決犧牲性命。」不久四

百個健兒，衝入敵陣，完全死於礮火之下。

大關鍵愛情

或者看到那些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豪傑，要問他們究竟着什麼毅力。吸引鼓動他們的，不是單純的痛苦，到底是澈底可以表示愛情的痛苦。

吾主耶穌說：愛情的憑據，沒有大於爲所愛的人們捨生捐軀。有真愛的人，都懂得這句話。不知愛的人，不知受苦；不知受苦的人，不得算愛。創傷是門戶，有真愛的靈魂，對什麼同情的觀望，不能心滿。非分嘗「一杯羹」，直入愛德的堂奧，不可。

犧牲救靈的發動機，是愛情，愛天主的愛，愛基多的愛，愛人靈的愛。

愛天主的愛：天主當受人敬愛，受人服從；人反侮辱他，皮毛他的命令，惱恨他。一人犧牲自己，就是爲補贖天主所受的凌辱，把天主當得未得的光榮，甚而把更大的光樂，歸於天主。本性稍微高尚的人，都可感到這個天然的衝動。家庭之內，長子得罪了母親，年幼的子女，假使愛他們的母親，當怎樣做呢？他們將涕泗滂沱，跪於母親的膝下，要給她說：「媽媽，求你不要注意侮辱你的大哥，我們要雙倍地愛你。」

愛基多的愛，尤其是愛被釘耶穌的愛，鼓動人的犧牲救靈精神。「我找一個安慰者，我竟找不到。」這是否可能？我，我將是叫苦連天的基多的安慰者。我的痛苦，雖未能怎樣輕減他的痛苦，但我總願供獻於他。一個有趣的稗史載：耶穌懸於苦架上的時候，一隻小鳥，來停於架上，用他的嘴，試拔去基多茨冠上的一茨。現在他頸項裏的紅點，是從此來的。我若不

能怎樣有作爲，難道不能給我可愛的救世者，拔去一根茨嗎？

聖女德肋撒向被釘的耶穌說：「吁永生之主，你信我愛你，爲了你將來要給我天福嗎？不，我愛你，因爲你是可憐的。你鎖鏈披身的天主；你被惡黨壓赴法場的天主！我，我愛你，因爲你會被迫向聖父呼：『爲什麼你捨去我？』」

「幾時我看到臨死的你，彷彿重臨我舊遊之地，在那邊嗟嘆的聖女瑪大肋納，好像就是……不，她愛你並不怎樣多！她平生只有一次，伏於加爾瓦畧山上，染你聖血的灰土中；只一次，我呢，不知若干次了！」

「主，你和我外，沒有別人；獨我二人，彼此這樣親熱，這樣隔離。我遠在你的足下，被鐵釘釘於柏樹木上的你，在這可怕的無窮盡處，居於我上！我岑寂地雙膝跪伏着，到底我的心，在你百孔千創的聖身下，跳動着。你額上的荆棘茨陷入我

的太陽穴；你手上的鐵釘，裂破我的手；你肋旁的創血，滴入我心！我雖居於塵埃中，我却和我的天主，已合而爲一，我覺我和你同釘於架上。

無疑地，現在我獻身，分當基多的苦難，現在我並不減輕他的苦。復活後，榮光的基多，不能再吃苦。到底，那是一定的，我現在分當他苦難的豪氣，減輕過山園中和十字架上的基多的痛苦。絕對如同我現在的罪過，現在並不傷害基多，到底我現在的罪過，實在壓迫過基多。

爲此人家不當說：這是故事；到底該當說：這是新聞。現在我是基多的安慰，或兇手。我的罪惡的毒害，對基多方面講，雖已成過去。但毒害的強度，並不因此遞減。

一個本篤會修士，恩底納氏 Dom Pie de Hemptinne 有過下面幾句話：「有愛情的人，看見一個被毀的天主苦像，必定傷

心，盡力想法修補。他要用敬愛來，吻這神聖的苦像；要在這被受造之物的傲心，弄成的可惡東西上，下一番刮垢磨光的工夫。

愛人靈魂的人當這樣。一衆靈魂，都是天主的苦像，但是可惜，大半沾着罪惡。一個人明白了這點，遇到墮落的靈魂，心裏必定要悲痛。下了一掬同情淚外，還要對這假仁假義的世間，表示不平。愛情不以不離罪人爲滿足，還要人謹敬地親近受傷的靈魂，犧牲自己，納之正軌。

假使我們能用我們的功績，減輕基多的痛苦，我們也能用以減輕基多弟子的痛苦。其間恐怕許多正需要我們的扶助，俾能獲得赦罪的聖寵，或加強神力的聖寵。

聖教初葉，嚴刑下的叛教徒，一旦迷途知返，爲及早同聖教重歸於好，往往去找行將爲主致命的人們，請他們轉達。主

教看_{在致命者的面上}，就寬免背叛基多的人。

英雄的犧牲，常常是逃兵弱卒得救的管鑰。

難題

或者要說：塵埃糞土的我，有等於無，一滴水加入一杯酒裏，有什麼用？

吾主耶穌的要求，只止於此。他很明瞭我們的份子_{是極有限的}。一個人隨他怎樣慷慨，總是一個人：爲此是微小的，無能的。到底這裏，不在所給的多少，却在所給的完全不_{完全}。你所有的雖少，若你慨然盡量交出，則也可以說，你給得很多。

再有一層，一個行爲的功績，不單在這行爲的內性，還在作者的意向。卑鄙意向下的傑出行爲，絕無價值。高尚意向下

的細微行爲，可以救世。

一個女孩子給她的教師說：「女士，媽媽命我伐木，那很麻煩，我說不。忽然我想到小耶穌，我就去伐木，以救人靈。每一擊，一定我至少要救十個靈魂。」這個女孩子的話，對不對？

一個更好的答案。不差，你的能力淺薄，你的奉獻，微如一滴水。不知你的比喻，就可給你一個解釋。你的犧牲，在自身方面，沒有什麼價值。它的價值，在和基多——除免世罪羔羊——打成一片。傾入聖爵裏的一滴水，假使不混合在酒裏，不能變作耶穌聖血，將永久是一滴淡水。

到底，我罪惡深重，我德行不立，我所有的功績，用以自拔自助還不够，怎樣可以說救人。

你可知道你的救人工作，就是你自救的最良工作嗎？我們

有兩條誠命：愛天主和愛人。第二條誠命，似第一條誠命，你做一個愛人工作，間接地，不就是做一個愛天主的行爲嗎？

天主一定不爲你的愛人行爲而責備你。耶穌怎樣能不幫助他救世的人呢？

我們一生，有不少的缺點，當努力予以填補；到底絕非叫
你只顧自己，不管他人。你既是基多妙身的一份子，你當顧到一
整個基多的利益。幾時一個人負着世界，他就要覺着他的責任
的重大。助人成聖的觀念，最能助人修德。

我很想獻我的苦工，拯救人靈。到底，這是可能的嗎？我
是罪人，我的記司裏，滿掛着我罪惡的形像。只有聖人聖女的
苦工，才能有救世的價值。

現在在罪惡裏，和從前犯過罪，這是個不動的觀念。有大
罪的人，什麼功勞都不能立：因爲他缺了立功勞的根本條件。

到底已經悔改的罪過，絕對不阻我們現在立功勞，幹救命工作。而且從前的罪惡，可作我們修德的驅策。

一生玉潔冰清的靈魂的獻儀，自然別具一種清香之氣；到底幾經奮鬥，罪裏起來者的獻儀，也有它的獨到之處。

十字架旁，有若望，又有瑪大肋納；誰敢說奧斯定所救的靈魂，在數量上，及不到一個終生保持寵愛的聖人。因為你犯過罪，你當加倍奮發，賠補前非。

你又不當忘記：幹救世工作的，有你和基多兩人。假如你倒於爵杯裏的一滴水，你雖盡了你的能事，還未能怎樣澄清，耶穌的變化工作，將因此更加光榮。你的這滴水，總能水到成渠。總而言之，你當再接再厲，不可敗興失望。

三 它的實地應用

在尋常的教友生活中

比方一個人，已決意犧牲救靈，但還不知當做什麼，和怎樣去做。灑鮮血，過隱修者的苦生活嗎？那用不到多話，我們太軟弱。

犧牲救靈的路有兩條，一般人的路，和優秀者的路。任何人的生命路上，有艱難困苦。一般人的路，就在利用這些不可避免的痛苦，拯救人靈。

受苦有三式；謾罵聲裏的魔鬼式，頑抗聲裏的斯多葛式，接受聲裏的超性式。這三式中，只有第三式，是我們教友當採用的。

到底超性式的受苦，也有多端。請申言它的條件。基本條件，就是靈魂上當有寵愛。因為沒有寵愛的靈魂，如同死的一般，什麼功勞都不能立。

有了這基本條件，痛苦臨頭之際，我們當本最高超的意向，予以接受。我們的一切目的，並不具有同一的價值。我克制我的偏情，或為了一種關於我私人的理由，或為了拯救人靈的理由。關於我私人的理由：比方預防顛仆，或躍出陷阱。我犯了罪，我當一面節制慾情，一面補贖邪樂。我沒有犯過罪，到底我覺我的慾情，常蠢蠢而動，有陷我於罪的可能。那末，我鍛鍊我的身心，俾得在風雨飄搖中，常屹立不動。

這些從我自身方面着想的目的，自然是好的。到底，我還能有的目的，拯救人靈。

我的犧牲，能助人靈。因為我是基多妙身的肢體，我對

於別的肢體，決不能漠不關心。每次我受苦，我當志在完成耶穌的苦難，幫耶穌救世。凡明了基多妙身道理的教友，誰都不能藐視這個目的。

普通的苦難，是人人免不掉的：責任內的困難，特別環境裏的困難；爲守天主十誡，聖教四規，爲修德行，到處當奮鬥克己。這種種良好機會，我們當用以救人靈魂；那末，我們卑微的行爲，一登龍門，就可聲價十倍。

疾病死亡，憂患變故之來，沒有克己的毅力，不能安心任受。這裏，我們爲什麼，又不去想人靈呢？

接受困苦，還不算一回事，若干人士，竟四面去找尋。

聖維盎納說：一人能在八天或十五天之中，爲罪人的悔改犧牲自己。忍寒耐熱，不看悅目的東西，不往望快心的人……都好。

這樣慷慨地，捲入犧牲救靈潮流裏的人，不單他的量氣要增高，並且較強烈的神光要照耀他，使他尋獲新的犧牲救靈的蹊徑。從前對於外來的勾誘，還心旌搖搖，現在內心的克己，已出乎自然。

不久，恐怕他要做些着形的苦工。在這點上，當看他自身的責職，就正於神師。人家太容易信苦身的工具，是修院裏的專利品。當這世人醉心肉樂的時代，做些着形的苦工，正是對症良藥。在上列的範圍內，強者弱者，都得犧牲救靈。

一幅畫上描寫着，兩堵人牆間，負苦架，陟登加爾瓦畧山的耶穌。一邊是友好，一邊是仇敵。仇敵們羣舉手辱罵；友好們則舉手庇護。個中有小孩，有老人，有婦女，有工人，有司祭。他們的手雖不同，他們的姿勢却是一致的。爲什麼你的手不舉起來爲安慰，爲稱頌，爲救護耶穌呢？

利瑪的聖女羅撒，小時採了花，就擲向天空，獻於天主。她的哥哥費爾第曩想是一個把戲，向她說：「我也要把幾朵玫瑰，擲於空中，看誰的花，飛得更高？」費爾第曩的玫瑰，下墮於地；他妹的玫瑰，都懸於空中，交織成一個光明的十字架。

拿來我們的一切困苦，效法迎聖體日的撒花童子，向天主擲去。并且用不到替我們的禮物擔憂：一定不爲像費爾第曩的玫瑰花的。

這一切將上升，將在世界上，劃一個救命的十字架。爲了這些小的救世聖號，許多靈魂，將從冷淡的路上，走進熱心的路，聖德的路；將從死路裏，走進生路。

犧牲的願

茹苦救靈的最高峯，就是澈底犧牲。澈底犧牲，可以分兩種：自動的，和被動的。被動的澈底犧牲，執行犧牲的主角是天主；人靈決意，完全接受天主將頒發的一切。自動的澈底犧牲，執行犧牲的主角是人靈，宣誓避免小罪，做更好，更中樂天主聖意的事情。請看下邊的幾個例子，就可明白了。

我們昆弟身上的多基

一個本篤會的青年修士，發了初願後，又同天主這樣結約：「吁我天主，我放棄享用你和你聖意以外的一切權利。我把我的肉身，肉身的一切能力，繳付於你；使得它變成你的最甘飴的住所，使得它任受你要它爲人靈而任受的一總苦楚。我把我的靈魂，靈魂的一切能力，繳付於你，使它只活你的性命。我把我的各種補贖工作，奉獻於爾，爲撫慰受苦的靈魂；

吁我可愛之耶穌，我把我的一切祈禱善工，一句話，我把我的性命，性命內的一切，完全奉獻你，讓你一人去支配。」

沙裴克來修女 *Sophie de Claye* 向耶穌說：「主，耶穌，你認識我的苦楚，和我推動天秤的意願，俾應得的罰，受以仁愛之心。這是你默示我，全心獻給你的東西，求你予以收納。爲使罪人祈禱，爲使祖國祈禱，我再不望有慰心的祈禱。爲使人靈受光照，爲使罪人回頭，我且不望光明，我甘願接受昏暗，和靈魂的乾枯。」

耶穌會青年修士，良，裴那爾陶 *Léon Besnardean* 寫道：

「吁好耶穌，你是最可愛，最慈祥的，我欲愛你；爲作証我對你的愛情，我把我獻給你，做神愛犧牲。我願這個愛是一蓬火，消滅我在我身上，所有的一切權利，直使我是你的產業，若妻的屬於夫，若你身的屬於你，若你的屬於天主。我立你爲

我三司一明悟，記念，愛欲一的無上主人。我把我獻給你，當贖罪的犧牲，我把我獻給你，為在我的靈魂肉身上，任受你要我任受的罪罰；我天主，我把我獻給你，為做一新的耶穌，俾得盡其所能，賠補人世的罪；我把我獻給你，為居於山園之中。：吁耶穌，假使這個奉獻，越出我的能力，我求你當作一個單純的愛德行爲，予以收納！」

茹苦救靈的第一流宗徒，李奧那而神父 P. Lyonard 寫道：
「吁耶穌，求你對我，負起主祭的責任一如你的聖父對於你，請你絕對不要顧念我本性的吶喊，和我欲司的沮喪。這個犧牲當含整個的我，尤其是我的心。是的，我欲犧牲我心，如我救世主的心，吃辛苦，耐煩勞，當困難。」

攻讀神學的時候，他已寫道：「或許，在小罪的約束下，天天求天主使我吃苦，一為使無原罪聖母和聖若瑟的敬禮，推

廣到普世；二爲使祈禱會的基楚，堅固不搖。」

他晉鐸的那天，許於天主父，在每次舉揚聖體時，把自己同耶穌基多，他的聖子，一併上獻，爲用他的痛苦，賠補人類加於無上尊威的侮辱。

李奧那而神父的一個同會修士，戴奧陶爾，威鮑，也做了神愛的犧牲。他把他的誓願，寫於紙上，交給一個友好，替他放於耶穌聖墓中。不久，得了病，實現了他的志願。

最緊要的，將走入類似上述階段的人，當先明了該階段的範圍。艾主教 *Mgr Gay* 在他的一「放棄」里，有一段很醒目的文字：「許多人士，輕易委身於天主的掌握中，自稱犧牲，而不問對方的態度。當知有許多的權利，天主在未得我們的同意前，並不執行。把所有一切，盡行交付的人，是百倍有福的；到底他注意於偉大的事業，和非常的犧牲。受造之物，把自身

盡交於生活天主的手裏，不是件小事。但是天主不可思議的權利，對於真正認識他的人，所具的吸力比斥力更大。信光綽乎有餘地，使真實的基多徒，篤信無疑。」

「自稱犧牲，是容易的，且頗合私愛的胃口。到底欲變為犧牲，當純潔，當棄絕世有，當有接受一切痛苦，一切謙卑，一切暗晦的雄心。上述的一切的一切，若開始走德路的人們，就想一口吞下，我信他們或是狂夫或是神童。因為這一切的一切的實現，在天主方面，訂有一定的步驟。」說上面幾句話的人，耶穌聖心的瑪利德肋撒姆姆，拜補修女會會祖，可算這問題的一個權威。她是一個完美的神愛犧牲，她直是活燒死的。到底她在接受使命前，考慮預備，非常鄭重。

聖依納爵的同志，那帶肋神父在他的神工日記裏寫：「或者（指自身）求吾主申明他是否有負苦架資格的人。他立刻感

覺他走了錯路：尋求沒有的苦架，拋棄已有的苦架，不是兒戲嗎？你所有的苦架，是輕而易舉的，你尙拒絕；假使來了一個較大的，你更將怎樣呢？少些夢想，多些表示真實的大量！

歐戰開始前，奧弗露亞神父 P. Aulroy 正在羅瑪，研究聖教法典，預備做教授。一天他到聖父座前，爲他和他的幾個同志，跪求致命的恩典；教皇初次聽到這樣的要求，又不深識他的爲人，就予以一個拒絕。幾個月後，他的修會裏的長上，因爲深悉他的聖德，許他遠行。大戰開始時，他在雷歹 Reims 鄰近，幫助一個本堂神父。就在那裏，不知爲了什麼，在什麼環境裏，被侵略者打死。

耶穌的愛者瑪利姆姆 Soeur Marie-Aimée-de-Jésus 是個聖衣會修女，她效法她的會祖，發了成全願後，又求天主，使她分得致命聖人的愛情，又使她照耶穌基多的聖意，向他遞一個

血，至少一個痛苦的證件。

她的很細心的神師，賈瑪爾 P. Gamard 神父，准她求苦吃。她嘗求她的神師許她獻身聖子，做犧牲，賠償來曩 *Renan* 耶穌傳裏，否認他天主性的侮辱。她的神師，有條件地，允准了她。條件如下：「犧牲放棄自身，但做犧牲者，不問主祭者做這個，做那個。不，他能立刻斷它的喉，斬它爲肉漿，讓它奄奄待斃。天主採取最後方式，來處置我；這個方式，並不是最容易受的。」

從此，可知神師們的所以堅執不放，自有深意存在。在犧牲的願裏，似有一種更澈底的大量觀念，到底在放棄的願裏，似有一種更深沉的謙遜觀念。這兩種觀念，那種更能光榮天主呢？

成全的願

上邊我們已經說過，人能把自已獻於天主，一隨天主聖愛的所欲，或一隨自己愛主之心的所欲。在第一個光景裏，奉獻在服從天主的各種聖意。在第二個光景裏，奉獻在慷慨實行個人的好意。在前面，人爲愛情的緣故，誓接受天主頒賜的各種困苦。在後面，人爲自己的責職，誓最勇果地，自釘於苦架上。

那末，發成全願的人，不在坐待困難的來臨，而在時時處處，犧牲偏私，使微小的枝節，都變爲有效的犧牲工具。

徐那克 P. Grinac 神父說：「好好兒一次，判自己當受死刑後，天天實行正法。一人靈爲扶持她的軟弱，可以把自己的主意，變成一個誓願。假使他是一個修士，他可誓守會規之某

部分。他可誓守自己責職的某一點，或誓做最成全，最中樂天主的事情。

對於這兩種誓願，孰上孰下問題，用不到多費唇舌。最要緊的問題，實在那種爲我更適宜。青年人有時覺到有意做這個全燔之祭，這不是一件尋常事。

巴來往見會的年鑑上載，瑪利韋翁納修女 *Soeur Marie de la Foye des Chaines* 年方十七，就決意用成全的誓願，自獻於吾主。

聖女瑪加利大的一個初學修女，方濟老撒裏，*Françoise Rosalie* 廿四歲上，也發了這樣的願。她常說：「在尋常事裏，做非常人。」她死時，年已過半百。她的一生，當怎樣如花如玉呢！

一般地論，這樣的誓願，不適宜於初入德境的人。因爲這

樣的聖德大廈，沒有深厚堅實的地脚莫辦。真福高隆汴神父，當他在卒試院裏，做大避靜的時候，才發了成全的誓願。聖女德肋撒，孫格來 P. Sengler 神父，在事前，也都有相當的預備。

聖女德肋撒說：「我記得：自我穿了聖衣會衣到現在，就是在以前，吾主耶穌，爲了他的仁慈，從沒有拒絕我追求我以爲最滿意的事物。」

孫格來神父在他的大避靜日記裏記：「第二十五日，何等分心走意，使我對於我將來的忠信問題，發生驚惶。當我二點一刻，進了我的臥房後，我去關窗。關窗的時候，我靜聽片刻，以觀是否戰爭繼續着。我靜立了約兩秒鐘，直至聽到第一個礮聲，然後我拿我的大日課經不再多想了。一忽兒後，我又想到，我缺少志氣。一你看這是在生活的實際上，成全的誅

求。聖教會稱成全的願爲難願，真正有理。

標準的成全願，當推一六八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聖女瑪加利大所發的：前後共十九條，現在擇其比較重要的幾條，寫在後邊。

「一，吁我獨一的愛，我要使在我的一切，受你的駕馭，而我將做我信以爲最成全，最光榮你聖心的事件。我許盡我所能，決不拒絕爲宣傳，敬愛，光榮你聖心而苦幹。」

「二，對於我會規所命所禁的一切，我將絲毫不忽不缺。愛德，或真正的需要，或統制我各種允諾的聽命聖願別有訓令時，當在例外。」

「十一，對於使我受苦，誹謗我的人們，我一概看作我的好友，盡力予以幫助恩惠。」

「十二，對我個人，我將用心不提，或出以最簡單的談

話，我將盡我所能，不自頌，不自護。」

「十三，任何受造之物的友愛，我全不尋求，除非幾時耶穌基多的聖心，促我去引他歸向他的愛情。」

「十四，我將不停地注意，在各種事情裏，把我的願欲，翁合和服從我上主的願欲。」

「十五，我決不故意地徘徊於有害無益的思想上，我將看我如天主家裏的一個窮人；他當服從一切；人家加於他的一切，當作哀矜觀。我想我過多。」

我們看了聖女的志向，字裏行間，不像聞到一種激昂慷慨的芳香嗎？

聖女是剛毅的，也是明智的。一四，我願默受任何苦難，不稍嗟怨。一一五，凌辱，輕慢，毀謗，任何身靈的苦難，我都不避。」

聖女寫完了這兩項，彷彿爲改正起見，又寫：「七，我只在我以爲絕對需要時，求些溫柔；求時，我將照會規出以誠實的態度。爲減削我繼續不斷的痛苦，我覺我太待好我的肉身，太撫愛我的暴敵。」

勇敢裏有節制，熱烈裏有範圍，奮激裏從長命，這些都是眞德行，聖神導引下的顯明証據。

在這成全願裏，還有一個標記：注意避免古怪行爲。聖女瑪加利大這樣結束她的成全願。

「十九，我要注意：只把我不會拒絕的東西，給予我的本性。我要在一切內，使我避免做個古怪人。」

發成全願的人，又該當有一樣長處。趙瑪腦神父 P. Charbonod 述：「一天，我正在預備領聖體，求聖母默示我所能做的最中樂她愛子的事物的時候，一個聲音給我說：你發願，

時時事事，尋求天主最大的光榮吧！：吁，童貞聖母，我很願意，但請你做我的防範，扶助我實踐這樣的願。我把這事，通知總會長。他問我：我是否絕無多疑病。我答沒有後，他才說：頌謝天主，你發這個願吧！」

再進一步，沒有多疑病，而缺少鎮靜，灼見，節度的人，也不宜發這樣的願。環觀世上，良心絕對清明的人，恐很有限。有心肝的人，恐比有頭腦的人更多。為發成全願的人，當有兩個條件；狂熱的苦架愛，堅實的決斷力。

發成全願的人，又當切實規定責任的範圍，抱着欣勤的態度，亦趨亦步。

聖女瑪加利大記：「這個經長上核准的願，幾時使我發生慌亂狐疑，何論在那種條件下，他們准予取消，停止我的責任。」

一切完給 Consummata 的作者，也有這樣清晰的程式。

「我在下面的條件下，發願做我信爲最成全的事情；一，只在有些關係的環境裏，俾得不浪費光陰於無謂之處，而保持着信仰愛戴的偉大精神。二，只在我能看得清爽的環境裏。三，只在我有暇思索，和參加我欲司工作的環境裏，使得儒性來的顛仆，不擾亂我的心。」

若干爲了他們自謙的情緒，在他們的成全願後，尋求別一個方式。孫格來神父，就是個中的一個代表。

「我願很簡單地，做一切認爲最成全的事情。我嘗自謂：最成全的事情，更好代以這個：照吾主耶穌基多的榜樣，做更中樂好天主的事情。」他的三個理由是：「比較少些抽象；誓願旁邊，放着榜樣；第一個方式，太討好私愛。」

聖衣會修女，耶穌的愛者，瑪利姆姆，發了她的成全願後

也寫：「與其說：我發願做我以為一種更大的成全，不如說：我發願做我以為更悅樂吾主的事情。」

她的神師，賈瑪爾 P. Gamard 神父，起初，常嚴予拒絕說：「我做神師，已經多年，但從沒有許過人發這樣的願。」到底，他終破天荒地，核准了那個修女的成全願。

實際上，步武賈瑪爾神父後塵的神師絕少，若干神師堅持明智的緊要，抱着寧不及，毋過的態度。若干胆子較大，不很着眼於軟弱的人性，每予人以寬太的教導。

竊以為真實的明智，當在上面兩種態度的當中。我們第一當審查天主對於一個靈魂的要求；第二當審查這個靈魂能否非常地做尋常事。

震大公青會
叢書之三 327-2

翼下共鳴錄

胡 端譯

本書把聖母和我們的關係全盤托出，內容充滿着孺慕深情之辭，爲激發愛戴怙恃聖母最有力的工具。

震大公青會
叢書之四 169-2

教友生活

(再版)

惠濟良著

本書共分七章，把天主救人的程序，我人超性生命的泉源等基本道理，以淺顯的文字概括地敘述，是書真堪爲活真教友生活者之座右銘。

震大公青會
出版 879-3

憶

胡 端譯

這是一本充滿了熱情的小說，著者自己便是小說中的主人翁。全書敘述經過時間只是在大海中的一晚，事實之緊張可見一斑。至於裝訂之美麗，譯筆之流利美妙，更足爲愛好文藝者之無上參考物。

一九四一年七月初版

農大公青會
叢書之七
我們昆弟身上的基多

版權
所有

原著者 R. P. Plus, s. j.

譯者 吳 應 楓

出版者 震 旦 大 學
上海呂班路

印刷者 土 山 灣 印 書 館
上海徐家匯

發行者 土 山 灣 印 書 館
上海徐家匯

24
107348

107348